

## 目錄

### 召会的历程



#### 綱目

#### 壹 召会的产生

##### 一 在永远里

##### 二 隐藏在神里面

##### 1 召会是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

##### 2 奥秘的两段落

##### a 神的奥秘

##### b 基督的奥秘

##### 三 在时间里启示出来

##### 1 主对召会的启示

##### 2 启示的两步

##### 四 在五旬节产生

#### 貳 在空间里的扩展

##### - 召会扩展的程序

##### 1 撒玛利亚

##### 2 埃提阿伯

##### 3 保罗

##### 4 该撒利亚的哥尼流家

##### 5 安提阿

##### 6 居比路

##### 7 小亚细亚

##### 8 欧洲

##### 二 召会扩展时所迈的难处

##### 1 死的规条

##### 2 人的意见

##### 3 老旧的观念

##### a 保罗第二次出门时的老旧观念

##### b 保罗第三次出门回来时的老旧观念

##### 三 圣灵冲破难处的方法

## 参 召会的荒凉

-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的四条线

二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荒凉的记载

1 欺骗圣灵及争论

2 分门别类

3 假使徒

4 荒凉的持续

5 有凶暴的豺狼进入羊群

6 传基督出于嫉妒争竞

7 讲论异端的道理，违反使徒的教训

8 不承认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乃是敌基督的

9 拜偶像和奸淫

三今日召会荒凉的情形

## 肆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

一荒凉显明各人的光景

二荒凉时该有的态度

1 持守无亏的良心

2 脱离卑贱

a 金、银、土、木是性质的问题

b 要因性质不同而脱离

3 清心祷告

a 清心是存心问题

b 事奉主必须清心

c 祷告主是拒绝自己

4 生命的交通

5 膏油的涂抹

(二) 要至死忠信

(三) 要脱离当初所没有的教训与组织

(四) 要脱离耶洗别的教训

(五) 要脱离软弱（死亡）

(六) 要保守弟兄相爱

## (七) 要不自满自足

### c 总结-要爱主

伍 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

一人类的故事一宗教、文化、政治

二召会所得到的便利

1 希伯来宗教（犹太教）所给召会的便利

2 希脑文化所给召会的便利

3 罗马政治所给召会的便利

a 治安统一

b 交通便利

c 出入境方便

三召会所受的难为

1 犹太宗教给召会的难为

a 逼迫四

b 混合四

2 希脑文化给召会的难为

3 罗马政权给召会的难为

a 逼迫

b 混乱

陆 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

一革利免带进犹太教组织制度

二以格那提主张监督在长老之上

三居普良带进统一的组织

四受浸得救的错误真理

五居间阶级的产生

康士坦丁使政权与召会调和

在变质过程中的两种现象

罗马天主教的形成

我们的态度

柒 召会和政治的联合

-召会在康士坦丁之下和政治的联合

二召会变成天主教

捌 基督教的主要派别

一公教会

二清心派

三希腊教

四奈斯透留派

五更正教

六应站的地位

玖 召会的恢复

一恢复因信称义

二恢复生命的认识

三脱离组织及宗派

四恢复出外传福音

五恢复受浸

六恢复长老治理

七恢复圣洁的生活

八弟兄们的恢复

1 绝对的脱离世界

2 恢复弟兄相爱

3 实行的生活

4 真理的恢复

5 财物的奉献

九其他的恢复

1 凭信而活

六七八九 2 得胜的问题

3 福音的恢复

拾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

一前史一一九00年以前

1 景教

2 天主教

3 更正教

二近史一一九00年至一九二五年

1 庚子年的转机

2 神所兴起的见证人

三我们的家谱

1 神所豫备的种子

2 召会扩展的过程

a 初期的扩展

b 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二年的光景

c 战后的复兴

d 在台湾众召会的兴起

(一) 特别聚会

(二) 长期读经

(三) 文字工作

拾壹 我们中间属灵的恢复

一恢复得救的证实

二恢复受浸

三恢复擘饼

四脱离组织

五恢复个人与主的交通

六恢复事奉和福音的热心

七恢复信心的生活

八恢复彼此相爱的交通

九恢复蒙召

十恢复神直接的启示

十一恢复属灵的争战

十二恢复基督为中心和得胜者的问题

十三恢复得胜生命的问题

十四恢复向外扩展

十五恢复身体的认识

十六恢复配搭事奉

十七恢复召会的传福音  
十八恢复移民  
十九恢复经历内住的基督  
二十恢复将一切献上为着主用

拾贰 我们在这时代应有的态度  
一 神的态度

二 我们的态度

1 消极的一不该有分，不该过问，不该批评，不该题起

2 积极的一供应生命，传福音

三 实行方面

1 不拉人，不拒绝

2 不设立『我们』的聚会

3 不管人的批评，只站在神面前

- 第一篇 召会的产生
- 第二篇 召会的扩展（一）
- 第三篇 召会的扩展（二）
- 第四篇 召会的荒凉
- 第五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一）
- 第六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二）
- 第七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三）
- 第八篇 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一）
- 第九篇 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二）
- 第十篇 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
- 第十一篇 召会和政治的联合
- 第十二篇 基督教的主要派别
- 第十三篇 召会的恢复（一）
- 第十四篇 召会的恢复（二）
- 第十五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一）
- 第十六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二）
- 第十七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三）
- 第十八篇 我们中间属灵的恢复
- 第十九篇 我们在这时代应有的态度

# 第一篇 召会的产生

[回目錄](#) [下一篇](#)



所谓召会的历程，就是召会的过程，也就是平常所说召会的历史。说到召会的历程，就是说到召会的来历和过程，我们就必须从永远说起。召会乃是从神永远的计划里出来的；所以，在已过的永远里，在还没有受造之物以前，神的心意中就有了召会。这意思是，召会乃是在神的心意中，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因此可以说，除了三一神之外，召会乃是最古老的东西。虽然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了召会，但从那时起，召会一直隐藏在神里面。

换句话说，虽然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要有召会，但神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甚至也没有和天使，说明关于召会的事。在创造里，神是以召会为趋向，为目标。祂所以创造万有，就是为要建造召会；祂的创造是以召会为目标，是趋向召会的。不仅如此，在创造里，有相当部分是预表召会的。然而这些用意，这些趋向和目标，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因着是的确存在，而没有告诉人，所以是隐藏的；因着是隐藏的，所以是奥秘的。

好比我明明有话要对众人讲，但我却一直不开口。过一会儿，众人就会说我里面藏着一个奥秘。我有话在心里而不说出来，就是奥秘。同样的，召会是一个奥秘，是从永远以来就隐藏在神里面的故事；是的确存在，却从来没有说出来，而一直藏在神里面的。换句话说，在召会隐藏的时期，只有神自己知道；除了神之外，没有人知道。虽然在创造里，也有关于召会很高的预表；但天使不懂得，旧约的人也不懂得。

在旧约里，有许多人事物都预表召会，象征召会；但在那个时候，人经过那些事，或者读到那些记载，并不懂得那些故事，乃是表明召会，就是指召会说的。因为在旧约时期，召会还是隐藏在神里面。在旧约里，也有好些预表说到召会，但是读旧约的人也是不懂得。有的人读圣经读得不准确，以为在旧约就有了召会，这是不对的。在旧约里从来没有提到召会；旧约中所提到的召会，都是含意的、预表的，而不是明文的。这不是说在新约以前没有召会，在新约以前，是有召会，但却是隐藏的。召会是从永远里就有了，但在新约以前，一直是藏在神里面，藏到新约的时候为止。

以弗所三章三至六节中所说的“奥秘”，就是召会。四节说，“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基督奥秘的故事，都在召会身上；可以说，若是把召会减掉，基督就没有什么奥秘了。所以基督的奥秘，其关键、中心点，就在于召会。得知基督的奥秘，就是得知召会的事。五节上半说，“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

“别的世代”，是指使徒以前的各世代。



这意思是，不仅在亚当的世代、亚伯拉罕的世代，神没有将这奥秘给人知道，就是到了申言者的时候，连以赛亚等人，虽然能预言主耶稣的成为肉体，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召会这奥秘。在别的世代，神从来没有给人知道召会的事，“象如今在灵里启示祂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这个申言者不是指旧约的申言者，乃是指新约的申言者。就如行传十三章一节说，“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新约的申言者，领受圣灵的启示。这意思是，当使徒和申言者出来时，也就是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圣灵才把这奥秘启示给他们，向他们打开这奥秘。

以弗所三章六节接着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能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个身体，一同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奥秘就是召会。九节说，“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这给我们看见，这奥秘乃是从已过的永远，就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从已过的永远，经过了旧约的各时代，直到使徒和申言者出来的时候，这奥秘都是隐藏的。换句话说，这奥秘一直是从已过的永远，隐藏到使徒和申言者得到启示为止。

歌罗西一章二十六节说，“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从前是奥秘，但现在显明了。二十六节虽没有明说召会，但从二十五节就可以看见，这个奥秘就是召会。至于二十四节则明说，“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这就更清楚了。

圣经中头一次提到召会，是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第二次是在马太十八章十七节；这两处经文，都是主在地上对门徒说的。换言之，乃是一直等到主成为肉体，并且被门徒认出，祂就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时，主才提起召会，才把召会说出来。然而主在那里乃是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是“要”建造，而还没有建造。所以主说这话时，在人这一面，召会好象还是将来的事；但事实上，召会是早在神里面就存在的，只不过在新约以前，是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宇宙真实的意义，是在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故事；而这个关系和故事，一直是奥秘的，这奥秘分为两个段落。

歌罗西二章二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可以把“奥秘”改作“故事”，也就是说，神一切的故事就是基督；人在基督以外，绝对找不着神的故事。九节又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讲究，一切的故事，一切人不能明了的奥秘，都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以弗所三章四至六节说，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因为基督自己就是一个奥秘，基督一切的讲究，一切的故事，一切内容的奥秘，又都摆在召会里，所以召会就是基督的奥秘。这给我们看见，歌罗西书是讲神的奥秘，以弗所书是讲基督的奥秘。

我们需要分别这两个；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这两者虽是一个，但其中仍有讲究。歌罗西书是讲头，就是基督；以弗所书是讲身体，就是召会。歌罗西书讲基督如何是头，以弗所书讲召会如何是身体，把头 and 身体配在一起，就是个完整的人；这是极大的奥秘。

基督这一个头，这一个元首，乃是神的奥秘，神一切的故事都在于这一个头，也就是在于这一位基督。而另一面，召会这一个身体乃是基督的奥秘，基督一切的故事又都在于这一个身体，召会。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两面，是一个奥秘的两种讲究。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神的奥秘。

神一切的故事，都在基督这头里；基督这头一切的奥秘，都在身体召会里。因此，说到神的奥秘，是重在神的故事，都在基督里显出来；说到基督的奥秘，是重在基督一切的故事，都在召会里显出来。基督加上召会，乃是个极大的奥秘。提前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祂显现于肉体。”这说出神与人，人与神之间的故事。

我们要认识神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奥秘、故事、讲究，首先就必须认识基督，其次必须认识召会。基督是一个奥秘，召会也是一个奥秘。基督是一部分的奥秘，是奥秘的第一步；召会是另一部分的奥秘，是奥秘的第二步。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神的故事都在基督里，基督的故事都在召会里。所以要认识神，就必须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就必须认识召会。

这个奥秘的故事，从已过的永远，经过历世历代，都是隐藏在神自己里面；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甚至那些天天在祂跟前服事的天使，包括天使长米迦勒，神都未曾给他们知道。即使是旧约中，那些最亲近神的列祖和申言者，他们也都不知道。乃是一直等到新约开始，神才把召会启示出来。所以，除了永远、属天、属灵这些性质外，奥秘也是召会的一个性质。

召会这奥秘的性质，乃因她是个隐藏的东西，是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奥秘；所以，召会历程的第二个段落，就是隐藏在神里面。召会的第三个过程，乃是在时间里启示出来。这个启示从马太十六章十八节开始。主所以到了马太十六章，才把召会启示出来，是因为那时，神的奥秘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基督就能把祂自己的奥秘启示出来。神已经显现在肉体里，所以基督才能启示出祂自己的奥秘。

马太十六章是圣经里一个大的转弯，说到基督、召会和十字架。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必须重看马太十六章。在这一章里的第一个大转弯，是转在基督身上；第二个大转弯，是转在召会上；第三个大转弯，是转在十字架上。基督、召会、十字架，这三件东西是太大了。

基督显出来以后，神的奥秘已不成问题，但到了马太十六章，神那个奥秘才公开为人所认识。那时，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若是用属灵的话说，就是“人说我这个奥秘是谁呢？你们说我这个奥秘是谁？”主耶稣这问话的意思是：“我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一个奥秘。你们说说看，这个奥秘是谁？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人是怎么说呢？你们这班跟从我的人，又怎么说呢？”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人，名叫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就是说，神的奥秘不仅仅在人中间显出来了，并且这个显出来的奥秘，也给人认识了。

最低限度在人类中间，在时间里，有一个彼得，他认识这奥秘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乃是一件大事。大哉！敬虔的奥秘！神显现于肉体，这是众所公认的。我们确信，我们的神在马太十六章里，是非常喜乐的。在路加十五章，我们看见父神的喜乐；当那个小儿子回来时，父亲就喜乐了。然而在路加十五章，不过是个小喜乐；在马太十六章，乃是神更大的喜乐。因为在那一天，神在宇宙中那奥秘的故事，被人认识了。在那里不仅有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事实，并且这事实被人认识了。所以主接着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在原文里，“有福”与喜乐同字；喜乐和有福是没法分的。主说彼得是有福的，指明神在那个时候是喜乐的。

神的奥秘：基督，被人认识了，就是奥秘的第一面给人认识了。所以，主立即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原文的意思是一块小石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神的那奥秘，也就是基督。召会乃是建造在神的奥秘上，所以召会也是个奥秘；基督如何是神的奥秘，召会也如何是基督的奥秘。这奥秘的第一步给人认识了，第二步就可以向人启示出来。这是一个奥秘的两面：第一面给人认识，第二面向人启示出来。

奥秘既是隐藏的，就需要启示。虽然主在马太十六章启示了召会，但那时对于召会就是基督的奥秘，还是较为客观的启示。当然，其中也有些主观的成分，就如主对彼得说，彼得是一块石头，主要把祂的召会建造在基督这磐石上。主耶稣的意思是，在祂所要建造的召会里，彼得乃是其中的一分子。所以就彼得来说，那是个主观的启示，只不过主观的成分不够。乃是一直到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时，对于召会的启示才完全主观且丰满。

一个启示通常有两面的讲究：一面是预言的，一面是实现的。以赛亚七章预言神要成为肉体，就是预言神的奥秘要显出来；那个启示是预言的，不是实现的。乃是到了福音书，神的奥秘才实现出来。在马太十六章，当彼得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时，他得着了一个启示，那个启示不是预言的，乃是实现的；彼得看见了成为肉体的事实。

同样的，关乎召会的启示，也有预言和实现两面的讲究。在马太十六章主启示召会时，召会还没有产生，如同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时，基督还没有出来一样。以赛亚七章如何对基督的启示是预言的，照样，马太十六章对召会的启示也是预言的。在马太十六章，因着神这奥秘给人认识了，所以主就能以预言的方式，启示基督的奥秘。到了保罗写以弗所书时，对召会的启示，就不再是预言的，乃是实现的。保罗说到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因为那时召会已经产生。保罗乃是把那已经显现出来，但人尚未领会的奥秘启示出来。

这给我们看见，奥秘有两面的讲究，而每一面的奥秘，又都有两步的启示。第一面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论到基督；这在旧约里，已经有第一步预言的启示。等到主成为肉体，显在门徒中间，被彼得认识了，那就是第二步实现的启示；这是彼得所得着的。至于第二面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论到召会；这在旧约里并没有明言的启示，乃是到了马太十六章，主才预言出来。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是第一面奥秘预言的启示，这奥秘在伯利恒实现了；到了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彼得才得着实现的启示。

同样的，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是第二面奥秘预言的启示，这奥秘在五旬节实现了，却是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时，才得到实现的启示。主在马太十六章说要建造召会，而保罗写以弗所书是说，召会已经在那里。使徒保罗能指着召会说，“这就是召会，这就是基督的奥秘，这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现在摆在我我面前。”不仅如此，我们所有在召会中的人，就是那个奥秘；那个奥秘乃是在你我身上。这就是召会历程的第三步，在时间里启示出来。

说到召会的启示，要推到五旬节以前，十字架工作还未完成的时候；说到召会的产生，召会的实现，必须从五旬节说起。召会先是计划的，然后是隐藏的，再是启示的，最后是实现的。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召会不仅是在神的观念里，召会更是从神里面出来了。我们可以看见，到了五旬节，召会不仅是说出来，启示出来，并且是实现出来，产生出来了。

比方我把一本圣经放在外套里，有人看见了，就问说，“弟兄，你衣服里藏着什么呢？”谁都不知道，我也不告诉谁；这样，那本圣经就成了隐藏在我里面的一个奥秘。等过了一段时间，我问某位弟兄：“你知道在我外套里面的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他，我里面藏着一本圣经。他听是听见了，也懂得了，知道我外套里有一本圣经，但是却没有看见。请记住，这个懂得就是马太十六章的故事。在马太十六章，主说，祂要把祂的召会，建造在这个神成为肉体的奥秘上。这是个启示，但也是个预言，因为那时还没有召会。就如这一本圣经，你们听见了，也知道圣经是藏在我里面，但你们还没有看见。等再过一点时间，我把圣经从怀里拿出来，这样，你们就完全清楚看见了。五旬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召会就从神里面产生出来了。神把召会清清楚楚地摆在宇宙中，因此，万有才知神里面的奥秘，就是召会。

从神里面产生出来的就是神。从神创造天地万有开始，所有的天使似乎都疑惑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故事？神为什么造天地，造万有？”他们不懂得。等到神造了亚当，选召了亚伯拉罕，甚至感动了以赛亚等申言者以后，人还是不明白，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地万有到底是什么故事？天使不懂得，人类不懂得，神的选民不懂得，甚至神的申言者也不懂得。乃是一直等到马太十六章，那位成为肉体的奥秘者，被人认识了，这才说出第二面的奥秘。

不过这还只是个预言的说法，乃是等到五旬节，召会正式产生出来，第一面的奥秘才变作第二面的奥秘。第一面的奥秘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面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马太十六章并不只有基督与召会这两个启示，至少还有第三个启示，就是关乎十字架。不过在此，我们只注重头两个启示。

马太十六章这两个启示，一个是实现的启示，关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个是预言的启示，关乎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实现的启示是父启示的，预言的启示是子启示的；父启示的是关乎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子启示的是关乎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父把祂的奥秘告诉彼得，子也把祂的奥秘告诉彼得。父的启示是实现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一个成为肉体的基督；子的启示是预言的，因为那个成为肉体之基督的扩大，就是召会，还没有实现出来。

乃是到了五旬节，召会才正式产生，召会才从神里面出来，显在人中间，成为一个实现的，摆在人面前，也放在人身上。所以召会的实现，召会的产生，乃是在五旬节。从五旬节那一天，第一面的奥秘就变作第二面的奥秘；从五旬节那一天，神的奥秘就变作基督的奥秘。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在旧约已经说出来，但是直等到新约，在伯利恒，神成为肉体时才实现出来。虽然实现出来，但对大多数的人却仍然是个奥秘。伯利恒的故事发生以后，神的奥秘虽然显在人中间，但人看见那个奥秘却不懂得，还说，“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么？祂母亲不是叫马利亚么？祂兄弟们不是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么？祂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么？”在伯利恒，人如何不懂得第一面的奥秘；照样，五旬节那一天，人同样不懂得这个已经成为实现的奥秘。

人对于这个实现的奥秘，第二面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一样是不懂得的。人似乎在问说，“这些不是加利利的渔夫么？这些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么？他们怎么能作出这样的事？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人不知道那是神的奥秘扩大，变作基督的奥秘了。五旬节是个大的伯利恒；把伯利恒扩大，就是五旬节。神的奥秘在伯利恒实现，基督的奥秘在五旬节实现。这个奥秘的实现就是召会的产生。

认识圣经的人都承认，整本圣经就是讲一个奥秘的两步。第一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步，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奥秘。今天人看见基督就懂得神，人看见召会就懂得基督。基督是神的彰显，召会是基督的彰显；这两者乃是一个奥秘的两部分。圣经里所有好的、重要的东西，都挂在这个奥秘上。所以，人若不认识这两步的奥秘，就不懂得圣经。我们若认识这奥秘，就能懂得圣经所讲的。如此，这一本圣经，就不仅仅是死的字句，而是变作活的、满了生命、能力的供应。人所以会认为圣经是死的字句，是因为人没有看见圣经乃是两步大奥秘的一个述说。

人没有看见整本圣经，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说到这个两面的奥秘。我们可以从创世记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串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看见全本圣经，都是讲到那有神形像，能为神掌权的一个奥秘的人；这个奥秘的人就是基督（头）与召会（身体）。这个奥秘是件太大的事，我们不仅自己要看见，更要带别人看见。在生活中，我们不必劝人忍耐，有一天人看见这奥秘，他就有忍耐。我们也不必劝人要爱，有一天人看见了这奥秘，他里面就有爱。许多为神作工的人，他们追求能力，追求丰盛的生命，岂不知只要摸着这奥秘，这奥秘就是能力，就是丰盛的生命。这奥秘乃是一切。

所以，不是我们能忍耐，不是我们能圣洁，不是我们能爱，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这一切都在于这一个奥秘。神就是要把这奥秘作到我们里面，结果就是召会。我们对于这个，不只要认识透彻，还要多有经历。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奉，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召会的治理，就不知有多高品，分量有多重，并且内容又有多丰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是个宝贵的东西，是今天召会所最需要的。我们绝对相信，并且深深觉得，主在这末后的日子所要作的，就是这一个——建造基督的身体。

## 第二篇 召会的扩展（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召会不仅在永远里，就隐藏在神里面，并且在时间里启示出来，在五旬节产生，更在空间里得着扩展。召会的扩展不仅是在时间里，更是在空间里。召会自五旬节产生以后，两千年来一直在扩展，并且普及到了各地。

神的心意是要在宇宙中有召会，不是只在一个地方有召会。换句话说，神所要的召会，乃是一个宇宙中的召会，而不是一个地方上的召会。虽然召会在许多地方有代表的出现，但召会是宇宙的，不是地方的。所以五旬节那天，召会虽然产生在耶路撒冷，但其性质却不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召会。召会是宇宙的，召会不是耶路撒冷的。召会可以在耶路撒冷产生，但召会并不扣留在耶路撒冷。召会能在耶路撒冷产生，但不能只在耶路撒冷长大。在一个地方上产生召会是可以的，但一直要把召会扣在那里，叫召会只在那里长大，那是不可能的。因着召会是宇宙的，召会不仅有产生的过程，更有一个扩展的过程。召会是宇宙的，她必须扩展出去。

十字架是宇宙的，主在伯利恒的成为肉体也是宇宙的。主虽降生在伯利恒，然而不是只为着伯利恒；那一个成为肉体，不是地方的，而是为着宇宙的。召会也是如此。召会虽然产生在耶路撒冷，但召会绝不仅是为着耶路撒冷。召会乃是为着全宇宙，是永远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召会可以在时间里出现，在地方上出现，却不仅仅是在时间里，属于地方上的。召会乃是超时间、超地方的；召会是宇宙的。

因此一个地方上的召会，若是不扩展，那个地方召会的性质就会低落，就会失去其宇宙性和永远性。原则上，召会必须扩展，并且扩展得越快、越广、越多，越好。然而，说到召会的扩展时，需要谨慎。扩展不是用人的办法鼓励出来，或用人的手作出来的。召会的扩展，乃是借着主生命的长大而有的。从我们人这一面说，召会是不能速成，不能贪快；但从神那一面看，召会必须扩展。当耶路撒冷的召会兴起不久，神就使祂的儿女因受逼迫而分散各处。

召会的扩展，能冲破许多障碍，消除许多弊病。然而，有许多召会兴起的，却是心肠狭窄的，比方耶路撒冷就是如此。在那里，有许多旧约的遗传、教训，使他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若说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是闭关的、封闭的，那就是犹太民族。他们故步自封，藐视任何人，并且不和任何人来往。



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他是头号使徒，不仅看见神奥秘的异象，也听见基督奥秘的预言。虽然他先得着了启示，但他几乎把召会带进犹太教的限制里。在彼得的头脑里，召会是耶路撒冷的，是犹太人的，召会不会到外邦地，不会到外邦人中；然而召会必须扩展。当召会一扩展时，这些错误的观念，就都被冲破了；无论是地域的、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召会一扩展，这一切就冲破了，就都没有了。

我们必须将这些点应用到自己身上，恐怕我们仍相当有地域的观念。我们是巴不得所有属灵的雨，都降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别处是否大旱无雨，与我们并不相干；但我们自己的地方，不能没有春雨秋雨。这意思是，其他地方的聚会活泼不活泼，好象我们一点都无所谓，但我们所在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要有主的同在。这种地方的观念以及地域的思想，是很不容易冲破的。

若是今天我们众人来在一起，一同寻求主的意思，都愿意跪下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实在愿意让你作元首，让你掌权。”众人都祷告得很属灵，等到坐下后，就开始谈弟兄们工作的调动。有人就建议说，“把某弟兄从台中安排到高雄吧，那位弟兄在台中顶会服事，顶有恩赐。”这话一说完，那些台中的负责弟兄们，立即反应得很强烈，甚至说，若是如此，台中召会就关门吧。另一面，高雄的负责弟兄们，却欣喜万分，快乐至极，对主大发感谢赞美，因为他们正在为此祷告，觉得神真是听了他们的祷告。

举这个例，是要给众人看见，若是我们在召会中是这样的故事，召会还能有什么历程，有什么扩展？因着人里面地域的观念不容易冲破，所以召会更需要扩展；借着扩展，除去所有的封闭。新约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召会兴起不久，神就将一块大石头丢在他们中间。那实在是块大石头，好似大“炸弹”一样，把他们都击打分散了，逼得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手，因为召会不是犹太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召会乃是宇宙的。神在圣经中所记载的非常奇妙，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见召会扩展的程序，借此认识召会在地上的历程。

行传八章告诉我们，门徒分散的第一步，也就是分散的头一个地方，不是伯利恒，乃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介于犹太地和外邦地之间，并且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种。他们自认是犹太人，犹太人却一再厌弃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蒙恩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圣徒非常惊讶，就派使徒们去看望；使徒们一去，为他们祷告后，圣灵立即降下来，神自己也出来印证这事。圣灵仿佛在对彼得说，“这是出乎我，是我所作的，你们不能仅仅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扩展。”神自己印证召会需要扩展；所以，召会扩展的第一步，就是扩展到半犹太、半外邦人当中，扩展到撒玛利亚。

从行传八章我们可以看见，召会第二步的扩展，乃是借着腓利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福音就此传到了非洲。犹太人从来没有想到，神会叫外邦人听福音得救，并且成为召会。犹太人的头脑太狭窄，根本不会想到这事。然而那一天，圣灵来了，吩咐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是旷野的路；腓利听从圣灵的话就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车，圣灵又对腓利说，“你上前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往前走，到了那位外邦太监那里。这些都不是腓利自己作的，乃是圣灵自己带领的。腓利不仅传福音给这位太监，带他信主得救，并且还替他施浸。

等到腓利和太监从水里上来，圣灵就把腓利提去了。圣灵的提去，印证腓利在那里所作的，不只是出于圣灵，也是完全、完美的。召会历史告诉我们，从那时起，福音就传到了非洲的衣索匹亚，也就是埃提阿伯，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古实。两千年来，那里一直有基督徒，而其开头是在行传八章。所以，并不是等到哥尼流家时，福音才传到外邦。在行传八章，福音就已传到了非洲，但不是白种的外邦人接受福音，乃是非洲的黑种人，就是含的后裔，那受咒诅的民族接受了福音。

按旧约说，神最不喜欢祂的儿女和埃及人发生关系，但是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祂头一步是先把福音传给混杂的撒玛利亚人，后又传给受咒诅的黑种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但圣灵却使他们蒙恩成为召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别的种族，无论哪个种族文化多低落，道德多败坏，性格多差劲，都不可轻看他们，都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召会是宇宙的，召会需要扩展。

在行传九章神又给我们一个例证，就是祂拣选保罗。神不是拣选那些同情基督徒、相信基督的人；神乃是拣选逼迫基督徒、反对主的人。神在那里所拯救并呼召为使徒的，不是一个虔诚、顺服神的人，乃是一个顶撞神、迫害召会、杀害使徒的人。我们都知道，保罗乃是在领了耶路撒冷祭司的文书，要下大马色去杀害基督徒的途中，主来遇见他，叫他得救。

因此在使徒行传中，召会扩展的路线，是非常奇妙的。尔后主到亚拿尼亚那里，要他去见保罗，那时保罗还被称为大数的扫罗。亚拿尼亚对主的回应，也是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觉得保罗这个人，素来是逼迫苦害信靠主名的。这样一个扫罗，他赞同司提反被杀，逼迫召会，福音还要传给他么？这是人的观念；所以神要作一件事，来打破这种观念。我们人狭窄、错误的观念，的确需要借着召会的扩展来冲破、来打碎。

我们必须相信，一个人在一小时前反对召会，一小时后却能传福音。神能作这事，因为神要扩展。在使徒行传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例中，我们看见撒玛利亚的例子、埃提阿伯太监的例子、大马色路上扫罗的例子，这都说出了，神能叫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为召会的那些人，成为召会。等到亚拿尼亚得到启示，去见扫罗以后，圣灵又降下来印证这件事。然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头脑里对这位扫罗是无法相容的。虽然他们十分畏惧扫罗，但至终还是接待了他。在此我们看见，要人很快地接纳扫罗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人的观念对召会实在是个很大的拦阻。

行传十章说到该撒利亚的哥尼流家。在犹太人看，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勉强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个半犹太、半外邦的地方。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使徒们起初也认为那是偶然的。至于保罗，他虽然顶撞主，却总还是个便雅悯人，可算为以色列人。对这些人，犹太人都还勉强可以接受。

到了行传十章，神要使徒们把福音，正式地传给一个外邦的代表人物哥尼流，这一关是很难冲破的。我们都知道，哥尼流是罗马军营中的一个百夫长，他十足地是外邦的代表人物。要人正式地到他家，向他全家和他亲友传福音，实非易事。因此，在这件事上，圣灵在彼得身上碰了钉子。从行传的记载中，我们看见彼得的观念，他强烈地以为召会是犹太的，召会是在犹太地。彼得没有召会是宇宙的这个观念，他没有想到召会需要扩展。

为此，圣灵那一天作了奇妙的事；祂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那块“大布”可说就是福音。在布里面什么都有，彼得所认为洁净的或不洁净的，都在其中。这意思是，各种样的人都在里面。圣灵告诉彼得，可以起来“宰了吃”；一切人物都在里面，“宰了吃”，就是与他们调和。什么叫“吃”？吃就是把我们将身外的，接受到里面，和我们成为一个。吃不仅是来往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将身外的，接受到里面，和我们成为一个。吃不仅是来往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将身外的，接受到里面，和我们成为一个。吃不仅是来往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将身外的，接受到里面，和我们成为一个。神给彼得看见这个异象，意思是要告诉彼得：“你这个犹太人的彼得，要和外邦人的哥尼流调和，成为一个召会。”

彼得因着不明白，就拒绝了三次。至终，彼得顺服圣灵，去到哥尼流家；正讲道时，圣灵降了下来。这等于是告诉彼得他们，召会不是犹太人的，召会必须到外邦人中；召会不是地方的，召会乃是宇宙的。等到彼得和其他六位弟兄，回到耶路撒冷后，耶路撒冷的圣徒还不明白。彼得就站起来作见证，告诉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象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圣灵降在哥尼流家的人身上，如同五旬节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身上一样。这次圣灵的作为实在太明显了，所以众人都无话可说。这就正正式式开了外邦福音的门。到了这时，才是彼得用钥匙把召会的门完全打开了。

主在马太十六章说到，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几乎所有读经的人都承认，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开了门，然后在哥尼流家，他又开了门。在五旬节那天，他是开犹太人的门，或者说是开门让犹太人进来；而他在哥尼流家，乃是开外邦人的门，或者说是开门让外邦人进来。犹太的撒玛利亚人得救，和埃提阿伯的太监得救，乃是“先行交易”；到了哥尼流家的人得救，才是“正式开张”。这时，圣灵才正式把召会扩展到外邦人中，冲破了这道铁墙。

召会若是一直留在一个地方，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召会若要除掉难处，就必须扩展；召会一扩展，难处就去掉了。那些狭窄的眼光、偏隘的心情、区域性的观念以及不合身体的要求，都得去掉。犹太人就是因着哥尼流家的扩展，而去掉了狭窄的眼光。五旬节的召会还不成形，但到哥尼流家的人得救后，召会就成形了。在各地召会中，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是越多越好。好比在一个聚会中，有人用英语讲道，有人就把他所讲的翻成国语，有人翻成日语，有人翻成台语；这才是召会得扩展的美丽光景。

因着召会是宇宙的，所以召会也是扩展的。最蒙恩的召会，乃是扩展最多的召会。若是有一个地方的召会，一直没有扩展，那个召会的难处定规越来越多，至终就会变得非常软弱。一面来说，在工作的行动上，在召会的扩展上，我们应该谨慎、慎重，不可随便、轻忽，也不可用人的手去鼓动，而要让主来作工；但另一面，我们都该清楚，召会需要扩展，我们必须尽力在各地，兴起主的召会。这虽不在乎人的作为，但我们不该限制扩展。

我们不能有一点的限制，叫召会不能扩展。我们知道鼓动没有用，因为那是人工的，是不会持久的；但我们该负一个责任，让召会扩展出去，好除掉一些狭窄的观念。召会基本的原则是永远的、宇宙的；召会必须在地上、在时间里、在空间上，不断地扩展。召会的长大，召会的建造，就是靠这个扩展。

安提阿的召会中，也是满了扩展的故事。在那里有五个申言者和教师，首先提到的是巴拿巴，他是个利未人。这利未人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乃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是专门事奉神的犹太人，因为犹太教是操在利未人手里。

第二位是称呼尼结的西面。尼结就是黑的意思，表示他是黑种人，也许祖先是出自非洲。在这五个申言者和教师当中，有一个是黑种人。第三位是古利奈人路求。古利奈在非洲北部，所以路求是个非洲人；但不一定是黑种人。第四位是马念，他是与希律王同养的，是个贵族，但不一定是犹太人。末了一位是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曾在迦玛列门下受教，热心遵守犹太教中一切的规条，所以犹太的观念非常强烈。虽然巴拿巴是个利未人，但恐怕保罗当初的犹太观念，是更甚于巴拿巴。

在此我们看见，在安提阿的召会中，许多的分别没有了；这些人不仅是召会中的人，并且是召会中领头的人。在他们中间，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有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只有圣灵能作这事，所以安提阿的召会，是个没有分门别类的召会。那个召会比在哥尼流家的时候更成形。

耶路撒冷的召会不是模型，安提阿的召会才是模型；安提阿的召会完全脱离了犹太的色彩。就是在这样一个召会中，圣灵才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展出去。然而这还不够，圣灵来了，要打发巴拿巴与保罗到外面去作工，目的就是为着扩展召会。我们要从使徒们的脚踪，来看召会的扩展。使徒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西流基坐船到居比路。这居比路就是今天的赛普路斯。这是使徒们离开大陆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很快的，他们就登陆到小亚细亚，那些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居比路虽然也是个外邦之地，但使徒们初到的时候，都是利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这也是神的预备。因为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神就已经把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而犹太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是以他们的会堂为中心，正如在耶路撒冷，是以圣殿为中心一样。

在那个会堂里，每逢安息日，都有人在那里读圣经；也有外邦人被带去，得以听到神的名字，认识创造万物的真神。十三章十六节所说“敬畏神的人”，乃是寻求神的外邦人。这些都是神事先的预备。使徒们到了外邦各地，就是先到这些犹太会堂，利用这些会堂对神旧约的选民传福音；然后再从他们转到外邦人中间去。到此，召会的扩展就相当厉害了。我们读使徒行传时，应当同时画一张地图，每读到一个地方，就填上一个名字，注明是使徒第几次去的，并且把那里属灵的特点读出来。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使徒保罗第一次正式到外邦召会传福音，设立召会，首先是到居比路；住了不久，旋即往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在那里好几个地方设立召会，使召会有更进一步的扩展。

在开始的时候，使徒们虽然在外邦地传福音，但仍旧是在犹太人中间；所以在行传十三章末了，特别说到他们转向外邦人去了。这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小亚细亚虽是到了外邦地，却仍重在向犹太人传福音。从十三章起，使徒才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正式表示，他们不仅到外邦地，并且要转向外邦人。所以召会不只扩展到外邦地，并且正式扩展到外邦人中间。到十四章末了，宇宙召会才具体成形。

我们仔细读使徒行传，就能读出圣灵的意思，是一直要召会往外扩展；不仅在地理上扩展，更要在种族上扩展。就如主的恢复到了台湾，在建立召会后，自然盼望福音也能扩展到本地人中。这就是召会扩展的情形。召会一面是从犹太地扩展到外邦地，一面也是从犹太人扩展到外邦人。由此我们看见，召会的扩展，到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时，已经相当厉害了。并且他们在那一带的扩展，作了历代召会的根基。因为后来所写，最末了的七封书信，能代表历代召会的，就是亚西亚的七个召会。以后他们回到安提阿；那时，安提阿的召会是没有难处的。

所以，他们就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的门。现在召会扩展了，许多墙垣打通了，召会宇宙化了。从地理上来说，召会是宇宙的；从人种上来说，召会也是宇宙的。然而耶路撒冷还有难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要把召会作成犹太人的召会，他们要把犹太教的东西，带进召会里。要知道，人若限制召会的路、限制召会的扩展，就要漏掉极大的祝福。然而另一面，无论什么人、什么地方，让召会行得通，那些人、那些地方，就要蒙到神特别的祝福。我们必须蒙拯救，从我们身上去掉各种难处，好让召会不受一点限制，能不断地扩展出去。当保罗和巴拿巴分手后，他就第二次出外传道。保罗本来想在亚西亚一带作工，但是圣灵给他异象，要他往马其顿，就是到欧洲去。所以，他在马其顿建立了几处地方召会。第一个建立的就是腓立比召会。我们在圣经中看见，在马其顿的众召会，以腓立比召会最健康、最好；再次就是帖撒罗尼迦召会。以弗所的召会虽然好，但还比不上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两处召会。

使徒后来到了庇哩亚、雅典，然后到哥林多，之后经过以弗所，回到了安提阿。这样，福音就传到了欧洲，并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地方召会。保罗回到安提阿，住了一些时候，又第三次出门传道。原则上，第三次出门没有多少扩展，就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也许想到安提阿去，但是还没能去，就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捉拿了。

## 第三篇 召会的扩展 (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召会往外扩展时，因着撒但借着人的打岔，可以说产生了三个难处。这三个难处，限制了召会的扩展。召会扩展首先遇到的难处，是犹太教的限制和捆绑。当时犹太地信主的犹太人，仍保有犹太教的遗传；他们用犹太教的眼光和主义看待召会。这好比用犹太教作一个箱子，然后把召会装在里面；又好比召会是一朵花，非要把这朵花，种在犹太教的范围里不可。这显然是撒但利用人的宗教，和人所谓的敬虔，限制召会的扩展。犹太人自以为他们的律法、规条和礼仪，都是出乎神的，是敬虔的，所以自认最能遵守神的话。撒但就利用这点，限制了召会；这个限制非常厉害。若不是保罗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限制是难以打开。尔后召会扩展了，撒但就无法再用犹太教，限制召会。

行传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当召会在外邦人中的扩展，也就是往世界各地的扩展，开始上轨道之后，撒但就利用犹太教，来限制、禁止、拦阻这个扩展。所以，这里有个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就是自以为是的敬虔，象宗教的规条、敬拜的方式、圣经的知识等，常给撒但利用来限制召会。从召会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见，每一次召会的扩展，都是因着召会得着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在一班认识神的人身上，冲破了那些宗教的仪式、规条和死的字句。

所以，一面我们固然该遵守圣经，照着真理的教训，在圣经的光中生活行事；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另一面，我们要问，这些圣经的知识、真理的亮光，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那些不过是死的字句，就会完全限制、拦阻召会。

以姊妹讲道为例，在林前十四章的确有清楚的教训，神不要姊妹在会中讲道。我们承认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神的话，但我们若把这个当作死的规条守着，就会给撒但一个地位，来限制召会的扩展。比方有位姊妹，有一天被主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那里完全没有弟兄，没有召会，只有这位姊妹。如果她在那里紧守着死的字句，认为姊妹不能讲道，所以什么也不讲，这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给撒但机会，来限制召会的扩展。要知道，一切圣经的真理都是活的，不是死的。什么时候我们把真理当作死的规条遵守，什么时候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而限制圣灵的工作，就是限制召会的扩展。

弟兄姊妹在身体的配搭里，在神安排的次序下，是各有其地位。姊妹们在聚会中，有弟兄说话，她们就该守住自己的地位，不说什么。然而，这不是个死的规条，而是活的实行。好比姊妹们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弟兄或是弟兄很弱，她们就不能死守教训，不能把这些所谓的真理，当作死的字句遵守。若是那样，就会给撒但一个地位，限制召会的扩展。

我们常说，若是没有召会的印证，就不要单独行动，乃要在身体里行动；这话没有错。然而，若是一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或属灵的需要，盼望你去帮助，但因着环境上，或交通上的关系，你无法得到印证，也不能得着弟兄们的接手；这时，就不该把“身体行动”这个真理，当作死的规条遵守。否则，就会限制召会的扩展。若是事实有需要，就不必等印证，等接手；这样才是活的，不是死的。另一面，我们还得问自己，是不是喜欢单独行动，是不是有召会可以印证，有弟兄可以接手，而自己不愿意接受。若有召会在这里，也有那个机会，并且神也有安排，但我们却仍然单独行动，我们就错了。这证明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己还在。我们都必须愿意被破碎、被对付，并且愿意在身体的交通里行事；这才是正确、合宜的。作长老或同工的弟兄们，不能把这些真理当作死的规条，捆绑别人或责备别人，总要谨慎清明，行得合宜。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使徒行传的例子，当作死的规条，叫今日的召会遵守。若是那样，就成了死的规条，来杀死召会。在中国北方有个召会，从清末至今，经过五十多年的光景，聚会仍只局限于那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扩展，就是因为他们把圣经的真理，都当作死的规条遵守。他们不只把旧约的规条当规条，甚至把新约的原则，也都当作规条。这种情形万万作不得。一切圣经的亮光和原则，都应该在圣灵里运用。

两千年来，无论何时，只要有任何规条捆绑召会，圣灵就会出来一个反应，冲破那个捆绑。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固然不该离开圣经，我们的工作、事奉、设立召会、治理召会，都该照着圣经的原则而行；但什么时候，我们把圣经当作规条死守，就是在犹太教的原则里。召会乃是挂在圣灵身上。人能捆住召会，但捆不住圣灵。你若扣住圣灵，圣灵就要跳出你所划定的限制，为要得着发展。正统派的人常有一个危险，就是把真理当作教训规条，叫神的儿女们遵守。这是我们必须严严避免的。从召会的历程，我们看见召会遇到的一个难处，就是在扩展上，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也就是受到犹太教的限制。



在行传十四章时，召会已经扩展到了外邦人中间，并且发展得相当快；但到了十五章，我们看见这个扩展，受到打岔而停了下来。召会中发生问题，有了难处，有了细菌，好象人生病一般。这个病若不医好，召会就不能作什么；所以需要先解决这个病，召会才能再往前。因此，行传十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些本该往外邦去的使徒，停下来不往外走了。

他们一同从安提阿上到耶路撒冷去治病，去开刀，去解决问题；他们要一劳永逸地，把犹太教划出召会之外。所以，行传十五章是个大手术。那时，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刚强起来，要把一切犹太教的礼仪、规条除去；他说，不该把所不能负的轭，就是犹太教的割礼，加在门徒的颈项上。保罗虽是个十足的犹太人，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他得到神的启示，里面明亮，眼睛得开启。甚至他那一次上耶路撒冷，也是神启示他去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在那次大会之后不久，罗马太子提多，就带着军兵拆毁了耶路撒冷。徒上耶路撒冷，约在主后五十年；提多拆毁耶路撒冷，约在主后七十年。其间相差二十年左右。

神在属灵方面，已把犹太教剥光了；但犹太教还剩下一个外皮，一个外壳，就是圣殿和圣城，留在那里要辖制神的召会。所以，神一面借着使徒站起来说，不可以；一面神的手伸进来，差遣罗马军兵，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拆光，把整个圣殿毁坏。这给我们看见，神不要耶路撒冷存在；神不要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个双重的中心，一面拿着召会的权柄，一面带着犹太教的色彩。神不要耶路撒冷统治神的召会。

在那次大会中，是雅各领头，最终断案的也是雅各。为什么彼得落下去了？因为在向外邦人扩展的工作上，彼得软弱了。加拉太二章说到，当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到达安提阿时，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他在那里软弱了，没有刚强地站起来，维持召会不分犹太、外邦的那个见证。因着这个软弱，彼得在使徒中失去领头的地位，而由雅各取而代之。

在行传十五章，保罗是就着事实，说到神在外邦召会中的扩展；雅各却是按着真理，当着众人下断案说，不可以难为那些外邦人，不要叫那些外邦信徒遵守犹太的律法。在这事上，按真理说是比按事实说更困难的。这一次雅各相当强；雅各虽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但他在圣灵的主权下，把犹太教关在召会的门外。所以那时，雅各能被称为召会的柱石。由此可见，圣灵如何喜欢召会得扩展。所有限制召会的工作，都是限制神在宇宙中建造的召会。神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建筑，就是召会；所以祂要从我们身上，打掉各种限制召会扩展的难处和拦阻。



感谢主，在圣经中有行传十五章这么重要的一章圣经。若没有这一章圣经，圣徒们对召会将一直是模糊的。这一章圣经，叫召会的眼睛明亮，叫召会脱离犹太教的辖制，也叫召会脱离耶路撒冷的管治。因此，召会才得以自由地扩展。撒但就是要用犹太教和耶路撒冷，来管治、辖制、禁止、约束召会的扩展。然而，神是要往外邦去的，神要往地极去；祂要走遍宇宙，要在遍地上都有祂儿子的见证。保罗实在有这异象，所以几年后，他写以弗所书，就说到他有这异象，并且神给他看见，要叫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作神儿子基督的身体。过不多久，

罗马的军兵就来了，耶路撒冷被拆毁，不仅是属灵的了结，甚至物质的也被了结；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神的。神在地上所作的一切，都是为着祂的召会，甚至连提多毁坏耶路撒冷，也是为着建造召会。神在地上兴王废王，都是为着成全召会，配合祂在地上建造召会的工作。所以，行传十五章的大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犹太教和召会的关系。等这个犹太教的难处解决之后，保罗和巴拿巴立即同往外邦去传福音。

耶路撒冷的问题不解决，召会就不能往外去；耶路撒冷的问题一解决，犹太教的问题一解决，使徒立即可以起身，再往外邦去。然而，他们又遇到一个难处；外面宗教的难处过去了，里面主观的难处来了（巴拿巴和保罗竟然不能同心）。巴拿巴要带着马可同去看望弟兄，保罗觉得不妥，他们之间就起了争论。我们必须认识，他们两人的争论，其实就是撒但的作为。那时召会的扩展，就因着巴拿巴与保罗不能同心，受到相当的亏损。

两千年来，召会历史一直是如此。当召会在扩展时，总是先有外面的难处，来限制召会的扩展。这是仇敌的诡计。要知道，召会的扩展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召会若没有扩展，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召会若没有扩展，神在永世里的计划就被悬空而无法实现。使徒行传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撒但一直跟随着圣灵；圣灵作扩展和建造召会的工作，撒但就随后来作破坏召会扩展和建造的工作。撒但不是兴起人来反对福音，就是兴起人来抵挡使徒。然而，连外邦人都接受了福音，连外邦地也都有了召会。

撒但从耶路撒冷打发人下来，要把犹太教的思想、律法、割礼、规条，带到外邦召会中。虽然撒但不断地在作事，但圣灵也一直在作工。当宗教的规条，要来限制召会的扩展时，神就一面叫保罗上耶路撒冷，打了一个胜仗；另一面又兴起军队，来毁坏耶路撒冷。然而，等到外面的难处过去了，不久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又有了意见。本是同工的弟兄们，有了不同的意见，这又限制了召会的扩展。

我们很难说这两位弟兄之间，谁是谁非，但有一件事很希奇，就是从那时候起，使徒行传里就很少再记载巴拿巴的事迹了。以后虽有记载，但那个分量太轻，或许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看见，那个错误的责任，大多是在巴拿巴身上。无论如何，圣经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叫我们必须当心，我们不仅身外有难处，在我们身内也有难处。撒但不仅在我们的环境中作事，来破坏召会的扩展，撒但也在我们中间作工，来破坏召会的建造。

经过这一次的破坏，召会向外扩展的力量自然就减弱了。两个一同行动的使徒，现在分开了；巴拿巴带着马可往西去了居比路，保罗带着西拉向北去，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家。两个人分了两条线，这就到了行传十六章。对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仔细读，并且要读出圣灵的意思。保罗曾在小亚细亚一带作工，所以很愿意留在那里，但圣灵禁止他们；尔后他想去庇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乃是为着召会的扩展。圣灵为要扩展召会，最后逼得只好给保罗异象，要他往欧洲去。保罗看见异象后，就有了负担，从小亚细亚过海到马其顿。召会就从亚洲扩展到欧洲，往南到雅典、哥林多那些城。

说到保罗这个人，他自己里面也有难处。圣灵是要他往前扩展召会，他却不懂圣灵的意思。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夜间来了一个异象，要他到欧洲的马其顿。这是我们作工的人常有的难处，当我们到一个地方作工，住久了安定之后，就不太肯动。到了这时，往往就会发生事情。以我自己为例，若是要我自己动的话，恐怕我今天还在中国北方。然而，神的手却一步一步地叫我动。那个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感情、老旧的味道，非要我们在那里不可，使我们不能到别处去，叫我们不能动；这是因为没有异象。一个作工的人，一“作”下来，就“坐”下来，甚至于“座”下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在行传十五章末了，我们看见巴拿巴和保罗的难处；到了十六章，就看见保罗里面的难处。召会的扩展步步都有难处。保罗若没有被圣灵征服，召会就不能到欧洲去。我们不能仅仅读死的字句，仅仅读白纸黑字的圣经。当我们读行传十五至十七章时，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光，看见召会是怎样出去的。召会要得着扩展，就必须先冲破犹太教这极大的捆绑；也必须冲破人的意见，还必须冲破人的自己和老旧的观念。

在此，我们看见召会的扩展，常会遇见三层难处。第一是外面的，第二是同工之间的，第三是人的自己和老旧的感觉。召会早该到了欧洲，乃是因着各种难处才迟误了。召会扩展的最后一道难处，或说关卡，就是你我自己。若是你我一直在老旧的情感和关系里，召会的扩展就遥遥无期；这是需要异象的。当这三道关卡全冲破了，召会就能扩展；直到今天原则还是一样。

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和自己老旧的感觉，常常使圣灵冲不过去，使召会扩展不出去。这三重难关若给圣灵冲破了，召会就能出去。那一天，召会所以能到欧洲，能在欧洲找到踏脚之地，就因圣灵冲破了这三道难关。圣灵冲破了教条礼仪，冲破了死的字句，冲破了人的意见，也冲破了人自己的感觉。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光，使主在我们身上有路，给主有活的、宽广的机会，能把祂的召会扩展到远方。

保罗的老旧观念，不只在他第二次出门时显出，并且在他第三次出门时更显明。当保罗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召会时，他里面有一个感觉，想到罗马去看看，并且有意到西班牙去。在使徒行传中，他也有这种感觉。这实在是圣灵的意思，与召会的扩展非常有关系。圣灵对保罗的启示，乃是要他到西方去扩展召会。

然而，保罗这次差不多仍是到那些老旧的地方，到小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等地。他总是在这些地方转来转去，以后回到安提阿。所以按原则说，保罗第三次出门，召会并没有得着多少的扩展。使徒第三次出门回来，是先到耶路撒冷。他原是想要回安提阿去，但在回去之先，他在耶路撒冷就遭遇了难处，被犹太人捉去。使徒在第三次出门时，虽然没有多少扩展，但十九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他心里定意，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又要到罗马。要知道，那乃是圣灵的意思。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当时只不过是希腊半岛上的两省，也就是在欧洲东部；其西面还有意大利、西班牙两个半岛。那时希腊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当时的行政中心还是在罗马，其影响力仍在罗马。所以保罗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要到罗马去。不仅如此，罗马十五章二十三、二十八节，也给我们看见，他有意到西班牙。

罗马十五章的话，和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是约在同时期说的；那时保罗里面有感觉要去罗马，然后从罗马经过，再往西班牙去。西班牙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地极。若是如此，欧洲南部的三大半岛，保罗就都去了。这里，我们不能轻易地读过，必须很郑重地来领会。圣灵在使徒里面所作的，不是到欧洲就够了；使徒里面的确有个感觉要往外去，要越过希腊这个半岛，到罗马那个半岛。今天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愿，并不希奇；但在那时交通不便，使徒们能有这样的心愿，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偶然的事，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作的工。

在此有一个问题，就是罗马的召会，是什么时候扩展出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使徒没有到马其顿时，马其顿没有召会；但使徒没有去罗马时，罗马就已经有了召会。许多读经的人都承认，罗马的召会是五旬节时，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客旅，他们信主以后，回罗马设立的。所以罗马的召会，恐怕比马其顿腓立比的召会还早。换句话说，使徒们还没有到欧洲去时，欧洲就已经有了一个罗马的召会。罗马书就是保罗第三次出外时，在哥林多写的。这时，在保罗里面有个感觉，该正式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罗马一章也说，他要去还外邦人福音的债。

然而就在这样的時候，他从哥林多回去了。保罗这第三次出门，不但没有扩展，并且他原有那个扩展的心愿，也没有成全。这次保罗回耶路撒冷是对或错，我们姑且不说，但召会的扩展一落到人手中，就成了很难的事。从行传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见，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仍然在错误中。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时，信徒们竟然依旧劝他回到犹太教。我们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是当他在圣殿里时。保罗根本不应该进圣殿，那是他的软弱。保罗在圣殿里，乃是错误的；那个错误就象加拉太二章，彼得那个软弱一样。保罗体贴别人的软弱，以为那样到圣殿去献祭，难处就可以过去；岂知就在那里，他遭到难处。

圣经这些记载，是要给我们看见，在召会往外扩展的事上，人和圣灵常常是相抵触的。保罗里面原有一个感觉，该到罗马，该到西班牙；他的负担是应该往外邦去，而不应该那样将就犹太教的光景。然而，连保罗也软弱了。我们看见行传二十一章耶路撒冷的召会，还是满了犹太教的思想。在十五章，保罗为召会打了一次胜仗，解决了犹太教的问题；但保罗到了二十一章，还是受到影响，体贴人的软弱。我们不是要定保罗的罪，乃是要看清楚圣经如此记载的用意。圣灵的意思，是一直要召会往外去；从行传一章，主的话就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那就是召会该有的扩展。

然而一步一步，圣灵遇到人的难处。保罗第三次出门时，无疑有相当的软弱，至少不觉得有多大光荣。他该不该回去，的确是个大问题。他一面是要回耶路撒冷，但同时里面又有感觉，要去罗马和西班牙。所以保罗这次回去，好象圣灵并没有要他回耶路撒冷，而是保罗自己的主张。许多人对行传二十一、二十二章的看法不一样，在断定时也彼此有冲突。有的人以为，保罗这次是作对了；也有人以为他不对。这个我们很难断定，但总得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常遇到难处。这里有许多转弯的地方，而这许多转弯的难处，就是人的意见。

我们不仅读已过召会的历史，更是要将这些事，读到我们自己身上，看见直到今天召会不能扩展出去，就是因着这些难处。二十一章二十节的“弟兄，你看……”这段话，就证明人的意见和看法，是相当的多。保罗在罗马十五章告诉我们，他第三次出门时，里面很清楚应该往罗马、西班牙去。在行传十九章，保罗也说要到罗马。保罗这个感觉，非常关系召会的扩展；因为召会到欧洲，头一步就到了马其顿和希腊一带。要从那里再往外开展，第一个大的站口就是意大利，也就是罗马；再一个站口就是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使徒们恐怕认为那是到了地极，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有东半球。

然而，为什么保罗不向西去，反而转回耶路撒冷呢？这个转回耶路撒冷是不是神的启示？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不能看出他的回转是圣灵的启示，反而看见使徒在这次的行动中，有软弱的情形。从罗马十五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保罗是为要把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才回去的。虽然他曾在哥林多说，他要到耶路撒冷，以后再回罗马，但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这在地理环境和交通上，是非常不顺的。

保罗写罗马书时，他里面的感觉是非常关心罗马，圣灵是要他往前行；但保罗里面有一个牵连，就是和犹太人的骨肉之亲。在九章三节，保罗曾说，“为我弟兄，我肉身的亲人，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可能他那次去耶路撒冷，就是为着肉身的亲人。换句话说，他到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脱离对犹太人的观念。

保罗去耶路撒冷虽然是送捐项，但他到了不久之后，就被捉拿。可见捐项并不需要他自己去送，自己去分。他回到耶路撒冷，乃是走回头路，与他所想要去的罗马，并不顺路。为什么他要如此作？他去耶路撒冷有没有工作上的需要？从圣经中，我们实在看不出来。犹太地的工作，原是由另外一班使徒负责的。保罗的职分，是外邦的使徒。现在这位外邦使徒，开倒车回到内邦，为的是肉身的亲人。

这在人的一面，是应当受称赞；但在神的一面，是绝不可以的。再者，保罗要在五旬节以前赶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表明保罗想赶去过节呢？我们都知道，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期。在这个节日里，所有各地犹太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个相当大的节期。当时，这个节期完全代表犹太教。我们相信保罗不是想去守节，但他可能想趁五旬节，各地圣徒都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方便，去分发捐项。

如果这是对的，可见那时的犹太圣徒，还在犹太教中。按理说，保罗应该向他们办交涉，告诉他们，不只在外邦地的犹太圣徒，守旧约规条是错误的；甚至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的圣徒这样作，也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都不该守犹太教的规条。我们不是吹毛求疵，要找保罗的错，但无论如何，保罗那一次定规有软弱。五旬节的光景，他应该拒绝，但他没有拒绝。到了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弟兄们称保罗为“弟兄”这段话，就叫他的软弱完全显明了。

那时犹太基督徒还在圣殿许愿还愿。他们要说服保罗，叫保罗装假，作他在加拉太书中所定罪的事。保罗教训人不要守律法，但自己却装假守给别人看。我们从行传二十一章可以看见，召会在地上扩展的工作，所遭遇的难处，就在于人的种族和老旧的观念。

行传二十一章明说，雅各和长老全在那里。在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以后，召会仿佛已经一劳永逸，解决了犹太教的问题。然而到了二十一章这里，我们看见召会又开了后门，容纳犹太教。信主的犹太基督徒还在守律法，他们能上午聚会，下午去圣殿；上午祷告靠宝血，下午又去用牛羊献祭。他们要基督，也要律法；要属灵的，也要规条的。

无疑的，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是不对的。虽然我们不敢说这是罪，但总是软弱。若是保罗当时不被捉拿，这样献祭的事，让外邦的弟兄们知道以后，岂不令人更糊涂。到底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什么叫律法，什么叫恩典，就都不清楚了。所以，保罗这次回去，的确是错误的。保罗灵里预先感觉受捆绑。从好处想，他灵里预先有启示，知道他前面的遭遇。然而从二十一章十一节，可以看见申言者亚迦布的预言，是圣灵的警告，但他不听。不仅如此，众圣徒的苦劝，他也不管；这是单独行动。保罗在这点上，的确违背了他自己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申言者从圣灵所发的警告，他不理；圣徒的劝告，他也没有接受；他实在是错了。圣灵是叫他往西，他却转向东。为着肉身的亲人，不要说罗马、西班牙，就是和基督隔绝，他也愿意。这是人老旧的观念。

综合来说，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违背了五个感觉和教训：首先，圣灵给他正面的感觉，他没有顺服。其次，圣灵给他禁止的感觉，他也没有听从。千万记得，在我们的每一项行动中，若感觉不自然，就表示这行动有问题。第三，申言者的预言警告，他没有听从。第四，违反了身体的感觉。第五，违反了主明文的教训。主曾说，这城如果有逼迫，你们要从这城逃到那城。保罗既然没有必要回耶路撒冷，回去的目的也没有多大，况且还有苦难等着他，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这都是人天然、老旧的观念所带来的。圣灵冲破难处的方法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圣灵就来管治。当保罗到圣殿献祭，七日将完，犹太人就来捉拿他。不仅如此，在这事发生之后不久，罗马太子提多率领军队，拆毁了圣殿；直到今日再也没有建造起来。若不是如此，召会就会回到犹太教，和犹太教调和在一起。感谢神，神绝不允许新约回到旧约，也不允许召会调到犹太教里，所以神把犹太教拆光了。

一个回去体贴犹太人的使徒保罗，神说“关起来”，就把他关到监里；一个提倡回到犹太教的召会耶路撒冷，神说“拆毁她”，就真被拆得彻底，不留余地。从此，圣经里再没有耶路撒冷的地位，召会历史里也再没有她的地位；直到今天都没有。在神眼里，耶路撒冷既是个破坏恩典、遮蔽亮光的地方，神就来拆毁她的城和殿，以冲破这些难处和阻碍。我们再来看圣灵的意思，当保罗的软弱显出来后，他在议会前受审问时，只好用智慧了。第一个是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面前讲复活。保罗看出会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对着会众大声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立即站到他这一边，统统都去对付撒都该人，这是保罗的智慧。

第二个是上诉于该撒。保罗里面原初的感觉，一直是要去罗马。当他要上罗马时，圣灵就向他启示，说他必在罗马为主作见证。最后他是去了罗马；只是这次去，不如从前方便。从前去罗马是自由的，这次去是不方便的；从前去罗马能多作，这次去不一样了。从这时候起，保罗的行踪受了很大的限制。另一面，保罗在罗马监狱里，有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对付。他学了很深的功课，并且从罗马监狱，写了多卷宝贝的书信。这都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们也看见，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确实给召会的扩展，加上了阻碍。弯曲而不能走直线，一直是我们人身上的难为和打扰。那一次，保罗应该从哥林多一直往前去，但因着他身上还有旧造的成分，还有陈旧的规条，不容易脱干净，以致成了他身上的盘绕，叫他走回头路，去了耶路撒冷。

保罗在这次上耶路撒冷，和上次去耶路撒冷之间，写了加拉太书。他在加拉太书里，曾把犹太教的律法，贬得一文不值。虽然他曾说过，他在什么人中间，就作什么人；但这次他作犹太人是作得太过了。事实上，我们不能说在什么人中间就作什么人；若是什么人拜偶像，我们也跟着拜偶像，那就作得太过了。我们绝不能如此行。保罗在他所得的启示里，教导外邦召会时，说得很清楚，律法都要过去，所以不能再容让犹太教的东西。若是他回到耶路撒冷，要作个犹太人，也只需要作得和犹太人差不多就可以；他实在不需要去许愿，也没有必要去献祭。在这些事上，他太违反他所得的启示，也太违反他所给召会的教导；他作得太过了。

若是你陪着你的朋友散步，走到一个电影院门口，他想进去看电影；这时，你就应该告诉他，你没有办法进去，让他自己去。我们不能说，在什么人中间就一定要作什么人。当人要去打牌时，我们不能陪着坐在那里。再者，保罗在耶路撒冷所以软弱，是因他不在圣灵里，圣灵不与他同在。由此可见，不是我们自己能刚强。当我们行在圣灵所指引的路上，有圣灵的同在时，我们自然能刚强。然而，若是没有圣灵的同在，任何人都是软弱的。

虽然圣灵的管治临到保罗，但神至终还是将他送到罗马。因着保罗总是一个在主手里的人，所以圣灵就用管治的手，把他送到罗马。他到了罗马以后，就受了许多限制；这是神的主宰。从行传十六章到二十八章，这十几章圣经都说到召会在欧洲的开展；其中所遇到最麻烦、最缠绕也是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犹太教。开头是犹太教，末了还是犹太教，一直都是碰到这个难处。犹太教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那次大会里，并没有完全解决。历史给我们看见，乃是一直等到神伸手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了，这问题才得解决。

现今这问题是相当清楚了；这一清楚就使召会得着莫大的自由。召会象是鸡蛋里的小鸡，犹太教象蛋壳。直等到神伸手，拆毁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个壳子才完全脱去。从那时候起，召会才得着自由，才能完全自由发展。然而，今天这个原则上的难处，还在我们中间。照行传二十一章的记载，那时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中，犹太教的空气和犹太教的感觉，相当浓厚。我们看见，第一，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对保罗说，他们那里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第二，他们还有许多人许愿。他们不仅在律法的精义上，为律法热心，连律法下的规条，犹太教里许愿的规条，他们仍在遵守。第三，他们还献祭。那些信主的犹太人，甚至还到圣殿里去敬拜神，并且要犹太教祭司给他们献祭。这说出他们和犹太教一点也没有分别，完全回到了犹太教。第四，他们不只这样作，还劝保罗也这样作，甚至当作一个教训讲给保罗听。第五，当众人劝保罗时，乃是在雅各的地方，众长老都在，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抗议。众长老都默认这事。



由此可见，那时耶路撒冷的召会，已经落到犹太教里去了。要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并不可靠，天上的耶路撒冷才可靠。所以从这次以后，圣经就不再提及耶路撒冷的召会。即使是在召会历史中，耶路撒冷也没有地位，原因就是死沉的犹太教和属人老旧的观念，是召会扩展最大的拦阻。

我们要看见，我们身上那旧造的、老旧的规条，实在限制了召会的扩展。外面的逼迫，外面的难为，都不能拦阻召会的扩展，反倒常常成为召会扩展上的帮助。然而，在我们这些事奉主的人身上，许多老旧的关系、规条、办法，甚至老旧的真理，常常捆绑我们，那才真是召会扩展的难处。我们虽然有感觉、有负担，却因我们的软弱，以致使召会不能扩展。

两千年来，若是事奉主的人，一直让圣灵往前去，召会早已成熟。若是我们众人不盘绕、不弯曲，台湾各地必早有加倍的召会被建立起来。圣灵若能在我们里面走直路，召会的开展，绝不仅止于此。我们体贴人情，遵守老旧的规条，是召会扩展的最大拦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中间什么人蒙怜悯，什么人就在这些事上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有多少，召会出去就有多少，召会建立也就有多少。

## 第四篇 召会的荒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记载召会的扩展，到行传第二十八章。此外，圣经记载之事甚多，还记载关乎召会荒凉的事。

### 新约圣经中关于召会的四条线

新约圣经说到召会，一共分为四条线。第一，是召会属灵的一面，说到召会的意义；第二，说到召会的历程；第三，说到召会的组织；第四，说到召会的荒凉。召会的荒凉，实际上包括在召会的历程里。“荒凉”的意思，就是出了事，有了问题。在召会的历程里，召会在地上经过时，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就是召会败坏，有了问题和变故。所以，凡要认识召会在当时代之光景的人，都必须对召会的荒凉有认识。按照新约的记载，召会的荒凉开始于行传五章，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接着在六章，就说到在管理饭食的事上发怨言。

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召会开始出事，有了问题，但还不能说是召会正式的荒凉、失败，因为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事，问题还不太严重。圣经中最早一处提到召会正式荒凉光景的经节，是在林前三章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这时，召会中已有了分门别类的事。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在哥林多人中间，满了肉体 and 争竞。至此，召会就开始荒凉、不正常了。不仅如此，他们对带领、建造他们的使徒保罗，也满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甚至在林后十二章说，保罗是要来牢笼他们，想从他们身上得些利益。这些问题比亚拿尼亚、撒非喇欺骗圣灵，和为饭食发怨言的事严重多了。所以，提到召会正式的荒凉，可说是从哥林多前书开始。

到了哥林多后书，不仅圣徒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甚至有人自命使徒，装作使徒，并且批评、反对、定罪真正的使徒保罗。保罗在十一章说，“那等人是假使徒，是诡诈的工人，装作基督的使徒。”他甚至被迫夸口说，“但我认为，自己一点没有赶不上那些超级的使徒。……他们是基督的执事么？我疯狂地说，我更是！”由此可见，那时在召会中的腔调，已经不对了。从保罗这些在生命里不太好听的话，不是美妙的话，而是责备和定罪的话，我们得知当时的召会是出了问题。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毫无疑问，召会是已经荒凉了。荒凉的情形不只是圣徒中间彼此分门别类，甚至圣徒与使徒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并且有了假使徒。

按原则说，今天召会的光景，和当初的召会并没有两样。那时召会所有不该有的情形，今天还在；今天召会所有不该有的光景，那时都有。诸如分门别类、圣徒对使徒的批评与不服、事奉主之人中间的争竞、事奉主之人的伪装和假冒等，这些光景都还存在于今天的召会中。

两千年来，召会荒凉的情形，从哥林多召会开始，一直存留到今天。看看台北的光景，仅仅东门这个区域，就有十几个不同教堂聚会的地方，真可谓是教堂区。并且他们之间，派别林立，没有两个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两千年来，召会并没有摆脱哥林多人的光景。我们要把哥林多书，读到自己身上来。凡哥林多人所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仍存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约在主后五十九年，那时离五旬节召会的产生，不过二十多年，却已经有了这些不正常的光景。有凶暴的豺狼进入羊群在行传二十章，保罗第三次出门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以弗所时，似乎是对以弗所的长老预言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在此，使徒的灵已经察觉到，败坏的事要进入召会里。我们不要轻看使徒所说的话；他说有人象豺狼一样，进到神的群羊中

间。狼进到羊群中间，是很大的问题。在加拉太二章，彼得有了难处，但那好比羊生了一点小病。然而在行传二十章，以弗所的召会中却有豺狼进来，就是有些又假又凶的人，进到召会中，并且讲说异端，引诱人走错误的路。这是大事。到了腓立比书时，召会的荒凉更加严重。保罗在一章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因着嫉妒争竞。”这给我们看见，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都有人因着嫉妒争竞而作。他们那样的传福音，是为着反对使徒。所以当保罗在狱中写腓立比书时，召会已经十分紊乱了。出于嫉妒所作的传道工夫，在使徒时代就有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把我关在监里审问，他们什么罪也没有查出来。有一天，他们把我从监里带出来，问我为什么基督教的人都不替我说好话。我考虑该如何回答，因为审问我的是外邦人，而且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我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人不好。况且，那些不替我说好话的人，也总归是召会里的人，我不能对一个外邦人说召会的长短。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若是答不好，一定会引起麻烦。我只好象马太十章所说的，在官长面前，不倚靠自己，乃倚靠圣灵。同时圣灵在我里面，也给我当说的话，我就说，“凡作同样事的人，大多是彼此嫉妒的。若你开店铺，我也开店铺，你卖布，我也卖布，我就会盼望你的店铺快快倒闭，我才可以生意兴隆。所以，中国人才会说同行是冤家。”那个日本人立刻笑了起来，表示同意。我没有说别人不对，也没有说自己对。我只是告诉他，别人所以不替我说好话，是因为出于嫉妒，因为同行是冤家。当你店铺的生意作不好时，同行都爱你，也可怜你；但若是你的店铺发了财，同行就要天天咒诅你。这虽是不太好听的话，却是两千年来，一直发生的事。召会这种荒凉的情形，在腓立比一章就有了。提摩太前书很少提到荒凉的事，而提摩太后书几乎完全是讲荒凉的事。

达秘曾有一个断案说，凡新约里的后书，都是讲召会荒凉的事。比方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以及约翰二书、三书等。甚至启示录里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也可算是“以弗所后书”。达秘认为所有的后书，都是讲召会荒凉的事，这虽不完全是对的，却有相当的道理。书信里讲到荒凉的情形，后书所论及的，的确比前书还多。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见召会的荒凉已经达到极点，那里有人把异端当作道理传讲，并且明显违反使徒的教训。铜匠亚力山大多多地苦害使徒，还有许米乃和腓理徒，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就倾覆好些人的信心。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那时，在亚西亚的人，似乎都丢弃了使徒的教训，离开了使徒。甚至保罗从前的同工底马，也因贪爱世界，回世界去了。等到保罗站在罗马受审时，他说惟有主站在他旁边，好象没有第二个人同他站在一起。那时约在主后六十七年，离耶路撒冷召会的产生，有近三十年的光景。

保罗作为使徒，不过二十多年，召会就已经败坏到那个程度。在彼得后书里，召会的荒凉是因有人在召会中传讲异端的道。那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将异端当作道理传讲，甚至教训人。二章说到异端的事，有巴兰的问题，有假教师的问题。可见，在那荒凉的景况中，召会已经满了异端的教训。接着，在犹大书也讲到荒凉。犹大保守地说到，在荒凉中神会保守我们；但那种荒凉，和彼得后书中的没有两样。不承认基督是成为肉体来的，乃是敌基督的约翰一书说到，有的人从使徒中间出去，和使徒失去交通。证明当时召会已经荒凉。二书更清楚指出，有些名为召会里的工人，却是使徒所说不可以接待的。因为那些人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仅不能接待他们，甚至问他们安都不可。

他们虽在召会里作工，却完全是敌基督的；他们越过基督的教训，传讲与主的救赎、救恩相反的事。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体。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否认基督的身位，不承认主是成为肉体来的。

这就象今天所谓的新神学派，承认主耶稣是人，却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使徒说，这样的人乃是敌基督的。他们所传讲的，不仅不是关乎基督的，甚至是敌挡基督的。这说出召会的荒凉，已经非常严重。

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是主耶稣亲口要使徒约翰写出来的。那七封书信的每一封，都讲到召会的荒凉。虽然第二封给士每拿召会的信，和第六封给非拉铁非召会的信，没有说到他们本身的荒凉，但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见召会已经荒凉。至于其他几封，特别是第四封给推雅推喇召会的信，可以看见召会是荒凉到了极点。在那里，召会犯了两个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和奸淫。我们都知道，人在神面前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罪，就是奸淫。这两个最大的罪，在荒凉的召会中都有。

到末了一封信，主已经不在召会中了，主被关在门外；主是站在老底嘉召会的门外。关乎召会的荒凉，我们要抓牢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中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都需要两千年的历史来解释。凡关乎召会荒凉的事，虽然在圣经里仅仅提了一点，却需要两千年的召会历史来解释。比方“分门别类”，在哥林多前书不过是个很简单的辞，然而这个简单的辞，却需要两千年召会历史里许多的事物来描写。又如拜偶像的事，在两千年召会的历史里，也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件事。

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有一天，弟兄们带我到白俄罗斯作礼拜的地方，就是俄国东正教的教堂；那里的情形很接近天主教。他们在门口摆着一个台子，上面卖蜡烛，正如拜偶像的庙宇一样。进去朝拜的人买一支蜡烛，将蜡烛点着，再进到礼拜堂；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有圣彼得、圣保罗等。他们找着一个偶像，就先在偶像前敬礼，接着将蜡烛点在偶像跟前，然后跪在那里，完全和中国人到庙里拜偶像一样一式。当你问他们所拜的是什么，他们说是在拜先祖，但在他们跟前的却是彼得的像。这些情形，叫我里面实在过不去，那完全和中国的庙宇没有两样。以后我在马尼拉的“黑耶稣”礼拜堂，也看见前去朝拜的人，那种迷信的光景简直难以形容。其中有个马利亚的像，脚部已被朝拜者亲吻得变了样子。这些例子给我们看见，他们拜偶像到什么地步。

在康士坦丁之后，召会里拜偶像的光景，已经达到相当败坏的境地。例如有所谓的圣骨；有人将死去之圣人的骨头，分着卖给迷信的人，因此赚了很多钱。因为有人迷信那些骨头，也拜那些骨头。结果卖来卖去，有许多都是假的。在召会的荒凉里，我们也看见金钱的问题；有人以传道为吃饭的门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此外，还有异端的问题；召会历史里，有许多异端的故事。你若将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二书、三书、启示录等书信里，关乎召会的荒凉，一一摘列出来，就会看见，凡圣经里所记载当初召会荒凉的事，仍然存在今天的召会中。至终，主对召会最坏的称呼是“淫妇”、“大巴比伦”。巴比伦是希腊文，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巴别。巴别和巴比伦，二者的意思都是紊乱。这是指召会紊乱到一个地步，把天和地，鬼和神都混在一起，就如天主教中拜偶像的事。今天基督教所谓的召会，乃是一个巴比伦。然而另一面，圣经对召会最终的称呼，也是一个女人，就是“新妇”、“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是好的、纯的，既不乱也不杂。

作为神的儿女，在说法上，我们固然很容易分别什么是巴比伦，什么是新耶路撒冷；但在实际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很不容易分别。有些东西是属于巴比伦的，我们还以为是新耶路撒冷的；有些是紊乱的，我们还以为是纯净的；有些已经变质了，我们还以为是当初的。这就是今日召会中的难处，许多人把荒凉、不正当的情形，当作正常的光景。当我们说到召会的过程时，我们都当认清，圣经里所说那些荒凉的情形，在召会的过程中都一一应验了。愿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召会中哪些是属于巴比伦的，哪些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哪些是召会该有的，哪些是召会不该有的。我们必须有鉴别力来分辨。



## 第五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我们处在召会荒凉时，应该认识这样的荒凉乃是显明我们的光景。林前十一章十九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派别，好叫那些蒙称许的人在你们中间显明出来。”“蒙称许的人”，或翻作“经过试验而蒙称许的人”。这意思是，当召会里有了派别时，神所称许的人才能显明出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当召会荒凉时，各种混乱、错误、败坏的事，有一种用处，就是把神所称许的人显明出来。谁在神面前经得起试验，谁是蒙神称许的，都要借着荒凉显明出来。荒凉当然是不好的，不是神所要的，但荒凉在神手中有一个用处，就是把经得起试验的人显明。没有荒凉，没有混乱，没有错误，没有败坏，没有黑暗，就看不出各人的光景。换句话说，在平安稳妥时，谁在神面前是蒙称许的，谁是经得起试验的，一点也看不出来。等到有事故发生时，什么都不能装假，都是显明出来的。在召会荒凉时，你是怎样的人，在主面前光景如何，学过多少功课，存心怎样？这些都无法隐藏。荒凉常是我们的试验，也是主的显明。

感谢主，目前在台湾，我们中间尚没有分争；然而谁也不能保证，半年或一年以后，召会能不荒凉。到那时，你我真实的光景，就要显明。荒凉能显明人；所有败坏的事，都是显明人。在召会平安稳妥时，众人都一样，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觉得和别人有两样。等到荒凉的事一出来，我们的光景再也无法隐藏，都显明了。

## 荒凉时该有的态度

当我们面对召会的荒凉，我们应该有个态度，常常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我里面的存心是否正当？动机是否清洁？在神面前是否还有不顺服的地方？是否接受神的对付不够？”若是我们里面还有这些情形，当荒凉的情形一来到，这些就要象生病一样作怪，由不得我们自己。例如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有了风波，当时我不在场，并不太明了实际的情形。以后我到了上海，慢慢有人将各种情形讲给我听。那一次的风波，几乎没有多少弟兄姊妹能站立得住，只有极少数的人，经过这个试验而蒙神称许。风波将各种人的心境都显明出来，应验了林前十一章十九节的话。当事情发生时，好象洪水来到，大家都随着洪水而去，只有极少数的人经过试验，蒙神称许。

荒凉是有用处的，我们对荒凉的来临要当心，因为荒凉要把我们显明出来。召会中任何荒凉、败坏之事临到，对我们都是一个试验和证明。提前一章十九节说，“持守……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这些，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二十节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力山大……。”圣经讲良心，讲得最多、最实际的，就是提摩太书。无论在前书或后书，使徒都特别注意良心的问题，因为良心的问题和召会的荒凉有很大的关系。在召会荒凉时，一个跟随主、活在主面前的人，必须持守一个无亏的良心。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并要保守所托付给他的。然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持守无亏的良心，比持守信仰的话更重。召会所以荒凉，从一面说，有个主要原因，就是人的良心出了问题。有人所以偏离信仰，是因不顾良心的感觉；有人说和使徒所说不一样的话，是因不顾良心的感觉。召会里一切的紊乱，若能究查，都是因为人抹煞、忽略良心的感觉。人可能持守信仰，而良心还有亏；但一个人不可能持守无亏的良心，而不持守信仰。因为他若不持守信仰，他的良心就会有定罪。

在召会荒凉时，许多人的意见、主张、说法，都不能为凭；最主观的，就是人自己里面的良心怎样说。要叫我们的良心无亏，良心不平安的事作不得。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亏，是无须辩论的。从前我在北方，常有人来责问我，说我在基督教中捣乱，而随便给我加上罪名。我没有辩论，只回答说，“我里面良心平安，但愿你们的良心也平安。”许多时候，当我这样一说，他们的脸色就变了，无话可说。所以，口说没有用，良心才是标准。我们能安之于心，就可以了。在召会荒凉的时候，良心是大有用处的，就如在黑暗里，光是有很大作用的。有一次，有人来势汹汹地指责倪柝声弟兄，倪弟兄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里面有一位帮助我说话。”这相当影响我。理由没有用，辩论没有用，道理也没有用，良心才是标准。所以，千万不要和人讲道理，也不要和自己讲道理，只要问我们的良心是否平安。我们无论作什么，都要问自己的良心；只有良心的声音才能作标准。当人用很重的话指责我们时，我们无须辩驳，宁愿拣选外面的难为，而求里面的平安。

神摸我们，第一就是摸我们的良心。良心被摸着，不仅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根基。无论人对主的经历有多深、多高，良心还是主要的部分。召会所以荒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弟兄姊妹良心出了问题。有人偏离信仰，有人反对使徒，都是因为不顾里面良心的感觉。为着应付这些荒凉的事，必须对付良心；良心对付清楚，荒凉差不多就过去了。以受浸为例，在召会正常的时候，只有一个说法；等到召会荒凉时，就有许多问题。有人会问：“要不要受浸？如何受浸？”这都是人的问题，我们无须辩论，只要摸人的良心，告诉人：“你心里平安就可以，你怎么觉得平安就怎么作。”曾有人告诉我，他不受浸也平安，我就说，“好，那就不要受浸。”第二天这个人又来了，他因着里面不平安，只好承认这个错，要来受浸。我们摸人的良心，比讲十篇道还强。

我们作基督徒就是要作得平安。在这里我们也能看见，光用道理与人辩论没有用，惟有摸着人的感觉，摸着人的良心才有用。另一面，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被神摸过，就不能摸别人的良心。因着主耶稣的良心是清洁的，所以祂能摸人的良心。若是主耶稣的良心有亏，祂就不能在约翰八章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她。”主这句话摸着了人的良心，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主能这样摸人的良心，是因为主的良心是清洁的。我不是教你们在荒凉中如何对付人，乃是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召会荒凉的时候，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道理，我们到底跟从什么？若是跟从说法，我们会摇摆；若是跟从道理，我们会迷糊。这里只有一个准则，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

约壹三章二十一节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句话是在召会荒凉时说的。我有点相信，神定罪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良心的感觉。有许多事，也许我们是错的，但良心没有感觉；对于那样的事，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较少。凡经过神光照的事情，给我们良心有感觉的，将来神都不会放松，我们该在神面前负责任。一个蒙神怜悯的人能说，“这件事，人能作，我不能作。”别人能安心地那样作；但神给我们感觉，我们就不能作。不是这件事可不可以作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良心许不许可。

曾有人问我，别人开布道会，在报纸上登大幅广告，标榜自己是博士，又是环球布道家，我们能不能那样作？在此没有好不好的问题，乃要问登广告时，良心平安不平安？我们不必批评别人，别人作的，他在主面前负责；我们作的，我们在主面前负责。这件事可能他不被定罪，因为他的良心没有感觉；但若是你有感觉，你就得负责。所以，没有什么外面的规条和标准。在召会荒凉时，一切乃在于各人的良心，在神面前要清洁；这是我们应当极力持守的。

良心是个关键。在召会荒凉时，我们要学良心的功课，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辩论和批评。千万不要将一些道理、教训摆在人前，告诉人不应该作这个，不应该作那个。保罗在召会荒凉到极点时，写信给提摩太，并没有告诉提摩太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他没有要求提摩太遵守多少规条和道理，他只要提摩太持守无亏的良心。我们自己要如此，带领别人也是如此，要学习不越过人的良心，不批评别人。

如果有人传福音、带人得救的方法，令你感到不平安，你不要批评，要让他的良心在神面前负责。你若觉得有负担要和他说一些话，也不能用批评的口吻，只能向他见证主是怎样眷顾你。若是主借着你的见证摸着、照明他的良心，那就够了。总之，在召会荒凉的时候，一面自己要持守无亏的良心，一面不要越过别人的良心。千万不要对别人讲道理，也不要为自己讲理由。

提后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二十一节接着说，“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段经文之前，保罗说到传异端、破坏神工作的人，如许米乃和腓理徒，保罗也说这些人是器皿。所以，即使是那些新神学派、传异端的，都是大户人家里的器皿；只是他们是木器、瓦器。木是指堕落的人性、肉体、天然；瓦就是土。今天在基督教里的新神学派，拿着圣经讲基督，却不信基督是成为肉体来的，他们就是木器、瓦器。这里的木器、瓦器是指没有真正得救的假信徒。我们的神太大了，所以祂的家是个大户人家。在神这大户人家里，就是在宇宙中，有金器神圣的，有银器蒙救赎的，也有木器、瓦器属于堕落人性的。我们原来都是瓦器，现在蒙救赎，里面“变质”有了改变，就变作了金器、银器。如今召会荒凉，变成了大树。在这庞大的基督教中，什么样的传道人都有，什么样作工的人都有；有保罗、提摩太，也有许米乃、腓理徒。

当召会荒凉时，主要我们脱离卑贱的，就是属肉体、属世界、属天然的；祂要我们成为贵重的。我们不要在道理上和人争论，但在性质上我们必须分辨。对许多人作工的性质，我们要问：是木的、瓦的？还是金的、银的？是土木工程，还是金银工程？有人是用木、草、禾秸建造，有人是用金、银、宝石建造，我们要追查那个性质。

这里有道理和性质两种问题，我们必须能分辨。例如有两位弟兄传福音，讲的道完全一样，但路却不同。我们该与哪一位同工，不是根据他们所传的道理，乃是看他们作工的方法，和作工的结果；我们要根据那个性质来断定。到底他们是用木、草、禾秸建造，或是用金、银、宝石？他们作工的性质是土的、木的，还是金的、银的？我们追查以后，就可以看出谁是凭肉体作的，是凭世界的方法作的，那个结果完全是土的、属世的，或是木的、属人的味道。那个“味道”就是我们需要分辨的性质。所以，我们不能以道理为凭，而要以性质作根据；判断性质上是否有神在其中，是否有十字架在其中，是否有银的救赎，有金的神圣生命；或者是属乎人的、属乎天然的、有世界的成分在其中。

许多在召会荒凉之下的人，也讲得胜的道，我们若是凭道理断定，就是在荒凉中瞎眼的人，不能得着祝福。对我们自己，要摸良心；对于别人，要摸性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在荒凉时，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人，有不同性质的作法，结果产生不同性质的工作。有的是尊贵的，有的是卑贱的。人里面若没有经过神生命的变化，没有金的生命在里面作用，没有经过十字架救赎的对付，就只不过是木的、土的，是卑贱的。

我们若脱离卑贱的，就必作贵重的器皿。要因性质不同而脱离使徒说，“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不是

在道理上和人无法沟通而分开，乃是摸着了木的、土的性质而脱离。今天许多人不喜欢“脱离”这辞，因为一脱离就叫他们与人分开。这里的“脱离”是圣灵的命令。当然保守合一也是圣灵的命令；但保守合一只能在一个性质里，性质不同就得脱离。

我们对于别人的性质能摸到什么地步，乃是根据我们里面被神圣生命变化到什么地步。你里面变化得越厉害，你摸着别人的性质也就越厉害。人里面若没有神生命的变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就是碰着土和木，也摸不出那个性质。今天有人一直讲合一，不要分裂，但真正的合一是在金的生命里，在银的救赎里。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土，也没有木，都是纯金的。

神从来不准许混杂存在，属天的就是属天的，属地的就是属地的。所以，神不将金、银和木、土合在一起。两种不同的种子，不可以种在一个地方；两种材质的经纬，不可以织成布；两种不同的牲畜，不可以配合。我们要脱离卑贱的、属地的；但绝不可因道理而脱离，只能因性质而脱离。

在召会荒凉中，有各种不同的工人，他们有不同的性质和作法。若是我们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作工，就无法辨别他们的性质，因为我们和他们同性质；所以，要让神在我们身上作工、对付。

## 第六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在召会荒凉的时候，只有清心的人能摸着路。许多在荒凉之下的人摸不着路，是因他们不清心，无法在性质上断定。

在前一篇信息中，说到在召会荒凉时，我们摸一个工人的工作，要摸其性质。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存心的问题。性质必须是金的、银的；存心必须要清洁。在召会荒凉的时候，我们该不该和一个聚会，或是一个作工的人，就是一般所谓的传道人的工作有分，首先要摸性质的问题；其次，要摸存心。一个为主作工的人，他的存心必须是清的，而不是浑的。清乃是单纯；浑就是混杂、不单纯。有人传福音可能如保罗所说，是因着嫉妒。

碰着这样的人时，我们或许会觉得他很热心，工作也有些果效；但若是我们去摸他的存心，就会摸着他的心并不清洁。在圣经里，清心的意思是只为着神，不为着别的。我们事奉主，是单纯地为着主，一点也不为着别的。我们没有自己的贪图，没有自己的享受，更不为自己求什么，而是完全为着神。我们这样追求属灵的事，这样事奉主，只有一个惟一的目标，就是神自己。马太五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清心是对着神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不对着神，在神之外别有所求，我们的心就不纯了。在某些地方的聚会，他们标榜的真理、立场、道路，可能都是对的，但那个聚会的存心不清洁，乃是在神之外别有所用，别有所求。他们也说他们是地方召会，没有人意的组织，不是所谓的宗派；表面上好象是如此，但他们内在的存心有问题，他们的存心在神之外别有所图。所以我们不能光看立场、真理、道理和所谓的光景，我们必须摸得深一点，要摸到里面的存心。这些话我们不只用来对待别人，更要用来检查自己。可能我们的立场、真理、道理、作法都对，呈现出来的光景也对，但不一定蒙神悦纳，因为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祂要看我们的存心如何。神乃是把人的“心”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



撒上十三章十四节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里固然是说到神的心，但我们该信大卫之所以合神的心意，是因他的心向着神是对的、是清洁的；大卫只要神，不要自己。与大卫相对的人是扫罗，他只要自己，不要神。扫罗虽是受膏者，有对的地位，但他向着神的心不对。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必须作约拿单，选择跟随大卫。我们不能因为扫罗的地位对，而跟随扫罗。我们要透过他对的地位，来摸他的存心。那些和大卫站在一起的人，他们承认神受膏者的地位和立场，但他们更承认人在神面前存心的问题。他们看出扫罗的地位固然是对的，但扫罗的心不对。他们也看出那时大卫虽然没有地位，但他向着神的存心却是清洁、单纯的。我们比较大卫和扫罗：一个地位对，心不对，有一天失去地位；一个没有地位，但是心对，有一天得着地位。你不能坐在宝座上，而有一个错的存心；你不能以召会的地位来作护身符。你不能说，这是召会的地位、召会的路，这是出乎主的。不，一切都要看你的心如何？你在这个地位上作什么？是为着神，还是为着自己？这会断定你是大卫还是扫罗。扫罗是一个心不清的人；心不清的人虽然有地位，不久定规会失去那个对的地位。

我们能不能和一些弟兄姊妹同工，要看他们里面的存心如何。我们首先要摸他们里面的存心，看他们是为着主，还是为着自己？心是单纯的，还是复杂的？这些虽不是大道理，却是一个厉害的问题，非常厉害地摸着我们里面的光景。如果我们在事奉上，不能向神有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就不要盼望找着象大卫那样的同伴，作自己的同工。若是我们盼望有清心的人与我们同工，我们自己就必须是清心的人。当我们的心有了一点混杂，清心的人就不和我们在一起。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和我们同工，他就是宗派；要知道，把清心的人和不清心的人调在一起，乃是个大混杂，是个大巴比伦。我们不能只定宗派的罪，而不定混杂的罪。

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得着活在神面前的人作同工。他们的心是对付过的，他们与人接触时，能摸着人心的光景。他们与清心的人站在一起，一同维持主的见证，一同走主的路，一同作主的工，并不是凭外面道理上相同的见地，而是因他们里面都有清洁的心。道理的见解不同总是叫人分裂。一个真实清心的人，碰着另一个清心的人时，能为那人殉道，爱他好象爱主一样，肯为他出任何代价。所以，我们要得着最好的同工、同伴，我们的心必须清洁。

我们千万不能作糊涂人，一碰着人就要与人同工。一个人的婚姻如何不能更改，一个人的同工也不能改。若是你今天和这个人同工，明天和那个人同工，就表明你有问题。你和别人的“同”，都在于那个心。我若是吸惯了新鲜空气，进到你房间，闻到污浊的空气，我就会受不了；但是我若闻惯了污浊的空气，就定规闻不出你房里的味道。人的心有问题，而你不能摸着，证明你的心也有问题。一个心在主面前受过对付的人，就能摸着别人的心。你自己的心清，就能摸着人的心清不清。

我刚出来事奉主的时候，所选择的同伴，到如今还是我的同伴；我没有换过同伴。原谅我说一句话，这是因为我蒙召出来事奉主时，我的心是清的；我只懂得主摸着了我，要我为祂活着。就这样，我头一个碰着的，乃是倪柝声弟兄。我里面清楚知道，要和他同工，把自己摆在他以下，因为我摸着他的心是清的，是为着神的。一位已经故去的赵老弟兄，我们在一起配搭约二十年之久。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一点难处，那是因为主将我们带在一起，我碰着他的心只要主，不要别的。我今天能见证说，他在召会中出了许多代价，受了许多苦，有过许多牺牲，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有任何感觉，也不为自己说什么。他实在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我们能同心，能一同事奉主，一同走主的道路。只有清心的人才能摸着主的路。

有人问我，圣经何处告诉我们要脱离宗派？我就以提后二章二十一节答复他：

“脱离……卑贱的……。”因为宗派里有许多卑贱的器皿、混杂的事，我们必须脱离；并且要与清心的人同工。脱离宗派的意思，就是为要脱离卑贱的。虽然有人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特别的真理、特别的交通或特别的作法，但在他们中间，我们却能摸着土、木和混乱。在那里我们能看见卑贱的，摸着人的贪图、人的作为、人在事奉上的不够清洁。若是有一人，甚至是和我们说话的人，他里面的心不清，我们就该在主面前表示说，“主啊，他所作的，我不能有分，我不能和他同工。”

凡因着真理上的辩论，如主张灾前被提或灾后被提，而分宗派的，神不喜悦；要分就必须是在性质上、在存心上分。我们鼓励在性质上分，在存心上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要脱离卑贱的。对于其他的事，我们都该包容，但圣经从不要求我们包容卑贱的。卑微和卑贱不同。神要我们俯就卑微的，却要我们脱离卑贱的。卑微是一种情形，一种地位问题；卑贱却是性质问题。一块金子即使被抛在你脚下，也不是卑贱的，而是卑微的；但一块泥巴被抛在你脚下，就不是卑微的问题，因为泥巴本身就是卑贱的。卑贱指明那不是金子，是泥巴；无论你将它举得多高，甚至到最高、最光荣的地方，它还是卑贱的。我们应该脱离卑贱的。

你我脱离宗派，若仅仅是为着道理、立场和作法，那在神面前并没有多少地位、分量和价值。你我如果是因着性质、存心而有分别，那才是神所喜悦的。我绝对相信得胜者是分批被提的；但在道理上，你平安地相信灾前被提，或灾后被提，我都不会与你争论。只要你的性质是金的、银的，我们就可以同工；但如果你是土的、木的，即便你的信仰和我的完全一样，我也不能和你同工。

被提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乃是爱慕主显现的问题。你可能讲一篇被提的道，自己却在主之外有所贪求，这就是心不清，这也是我们不能包容的。如果你爱慕主、向着主，也为着主，这就对了。若是我们和一位在神之外有所贪求的人同工，我们就有问题。我们只能与那些满有金、银性质，并且清心的人同工。

有位弟兄曾劝我要学点交际，学会转弯，学会什么人都能应付。今天我要问这位劝我的弟兄，他有几位同心，有几位同伴？在属灵的领域里，没有外交家，也没有政治家，更没有以交际手腕而能得着人作同伴的。在神的家中，只有贵重和卑贱的分别；我们不能用手段，圆滑地去得着同伴。我们越学习不用手腕，而活在神里面，接受十字架的破碎，专一地要神，就越能得着清心的同伴。凡是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学问、地位、吸引力得来的同伴，最后定规会咬我们一口。另一面，我们也不该这样选择同伴；不要看那个人有本领、有学问，就和他同工，与他一同事奉神。请记住，这必定伤害你。我们只有一个范围，我们只能活在神自己里面。我们要学习活在神里面，以神为目标。

我们不只要清心，并且要祷告主。光是清心还不够，必须要祷告主。祷告主就是指一个人在属灵的事上，在召会的事上，在工作的事上，在事奉的事上，拒绝自己，不倚靠自己；并且是不为着自己，而是为着主；更是不随自己的意思，只随主的意思。他害怕有自己的意思，他只寻求主的意思；这就是祷告主。一个弟兄要传福音给人，可能没有其他贪求，并且心也是清的；但他在传福音之前没有好好祷告，反而去登报，使用人的办法，这就表明他在神面前，没有学过功课，没有服下来。他自己的眼光、主张、心思、意念、看法、作法，都没有停下来，没有给神打掉；他还没有交出去，没有学习寻求主的意思。这样的人很难与人一起配搭事奉。所以我们要清心，还要能祷告主。

清心的目标是神，祷告的含意就是没有自己。祷告主是一切让主来作，一切都是主的办法，不是人的意见。如果一切是出乎人的，有人的办法、主张、能力，就不需要祷告主了。这正如你要坐汽车，就不需要走路一样。我们能不能得着主在这时代兴起来的人作我们的同伴，不仅要看我们的心清不清，还要看我们有没有停下自己的一切。我们的干才、聪明、办法、智慧，停下来了没有？是我们和弟兄们一同服在主面前，寻求主的引导？还是我们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如果要贯彻我们的主张，就不需要祷告主；如果要和弟兄们一同服在主面前，寻求主的引导，就需要祷告主。

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到，要“清心祷告主”。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个清心和祷告主。正如在身体里，只要是外面加进来的东西，都不太能和身体的肢体调和、相合。同样的原则，你若是清心祷告主的人，碰着一位不清心祷告的人，也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这不是宗派的问题。若说这样合不来就是宗派，那么即使是这样混在一起，神也要定罪，因为神定罪混杂的事。清心的人和不清心的人，倚靠神和倚靠自己的人，受神引导作工和用自己办法作工的人，不能混在一起；从来没有一个混杂能蒙神称许。

当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作神代表的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被分别出来。神从来不许可祂的儿女们混杂。提后二章所说的脱离，指的是召会之内的事。既是同在召会的圈内，为什么还需要脱离的事呢？因为在召会的荒凉中，有了卑贱的。我们要作贵重的器皿，就不能包容卑贱的，必须要脱离。

约翰一书也是论到召会的荒凉，那里所讲的荒凉，是重在有人传讲越过基督教训的道，而成为敌基督的。圣灵借着约翰写这封书信，来对付这个问题。约翰是用生命的交通，来改正这个荒凉中的错误。约翰一书开头就说，“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我们彼此所以能相同，并且能相通，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交通；凡没有这个交通的，就无法相同，也不能相通。

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会仍旧与我们同在；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那个能属我们的，就是因为彼此能交“通”。那个出去的，就是因为彼此“不同”。在二章里，使徒给我们看见，有的人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原因是他们不属使徒，因为在使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他们没有。

那些出去的人，就是作了基督徒而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不信基督成了肉体而来的人，他们里头没有永远的生命；他们和使徒们不能交通，他们和使徒们不能联属。那个联属，在一章中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同有那永远的生命，所以信徒联属于使徒们，而使徒们又联属于神和祂的儿子。在召会荒凉的时候，当我们和名为基督徒的人联属时，必须根据里面生命的交通。

凡里面交不通的，就联属不来。约翰在这里是说，得救的基督徒和那些不信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不能交通。交不通的，只好分道扬镳，各自走各自的路。有人以为凡是交不通的人，就听由他们去，这样的作法，岂不是使宗派加多？我不是鼓励弟兄姊妹去分，乃是要大家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在召会荒凉时，弟兄们中间那个联属、关系，乃是在于交通。不论外面怎样相同，只要里面的生命不同，就不能联属。

我们和人不要只在道理上辩论，要学习活在永远的生命里，摸着与他们之间能不能交通。有些弟兄是好好先生，他们花过相当时间劝我，叫我不要和别人分，最后我问其中一位：“你和他们一直这样同，里面感觉如何？”他回答：“我和他们在一起，心里并不舒服，但是主叫我们要合一。”我又说，“主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地合一。”他又说，“我们应当背十字架。”我说，“你如果背十字架，背得乐意，就去背吧；但你这样背的结果如何？能不能把他们挽回，叫他们也认识神？”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在召会荒凉的情形下，作这种合一的工作。他们办不来，我们也办不到。你如果要包容别人，为什么不去包容天主教？在天主教里也有许多得救的人，你若跟着他们去点香，亲吻偶像，也能在他们中间多得几个人。

为什么你独厚那班基督徒，要包容他们？在合一被毁坏的今天，神不只没有叫我们去恢复，反而要我们脱离卑贱的。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分门别类，但是我要大家注意，在今天召会荒凉的时候，我们要顾到里面生命的交通。当生命交不通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

我们站在所事奉的主面前说，我们没有一点意思要拉人到我们中间。那个作法应该被定罪，那是卑鄙、羞耻的事。我到台湾这些年间，一直告诉人：“你到哪里聚会都可以，只要对你有益处。”只要有生命的交通，到什么地方聚会都可以。若是你我带人到我们中间聚会，而不叫人摸着神生命的交通，我们所作的，就可咒可诅。你们有好多位都与我熟识，彼此认识相当深，如果你们今天走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按我们的感情来说，我会相当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然而我在灵里，会在主面前敬拜说，“主，我弟兄今天走这条路，只要从你有所得着，我敬拜你。”我特别请求弟兄们，绝不要对任何人说，“到我们这里聚会最好。”这是愚昧的事。我们不要故意用手腕对付人，乃是诚恳地劝人，到可以得着帮助的地方。我们不是盼望人来参加聚会，乃是盼望人在我们中间，能摸着生命的交通。不是要带人来认识我们，乃是带人认识主；不是带人摸着我们，乃是带人摸着生命的交通。

我郑重地说，我们宁可看见别人到外面去得着神，而不要盼望人到我们中间只加一个人数。从一面说，人数加增不加增，并不重要，也不值钱。所有问题，都在于有没有摸着生命的交通。在召会荒凉时，重要的是生命的交通。无论在哪里，若是你能交得通，能摸着神的同在，能得着供应，也能叫别人蒙恩、蒙光照、得拯救，你就该交通。这是我们在荒凉中所应该走的路，也是我们当学的功课。这需要我们没有自己的拣选，并且学习活在交通里，去摸着别人是否在交通里。

若是我们常常活在生命的交通中，当我们遇到人时，自然能供应人；人里面也确实能从我们得着供应。同时，我们也要一直学习从别人得供应。总之，我们要使人得着生命的供应，也要接受人的供应，这就是彼此有生命的交通。这不是外面道理的问题，而是里面生命的故事。我们必须自己学过，才能知道如何分辨。约壹二章二十七节说到膏油的涂抹，从这节的上文我们看见，这些话完全是说到关乎与敌基督的分别。



约翰说到有一班人是敌基督的，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答案就是膏油的涂抹。仅仅说到交通还不够，在交通里有一个涂抹，就是圣灵的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有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和他同工，因为我们和他在一起时，里面没有涂抹。这不是立场、道理、合一的问题，乃是里面膏油涂抹的问题；这是无法勉强的。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去别的基督教团体讲道。我只有一句话，我到那里没有膏油的涂抹。我今天能在这里讲几个钟头，有话语，也觉得释放，那是因为有膏油的涂抹。若是换一个地方，没有膏油涂抹，就可能会受捆绑。所以，凡是有膏油涂抹的，你们都可以前去，否则就要停止。

从使徒们的书信，我们不难看见，在召会荒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到许多道理的问题，而是要我们摸着那个性质和存心，要我们注意自己的良心，要有生命的交通，还要有膏油的涂抹。膏油涂抹就是圣灵的运行，使我们觉得滋润、新鲜、明亮、活泼、有神的同在。我们要凭着膏油的涂抹分辨一切。在召会荒凉时，我们该和什么样的基督徒在一起，该如何与基督徒同工，这都不是外面道理的问题。我们的良心要清洁，性质要尊贵，心要清洁，并且学习拒绝天然、肉体，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活在神面前。只有在这样的光景里，荒凉在我们身上才没有地位，我们便能经过试验，得着神的称许。

## 第七篇 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主最后写给召会的七封书信，非常清楚地说到召会的荒凉。在那七封书信末了，主都有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呼召祂的信徒在召会荒凉时，作个得胜者。一切的立场、道理、道路都不值钱。不是立场对了，就是得胜者；也不是道理对了，就是得胜者；更不是召会的道路对了，就是得胜者；乃是得胜的人，才是得胜者。什么叫作得胜者？在整本圣经里，自从有了神的百姓以来，就有得胜者的问题，或者说，就有得胜者这种人。在原则上，当神的子民大体失败、荒凉的时候，有少数人顶上去，站在原初该有的地位上，代替并代表神的百姓，尽神所要他们尽的职分，这就叫作得胜者。

在旧约里，神子民中的得胜者，最清楚的一个起头，就是在西乃山下，利未人恨恶拜偶像的事，站在神那一边，维持神的见证。神原初是要祂所有的百姓，就是以色列全体的人，都作祂的祭司事奉祂；然而在西乃山下，他们大体都因拜了金牛犊，而失败、荒凉了。就在这一个时候，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起来，站在以色列全体应该站的地位上，代替以色列人维持神的见证。所以从那时候起，神就把祭司这个职分完全给了利未人。

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利未人就是神百姓中间的得胜者；约柜由他们负责，不只是在他们肩上，也是在他们中间。当约柜在旷野里行走时，乃是由利未人扛抬约柜。当约柜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时，也是利未人围绕着约柜。神的见证是在他们身上，也是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过约但河时，也是他们的脚先踏在约但河的水里，是他们一直站在约但河里，直等全体以色列人都平安过了约但河。

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有少数的得胜者，来维持神的见证。到了进迦南后，以色列人应该是战士，能为神的国争战，但他们失败了，失去了那个战士的地位。结果就有一班极少数的人，特别是基甸和他的三百勇士，起来代替全体以色列人为神争战。当全体失去一个地位，这些人站在那里站住了，这就是得胜者。之后，撒母耳、大卫也是得胜者。再往下去，在以色列人被掳前的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以及被掳中的耶利米、以西结，和被掳后的但以理、尼希米、以斯拉等，这些人都是在以色列人荒凉时，显出来的得胜者。他们有的是在被逼迫中，作神的见证；有的是在被掳到外邦地时，在外邦偶像跟前，站起来维持神的见证，恢复神的见证。

到了新约五旬节那天，全召会站在那里，都能够得上神的水准，都在神的地位上，维持神的见证。可惜好景不常，那个光景不久就落下去，召会荒凉了。然而我们都得承认，在那样的荒凉中，保罗是个得胜者，提摩太也是个得胜者。保罗说，“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连他的同工底马，也因贪爱现今的世代，离弃了他。保罗目睹召会的荒凉，却仍为主的缘故分诉，就是带了锁链，被关禁，就是有被杀的危险，都在所不惜。他乃是一直站在召会当有的地位上，维持神的见证；他是一个得胜者。

约翰写启示录七封书信的时候，召会从该站的地位上落下去，大体都荒凉了。就在这个时候，主来呼召得胜者，站在大体信徒该站而失去的地位上。直到今天，全召会都当站在这个见证的地位上，为神争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体的召会还是落下去了。两千年来，召会的荒凉不断重演，并且是越过越荒凉；然而另一面，历代总有少数人，答应神的呼召，站在召会该站而失去的地位，维持神的见证，为神的国度争战。这一班人乃是得胜者。

因此，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成为非常重要的教训。主对召会的最后一个命令，最后的一个呼召，就是呼召圣徒作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里，那个妇人腹中所要生出来的男孩子。那个妇人是指神全体的子民，也就是历代蒙神救赎之人的集大成；那个男孩子，是指召会中少数的刚强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胜者。十一节提起这个得胜的问题，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那些弟兄们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也就是二、三章，七封书信里所说的得胜者。在十七、十九两章中，他们随着羔羊争战；到了二十章，他们就跟随主一同作王。得胜者是能顶替失败的圣徒，在召会中作神所要作的事。

主在召会荒凉时，对我们惟一的盼望，是要我们作个得胜者。主不是要我们只注重传扬真理，只注重站住召会的立场；祂乃是要我们得胜。你若不是得胜者，你所持守的真理、所走的那道路、所站的立场，就有问题。所以仅仅持守正统的真理，走召会的道路，是不够的，还要作得胜者。主所以有前面五点的要求：要对付我们的良心；要我们摸一切人、事、工作的性质；要我们对付存心，也摸别人里面的存心；要我们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无论和什么人接触，或发生关系，都该是在生命的交通里；要我们顾到膏油的涂抹。这都是为着要我们作得胜者。

现在我们要来看，主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所要召会得胜的那些话。在第一封书信里，是要召会中的得胜者，能恢复或说守住向着主起初的爱。照七封书信的次序和内容来看，召会的荒凉是开始于对主的爱有了问题。召会原初对主的爱是新鲜的，召会跟随主、事奉主，都是出于那个新鲜的爱。然而到了一个时候，工作虽然热心，也有好行为，并且能劳苦，但里面那个爱失

去了。因着那个爱失去，所以生命上就有了问题。在这一封给以弗所的书信中，我们能读出，那里有生命树的问题，也有灯台的问题；因为爱失去了，所以生命有问题，见证的光也不清楚了，灯台被挪去了。召会乃是在这种景况下荒凉的。因着这是第一封书信，所以里面所提的光景，乃是荒凉的开始，也是荒凉的一个原因。这个开始，这个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因此，得胜者就是在召会极其荒凉时，仍一直守住向着主的爱的人。

不只世界、名利、地位，能叫我们失去对主的爱，即使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手中的事奉、工作，也都能叫我们失去向着主的爱。若是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个工作，并不是从对主的爱里作出来的，或说在那个工作的过程里，失去了对主爱的交通。请记住，我们已经是个失败的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我们和主之间爱的故事。

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里面爱主。因着有那个新鲜的爱，我们福音的工作，并没有代替主的地位。你所以建立召会，因为你里头有个爱的交通；你所以那样治理召会，也是因为你里面和主之间，有个爱的故事。因此，你是在对主的爱里，治理祂的召会；是在那个爱里，传讲真理给圣徒们听，叫他们得造就。一切的工作、事奉，都应该从对主的那个爱产生出来的。

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是不爱主却还可以为主作工。有位弟兄曾警告我们，不要把事奉职业化。什么时候你会把事奉职业化呢？就是你失去向着主起初的爱时。一个奶妈喂养孩子，那是职业的；但一个母亲喂养她的孩子，不是职业的，而是一个爱的故事。你我今天传福音，仅仅是个责任么？如果是，你我就已经堕落了。这不是责任的问题，乃是一个爱的问题。

每天早晨，我们都必须在爱里与主有交通，有爱的感觉，对祂有新婚的爱情，在祂面前有更新的奉献，有新的归向。我们要对祂说，“主，我爱你象我头一天爱你一样，我和你之间象新婚一样。”这就是耶利米书所说，新婚的爱情。在以弗所这封书信里，说到失去起初的爱；正如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失去了他们与主之间那新婚的爱情。你我今天在荒凉中要作得胜者，就必须维持向着主新鲜的爱。我们必须天天对主说，“主啊，我和你之间就如新婚一样；主，我对你有新的心情，向着你有新的愿望，在你面前有新的归向，对于你也有新的享受、新的认识。”然后从这个爱里，会激发出一个工作，这就是林后五章十四节所说，基督的爱困迫我们。

长老们治理召会时，因着里面有一个爱的困迫，所以无法不将一切摆给圣徒们。我们若不是这样为着祂的召会，祂的心就不会喜悦。神最喜悦的事，乃是祂的召会能得着建立；神最宝爱的，乃是祂的召会。所以因着爱祂，体贴祂的心肠，我们就愿意为着祂的召会牺牲一切。这就是成为得胜者的头一个条件。

我们都要扪心自问，你我今天作工是职业化么？你我今天治理召会，仅仅是因着责任么？你我今天服事召会，仅仅是一件殷勤的事么？如果是这样，你我就完全了了。我们应当让人碰着我们时，感觉我们对主有一个新鲜的爱；叫人碰着我们时，感觉我们这个人尝到主爱的。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样生活，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因为爱主；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样为着召会，为着罪人，为着主的道路，一点不是什么别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对主的爱。是主的可爱，深深地摸着我们、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怨言，没有贪图。我们一切的劳苦，一切的行动，都是从这个爱里出来的。

这种情形别人能感觉得出来，我们自己更能知道。你若是这样，每一次当你在那里讲道时，或是你走在路上思想主时，你都不大会觉得祂是你的主；你会觉得祂是最可爱的一位，祂和你之间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许多时候你能在主面前，有一种祷告，不是求告的祷告，而是一种两者之间爱情的商量。你能对祂说，“主，我喜欢这样，你怎样说？我愿意知道你所喜欢的，不是你的命令，乃是你的心情，我愿意活在你的心情里。我不是要你发命令，我要懂得你的心情。主，我爱你。”每一个主的仆人，都该是主的情人。一个事奉主的人，若是没有达到雅歌中那个书拉密女的地位，这个人就有问题。所以，得胜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对主有新鲜的爱，向着主有起初的爱。然而，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形，最容易叫我们失去主的爱，并且叫我们失去了还不自觉，那就是当我们工作蒙祝福时，或者当我们成为基督教中的名传道人时，那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刻。那能叫我们宝贵地位，宝贵蒙祝福的工作，过于主的自己，而失去了我们与主之间爱的交通。今天许多有名的布道家，就是落在这个陷阱里，不能自拔。

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作一个为主作工的人，要作一个爱主的人；不要作一个有名望的人，要作一个爱主的人；不要作一个工作有果效的人，要作一个爱主的人。在我们的事奉、工作和聚会中，都该满了一种新鲜的味道，就是众童女都爱祂。人一碰到那个味道，就知道那是正常的光景，否则就有问题，那是以弗所荒凉的光景。执事们在执事室里值班，都该给人一种感觉，这里有爱，有对基督的爱。执事室若仅仅让人感觉，这里井然有序，什么都殷勤、周到，那最多不过是个办公的所在。执事室应该有爱，执事室应该是爱情的所在。我们应当在执事室里让人碰着基督的爱，碰着圣徒对基督的爱。在我们一切的事奉里，都该让人摸着爱，而有对主新鲜的爱。

第二封书信是写给士每拿召会的。我们都知道主在那里没有责备，反而有称赞；但主也给士每拿一个得胜的呼召，一个得胜的命令，要她至死忠信。这就是说，要因着爱祂的缘故，连性命都不顾。人所以不忠信，是因有自己利害的冲突。你把自己的利害关系一摆下，你就能忠信了。与人最有利害关系的，就是人的生命。你能不顾你的性命，你就很难不忠信。青年弟兄姊妹，必须在这里特别留意，因为在许多事上，你们还没有学这个忠信的功课。不要说至死忠信，你们有的人连睡眠都不肯牺牲一点。当事情交在你们手中时，就要显出你们是否忠信。

一个人在事奉的事上，忠信到什么地步，就可以看出他对主的爱到什么地步。你爱祂到什么地步，就会忠信到什么地步。以母亲对待孩子的事例来看，作母亲的实在有忠信。若是我们中间有位姊妹，在事奉主的事上，能象母亲照顾孩子那么忠信，我想她在我们中间，就是最忠信的人。所以，这第二个呼召，忠信的呼召，乃是根据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得胜的条件，是根据第一个得胜的条件，没有爱就没有忠信。

第三封书信，是写给别迦摩召会的。在别迦摩的召会中，有了巴兰的教训，还有尼哥拉党的教训。启示录所说别迦摩召会中的那些情形，到了第四世纪初康士坦丁接纳基督教为国教时，就完全应验了。巴兰的教训，一面是叫人拜偶像，一面是为要得利；尼哥拉党的教训，是用组织管辖别人。当那些教训进到召会中时，主就有一个命令，要人作得胜者，就是不接受巴兰的教训，也不接受尼哥拉党的教训。这意思是，一切的教训，要和偶像、利益、组织绝对没有关系，要脱尽出乎人的教训，和出乎人的组织。



这一个得胜的条件，和第一个条件不同。第一个条件是要恢复该有的，这第三个得胜的条件，是要脱离当初所没有的。主在这里并没有提起罪恶、世界的问题，乃是提起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党的教训。在召会荒凉的时候，要作得胜者，就不能有分于那些出乎人的教训，和出乎人的组织。在第一个呼召里，所应许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到了第三个呼召，所应许的乃是隐藏的吗哪。这就是说，到了第三个呼召时，得胜者的条件更深了，应许也更亲密了。隐藏的吗哪，是指着隐藏的基督说的。

吗哪是基督作神子民的粮食，就是神的基督作粮食，作生命；但隐藏的吗哪，不是一班活在神之外的人所能享受的，乃是一班活在至圣所里，活在神面前的人才能享受的。生命树的果子是公开的，是一般的；但隐藏的吗哪是隐密的，是特别的。生命树的果子是指基督作人的生命，隐藏的吗哪是指基督作人的食物，两者在用处上是一样；但在人的享受上却有分别。有的人享受基督，象享受生命树的果子一样；有的人享受基督，象享受隐藏的吗哪；那种享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当召会里满了巴兰的教训，满了尼哥拉党的教训，满了出乎人意的教训，满了出乎人意的组织，你若能不接受这些，拒绝这些，脱离这些，而站在主这边，维持主的见证，你就能经历基督象隐藏的吗哪。你不仅能得着基督作生命的供应，并且那个供应的味道，是隐藏的吗哪，是别人所不认识的；别人所没有摸着的基督给你经历了，别人所没有尝到的基督给你享受了。今天整个基督教，都在巴兰的教训里，都在尼哥拉党的教训里；有偶像、财利，也有地位、霸权，却没有基督给人享受，更没有隐藏的吗哪。所以，今天人若是拒绝那些出乎人的教训、组织，在神面前作个隐藏的人，就能享受并经历隐藏的基督。我们不愿意登广告，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是何等愿意一生事奉主，而不让人知道。我们不愿在基督教的名声、组织以及伟大的范围里。

若是你想要有一点名声，那就是尼哥拉党的思想。有人曾经用很动听的话劝我们，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作法，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就更有地位，更有名望，工作更有果效。这些话是很动听的，我们若是巴兰，这些话就定规象钓鱼的饵一样，把我们钩走了。

我头一年出来事奉主时，一个老牧师曾劝我说，“你这样作是不行的。你若照我的话去作，你定规会成为一个名布道家。”请记住，那是巴兰的路，也是尼哥拉党的路。你要名声么？你要地位么？你要人把你看作首领么？我告诉你，得胜者于你就无分无关；隐藏的吗哪你尝不到，摸不着，并且经历不到。

最叫我们觉得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作的和我们这个人，让人知道了。别迦摩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你什么时候想要高，就是与世界联结了。你稍微和世界联结，你就成了一个出名的人物，你的工作也定规是个高塔，你所在的召会也必是一座高塔。我为所有的青年人担心，我承认他们爱主，也蒙主呼召，但他们今天所走的路，令人担心。我不敢说那是走了巴兰的路，但我怕那是联婚的路。要作基督教里的名布道家，要作基督教里有地位的人物，要他的工作在基督教里能闻名，要他所作的成为一座高塔，这些都在别迦摩的范围里。

求主怜悯我们，若是可能，最好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作的，不要给人知道；若是可能，不要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永远不要走那条路。我们在这里一直要学习一件事，越隐藏越好。何等盼望有我们这个人，而没有我们这个名；何等盼望有这个工作，而没有闻名的事。我们若是要世界的名声，我们若是要得高塔，要那些联婚的事，我们就不能享受隐藏的基督，就不能在神的面前享受隐藏的吗哪。这就是第三个呼召的命令，也就是第三个呼召的条件。

## 要脱离耶洗别的教训

到了第四封写给推雅推喇召会的书信，罗马天主教就出来了。其中满了偶像、淫乱并撒但深奥之事。从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我们能看见，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属灵上，罗马天主教里都是满了偶像，满了淫乱的事，也实在是满了撒但深奥之事。恐怕撒但在地上，不能再找着第二个地方，象罗马天主教那样，把他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罗马天主教是接触不得的，那些偶像、淫乱、异端的思想，我们无法说尽；但我们要作得胜者，罗马天主教里的那些情形就必须脱干净。再者，说到推雅推喇召会，乃是重在权柄的问题。罗马天主教在地上有了地位，在神面前就失去了权柄；所以凡脱离罗马天主教，拒绝罗马天主教里这些东西的人，就能从神手里接受权柄。

在这样荒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我们该离开主以外的东西，凡是罗马天主教的都要离开；要回到对主起初的爱。若是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基督作生命，同时还能从主手里得着权柄。这个权柄从预言说，是指将来和主同掌王权；从事实上说，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今天就有属灵的权柄。

第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要作得胜者基本的条件，乃是要脱离堕落的罗马天主教所带进来一切属世界的东西。那些属世界的东西，用属灵的话说，不外乎偶像和淫乱。偶像的原则，是要神以外的东西；淫乱的原则，是和神以外的东西有了联结。所以，要作得胜者，就必须脱离这些，脱离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回到主这里来，单纯地向着主；这样，就能在主里得享主的生命，也能有主的权柄。到了第五封书信，主对撒狄召会所说的，并没有别迦摩召会、推雅推喇召会书信里所定罪的。然而撒狄的难处，就是非常软弱，并且这软弱变作她的污秽。

为什么软弱会成为污秽，因为软弱乃是死亡的先声；软弱达到极点就是死亡。所以千万不要体恤软弱。而死亡在神面前是最污秽的。在旧约里，人若犯罪，献祭就可以；惟独摸了死尸，摸着死的东西，就受了玷污，必须隔离七天才算洁净。认真说，罪恶还不一定是玷污，罪恶是违反神律法的问题；死才是个玷污。在神面前最肮脏的就是死，而死的前身就是软弱，软弱乃是死亡的征兆。在神眼中，软弱就是死亡。在撒狄召会中好象什么都有，却什么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件是完成的。

有时，在擘饼聚会中，我们很容易觉得撒狄的味道；唱诗歌不强，祷告不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有时在交通聚会中，我们也感觉到撒狄的气味；见证不强，甚至末了的报告也是软弱的。撒狄没有偶像，没有尼哥拉党的教训，没有淫乱，没有深奥之事，这些统统没有，但撒狄所有的却是软弱。撒狄什么都有，却什么都软弱；有擘饼聚会，但很软弱；有祷告聚会，但很软弱；有讲台信息，但很软弱；有福音，但很软弱。什么都是软弱的，缺乏生气，缺乏生命的能力，缺乏新鲜，缺乏强烈的光；这就是撒狄。

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强的、活的、明亮、新鲜的人。你碰着他时，总感觉这人是新鲜的，是活泼的；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当人都下沉时，他还在那里；人都爬不起来时，他也还在那里；他一开口就是活的、明亮、新鲜、刚强的。甚至他起来提一首诗歌，都是刚强的；他在聚会中祷告，也是刚强的。人在他身上所摸着的，不是死的、软弱的，而是活的、生命的，是充分的，不是残缺的；这就是得胜者的第五个条件。

我们不能紧紧抓住所谓的立场、道路、真理，乃要活而新鲜，并且刚强。我们所最该注意的，不是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中，作最对的事，里面却满了死亡，而是要点活人，使人里面刚强。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作个活的人；这就是撒狄召会里的得胜者。

第六封是写给非拉铁非的书信。“非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在这封信里，主说，“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这就是在爱里守住主的名和主的话，并且他们的光景，能从一件事中表现出来，就是爱弟兄。得胜者是爱弟兄的；这个爱弟兄的爱，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有着重的说明。我们爱弟兄的爱，不是人天然情感的爱，乃是纯洁的爱；这就是非拉铁非的弟兄相爱。

末了，第七封书信是写给老底嘉召会的。老底嘉的难处是不冷不热，自满自足。当我们以为自己够了，可以了，我们就已经落到一个自满的境地。我们一自满，基督就出去了。不仅如此，我们的不冷不热，也会叫基督出去。主说，在这个时候，祂乃是站在门外。这个门不是个人的门，乃是团体的门，是召会的门。基督在老底嘉召会的外面，不在老底嘉召会里面。我们要在召会荒凉的情形中作得胜者，就必须绝对地厌恶老底嘉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若是我们因着有真理的亮光和工作的祝福，就满足了，那我们就是在老底嘉的光景里。真理的亮光和工作的祝福，都不能代替主，反而可能顶撞主。若是这些抓住了我们，叫我们满足，主就被关在门外了。

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寻求祂自己；不是宝爱主的工作，不是宝爱主的真理，乃是享受主的自己。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向祂买火炼的金子，又买白衣穿上，并且买眼药擦自己的眼睛。我们若听见祂的声音就开门，祂就要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和祂一同作席，祂享受我们，我们也享受祂。

后三封书信的应许，完全是关乎到与主同在。给撒狄的应许是说，“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是在主面前的事。给非拉铁非的应许是说，“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这是与主同在的事。给老底嘉的应许是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也是与主同在的事。启示录这七封书信，应分为前三后四；但按祝福说，后三封书信是一类。前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召会荒凉的根源，乃是因着失去了对主的爱，以致落到一个地步，不仅从主面前离开了，并且满了属世界的东西，而有了推雅推喇的光景，就是罗马天主教。所以，后三封书信乃是说到恢复的光景。我们必须离开主以外的东西；凡是罗马天主教的都要离开，好回到对主起初的爱。

这七封书信，开头是讲到主的爱，末了讲到爱的交通。归纳这七封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不管召会怎样荒凉，不管临到我们身上的是好是坏，我们里面都只该单纯地爱主，单纯地要主。凡是主以外的，不仅是偶像、异端等类的事我们不要，即使是主的祝福，我们都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只有主自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只该要祂、爱祂、亲近祂，学习活在祂面前，享受祂作生命树的果子，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让祂作我们里面的粮食，使我们在极弱、将残、死沉的撒狄里，能作一个活而刚强的人，爱弟兄，爱召会，并且能有真实的见证。前面这七点合起来，就是我们在召会荒凉中，该有的态度、条件和光景。

当我们读这些书信时，千万不要当作道理来读，乃要读到自己身上，来查核自己，审判自己。写这七封书信的主，祂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象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从祂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祂对得胜者的呼召，都可以说是审判。各地召会在主面前，都要服在祂宝座跟前，披麻蒙灰、忧伤、禁食，并且要祷告，要对主说，“即使大体信徒都失败了，我们也要成为少数的利未人，抬着约柜往前去。”

## 第八篇 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从召会在地上产生那天起，召会一面得到各种便利，一面也受到许多难为。我们对召会的过程要有透彻的认识，就必须透彻地清楚召会所得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我们若不认识这一个，就很难明白召会在地上的过程；因为这一切都和召会在地上的过程有绝对的关系。仔细分析召会在地上的遭遇，我们不难发现，召会一面得便利，一面受难为；这个便利和难为，都是出于同样的源头；这源头就是召会在地上，所遇到人类中间的故事。这些不只是历史，也是今天实际的情形；这些不只是教训，也是对我们的警戒。

召会既是从人类中间出来的，也是在人类中间，就无法与人类脱离关系。召会出于人类，如利百加所预表的；召会在人类中间，如亚西纳所预表的。不仅如此，召会的扩展、长大，都是在人类中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召会好象“寄生”在人类中间。如果没有人类，就没有召会；若是把人类毁坏，召会也不得生存。所以，召会和人类的关系太深、太密切、也太微妙了。召会原本就存在于人类中间，虽然召会从人类中蒙召出来，但在过程里，神还把召会留在人类中间。所以，我们要明了召会在人类中间，所遇到的便利和难为，就必须研究人类中间的故事。

人类的历史可以归纳为宗教、文化和政治；这三大项就是人类的故事。其他如教育、艺术、体育等，当然也包括在文化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西方民族的历史，乃是希伯来宗教，加上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三者汇流在一起，成功了今日西方的文化，也成了西方人类的故事。东方文化虽不是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的汇流，但东方文化本身，或多或少也脱不了宗教、文化和政治三者，况且后来多少也受了西方的影响。

召会产生时，正逢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有一件事很奇妙，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十字架上的标示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拉丁文）和希利尼文（希腊文），三种语文写的。这指明主耶稣在地上所面对的，是希伯来宗教（犹太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三项汇流的时代。当时犹太教已经相当成形，并且根植在犹太人中间；同时，因着犹太人分散各地，他们在各地都设立犹太会堂，并在会堂里宣读旧约圣经，有时也有外邦人去听。所以，当时犹太教已经深植、普及在地中海四周。

另一面，在主死而复活，召会产生时，希腊文化就已普及于地中海四周。二千年前的地中海四周，乃是人类繁居的地方，好比人类的内湖。整个人类的文化，就围绕在这内湖的周围。那时新大陆还没被发现，北欧是蛮荒之地；东半球亚洲东部，是另一个天下。若是把中国撇开，其他的人类，都以地中海为内湖。北岸有欧洲，南边有非洲，东边有亚洲西部，虽然欧、亚、非三洲的人，无论在语言、文化上都非常复杂，但是到了召会产生时，他们都接受了希腊文化。

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文化是随着水走的；先是随着河流，然后转于海，再后转于洋。那时没有洋的文化，只有海的文化，就是地中海的文化。当时地中海周围的民族，不知有多少种语言；然而，就在这种语言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希腊文化普及各地。所以新约圣经，虽然大部分出于作使徒的犹太人，但所用的文字，却不是希伯来文，乃是希腊文。因为地中海周围的各族，已经接受希腊文化，都懂得希腊文。



此外，罗马帝国到召会产生时，其政权也达于地中海四周。几乎可以说，凡有犹太教的地方，凡有希腊文化的地方，就有罗马帝国的政权。所以那时人类的文化，就是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三项的汇流。我们若是把这三项东西，从当时的人类中间挪去，他们就和野兽差不多。人类在那时所以和万物有别，就在于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三项，带给召会相当的便利；这个便利实在是神的作为，是神预先的准备。

召会几乎可以说是从犹太教出来的，至少召会的第一班人，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召会所读的圣经，旧约占一大部分；旧约就是犹太教的经典。犹太教所信仰、敬拜的那位神，一点不差就是召会今天所信仰、敬拜的这位神。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召会初期的人，对于神的认识，大部分是从犹太教得来的。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们所得的启示，也是从旧约圣经的启示得来的。这本旧约圣经，原是握在犹太教手中。从这一面说，犹太教实在给了召会极大的便利。

主耶稣当初在地上的工作，也许只有百分之一是在外邦人的境域里，对着外邦人；有百分之九十九，却是在犹太教里，对着犹太人。产生召会的“马槽”，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教的圣殿；圣殿是召会产生的地方。行传一章中那一百二十人，虽是在所住的一间楼房祷告，得着圣灵的浇灌；但他们当时的聚会，却是在犹太教的圣殿里。如果犹太教不逼迫召会，我们实在得承认，犹太教曾给召会莫大的便利。

当时使徒们传福音，都是在犹太教的会堂里；他们既不必盖会所，也不必预备凳子。保罗出门传福音，就是过了亚洲，到欧洲马其顿的腓立比，在安息日来到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这些都是犹太教所给予的便利。并且那时，旧约圣经已经翻作希腊文，就是所谓的七十士希腊文译本，不仅犹太人读，连懂得希腊文的外邦人也读。所以保罗不必宣传，不必印圣经，只要一进会堂，一读圣经，大家都能懂得。我们今天到一个新开荒的地方，常常碰见很多的艰难；然而当初使徒们到各地去，因着有犹太教作桥梁，作媒介，实在得到很大的便利。

希腊文化带给召会最大的帮助，就是语言的统一。二十多年前，我们刚出来事奉主，就遇到言语不统一的难处。山东人到了上海，语言不通，讲道、祷告，大家彼此不懂，甚至到店铺买东西，也不容易沟通。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个情形完全改观，到处都可以讲华语，连香港也是如此。南洋很多华侨，现在七成以上可以讲华语，有些老年人虽然不能讲，至少也能听。这对我们传福音，实在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的话语虽然不同，有不同的方言，但文字毕竟还是一样。属于同文同种，尚且还有这样的难处，何况使徒时代，若是文字、语言都不同，福音就更难传出去了。

感谢主，祂作了预备的工作。在召会产生以前，希腊的文字和语言，已经遍及地中海周围；所以连使徒们写新约，也不得不舍弃希伯来文，而用希腊文。希腊文是地中海各民族统一的语言，这对于召会乃是个莫大的便利。我们实在要承认，希腊文是一种极其完美的文字，最合式圣灵用来发挥其真理；以希腊文写新约，比希伯来文更为适宜。当初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各地召会之所以能那样容易地兴起，是在于圣灵的能力，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希腊文所占的地位。

从犹太民族的立场来看，罗马政治实在是个烦恼；但从召会扩展的立场来看，罗马政治实在是一个大的帮助。罗马政治所带给召会的便利有以下三点。

如果在治安不好的情形下，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罗马政治的铁腕政策，为使徒们维持了很广大且安全的治安范围。整个地中海周围，都在统一的治安之下，所以人旅行相当安全，少有遭遇杀害的事。使徒们无论到亚西亚、罗马、西班牙或是非洲传福音，都是安全的，因为整个地中海是在统一的治安之下，使他们能顺利地传福音。否则，以犹太国那样小的国家，召会实在没有办法普及到广大的罗马帝国。若是没有罗马政治，以人的眼光来看，召会只能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最多扩展到撒玛利亚，如何能到地极呢？召会之所以能很快地普及于地中海四周，不能不归功于罗马政治。

罗马帝国为着军运的缘故，不仅注重海中的航运，也注重陆上的交通。他们建造了许多通道、大路，有的可以从亚西亚一直通到罗马，这些道路带给当时旅行的人极大的方便。所以，使徒保罗能在距今两千年前，三、四次旅行到远方，再从外国回来，这不能不归功于罗马政治。

今天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国家，都必须有护照。当时在地中海四周的民族那样多，却都隶属于罗马帝国，所以一切通行方便，并且也受到保护。行传二十二章，当保罗在申诉时，说到他是一个罗马人，官长就只得好好照顾他，这也是罗马帝国所带给他的方便。

所以犹太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三项带给召会很大的便利。在五旬节圣灵尚未降下之先，神在这三方面已经作了许多准备的工作，这三方面是人类文化的集大成。这个文化，作为神在时期满足时，在地上设立召会最便利的工具。召会能那样快速地传到各处，就因有这些便利。两千年来，神的手一直在管制这些事。

犹太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带给召会便利，也带给召会难为。我们无法回答，也难以估计到底是便利多，还是难为重？我相信，难为是大过便利的。你们或许会怀疑，神为什么如此行？我们必须看见，神就是在此彰显祂的智慧。犹太宗教给召会的难为召会固然产生于犹太教，但召会开头所遭受的逼迫，都是从犹太教来的。

撒但借着犹太教所产生的逼迫，既然不能消灭召会，撒但就把犹太教的传统和内容，带进召会，调到召会里。这样，就使召会失去其性质，而成为一种混合、混杂。新约很多书信里的教训，有相当多是出于圣灵，为着对付犹太教，譬如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希伯来书等。

犹太教给召会的难为，不是逼迫，就是混合；不是杀害，就是混乱。直到今天，召会受宗教难为的原则仍然存在。在人类中间，宗教观念给召会很大的便利，也是传福音的帮助。然而，召会所受的逼迫，也常常是从宗教来的。当逼迫不能成功时，撒但就转变手腕，要把宗教的东西带进召会，也把召会带进宗教里。

所以，宗教对于召会，是一个大的便利，也是一个大的难处。宗教先是逼迫、反对，后是混合、扰乱。我担心许多圣徒，至今仍有宗教观念。比方人头脑里，对会所建筑的形式，常常满了宗教观念，以为礼拜堂要怎样建造才好，里面的窗户、天花板，要窄窄、高高的，要有光又不太亮，使人一进去就肃然起敬；此外，还需要有管风琴等。这就是宗教的观念。我们真不知自己有多少宗教观念。人如果没有宗教观念，你很难对他讲论神的事；然而，这种宗教观念所给的便利，往往成为召会更大的难处。

许多弟兄姊妹虽然得救，但还没有把所谓的宗教观念打掉。那些敌挡主和使徒们的，不是无神论者，而是犹太教的人。对于召会的难为，大部分是出于犹太教的人，而不是出于外邦人。主在约翰十六章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事奉神。”那是指犹太教逼迫使徒们说的。两千年来的召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这事。盖恩夫人、本仁约翰、路德马丁，都是受到信主之人的难为。这些难为，对于召会并不能说是亏损。难为和亏损不同，这是神的智慧；因为惟有如此，召会才不至失去她的性质。

我们要认识，在初期传福音时，可以利用人宗教观念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后来就应该离开宗教思想的影响。撒但所作厉害的工作，就是开头时，利用宗教敬虔的思想，让犹太教侵入召会；保罗所遭遇的难为就是这个。今天也是这样。人里面天然的宗教观念、天然的敬虔思想，谁不称义？谁都要说好。但是当我们把宗教的敬虔，带到召会里，这就相当于将西乃山出于圣善的律法，带到召会里，结果就带进了难处。宗教的观念是应该关在召会之外的。

召会和宗教在外表上很相近，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犹太教的原则是外面的规条；召会的原则，却是里面生命的引导、生命的故事。高高的教堂，悠扬的音乐，能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人天然敬虔的观念，这个就是宗教。然而，我们可以在荒野聚会，而不在于建筑，不在乎音乐；因为召会是在于里面的生命，不在于外面的一切。

宗教带给召会的逼迫并不可怕，宗教所给召会的混杂才可怕；犹太教给召会的杀害并不可怕，犹太教给召会的混合才可怕。宗教给召会的危机，是在行传十五章和二十二章。直到今天，你我里面还有原来天然宗教的东西。

有些地方的召会很难扩展，原因就是那里圣徒的宗教观念太深；这是召会最大的难处。召会不怕宗教的逼迫，而怕宗教的混合。我们要看见，召会是从基督产生出来的，其性质就是基督。召会也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一切属世的元素，不能调到召会里来。两千年来，撒但最诡诈的工作，就是要把属人的一切，打进召会。召会所以变成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因为宗教的内容，包括犹太教和外邦宗教的事物，被带进了召会。今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实在是一个大巴比伦；这是撒但的诡计。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无法说，我们已脱离干净了；这是召会所受隐藏的遗毒，但表面上却并不太明显。

这些话不是对别人说的，而是要应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还有许多不是出乎基督的、生命的，而是出乎天然的敬虔，我们就常会被撒但利用，作危害召会的工作。即使是保罗，也都有弄不清楚的时候，幸亏有神的保守，才免去了对召会的危害。宗教起初给召会一点便利，最后却给召会莫大的危害；然而神能保守召会，在这个夹缝中经过。不论是宗教、文化或政治，凡在地上的事，对召会的影响，原则都是先给召会便利，后给召会难为。召会是非常纯洁的，其中只能有出乎基督的，为着基督的，也就是基督自己。凡不是这样的，都是在基督之外，都不属于召会。

## 第九篇 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初期召会在地上发展的时候，一面遇到了希伯来宗教的混合，同时也遇到了希腊文化的混合。这两种混合，对于当时的召会都是致命之伤，影响非常严重。希腊哲学在人类文化中，可说是最广泛、最高深的哲学，特别是把人生的意义和敬拜鬼神的事，合在一起探讨。换句话说，希腊哲学就是把人生和宗教联在一起。中国的圣人，如孔子、孟子，他们的哲学，严格来说，只重在人生，几乎没有涉及宗教思想。

人把孔子的教训列为宗教之一，乃是错误的；因为敬拜神的事，才叫作宗教。以此观点来看，中国儒家的哲学离宗教的立场尚远。希腊哲学则不然，它乃是将人生和宗教联在一起。不仅如此，希腊哲学不但有自己的产品，甚且将其他民族里的学说和理论，如埃及、波斯、巴比伦甚至印度的文化哲学都拿来，融化、调和，造作成希腊文化。

希腊人有一种特性，就是只要地上有任何新的学术，他们就拿来研究，然后加进别的民族及自己的论点，最后融成希腊的哲学。因此可以说，希腊哲学是集当时世界大成的哲学，对当初召会的影响相当厉害。

希腊哲学一面讲到人生，论到如何作人；一面讲到宗教，说到如何敬拜神。圣经中的真理，固然注重人对神的关系，但也有不少是关乎作人的；所以表面上，希腊文化与圣经真理很相似，因此很容易混合。正因着这缘故，希腊哲学便不知不觉被带进了召会；那时不仅外邦人，甚至连犹太人在内，都受了希腊哲学的熏陶和影响。

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得救前深受孔子的熏陶，得救后也难免把孔子之道带进来。因为孔子的思想，譬如宽恕、爱人等教训，与圣经所讲论的相似。所以当时好些有希腊哲学根底的人，他们听见福音，并且接受了基督，加入了召会；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蒙拯救，自然而然就把希腊哲学的观念，带进了召会。从召会历史我们看见，有些所谓智慧派的人，他们将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的许多事物，合在一起研究，因而下了一个断案，说，“宇宙中有两位神，一位是低级的神，一位是高级的神。”低级的神是犹太教旧约所敬拜的神，所有黑暗的、物质的事物，都是低级的神创造的；而所有光明的、属灵的事物，都是高级的神创造的。他们把这一类的哲学思想，带进召会，同时也带进了许多其他的规条。保罗写歌罗西书，就是针对在召会中希腊哲学的混合，以对付智慧派的问题，如二章八节所说，“世上的蒙学”所指明的。二十三节说，“这些事在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确有智慧之名，但在克制肉体的放纵上，却是毫无价值。”这是说到希腊哲学进到召会中，所引起的搅扰。

在使徒的书信中，有些是对付犹太宗教的，如加拉太书；有些是对付希腊哲学，如歌罗西书。使徒在加拉太书里陈明：圣灵顶替肉体，基督顶替律法。使徒在歌罗西书中，以召会的元首基督，赶走希腊哲学。歌罗西书也提到敬拜天使的问题，那是希腊哲学所带进来的。他们认为高超的神，是人无法直接敬拜

的，人不能与神直接交通，必须经过天使的层次，有等次、次序的问题，并且人只能直接敬拜天使。这和今日天主教的思想一样。然而无论任何说法、任何哲学，只要离开基督，就不过是人间的蒙学而已，并不是出于神的启示。使徒无论是对付犹太教，或对付希腊哲学，都是用基督。



弟兄姊妹需要看见一个大原则，就是人类中间的故事，如宗教、文学、哲学等，很容易混到召会中间。使徒当初如何用基督，赶走人类中间的哲学和宗教，我们今天也得守住这个原则。宗教一进入召会，哲学一进入召会，基督就失去地位。召会乃是基督的器皿，乃是为着盛装基督，不是为着宗教，也不是为着哲学。二千年来，撒但破坏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无论召会在哪个民族，撒但都非常的诡诈，要把那个民族最好的哲学，塞进召会里面。

我们都得承认，以作人来说，孔子的教训实在是好，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常，使得中国这民族能维系到现在。虽然中国在许多地方仍是落后的，但还能生存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孔子。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应该尊敬孔子，也该为此感谢主；但是孔子的教训，和属灵的事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召会里只有基督，不只敬拜神是基督，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该是基督。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混乱了，在福音刚传到中国时，就因为亮光不够，常常有混杂的情形，把孔子的教训混杂到圣经的真理里。这对于召会，不是益处，反而是亏损，是阻碍和打扰。

譬如在教导孩子的事上，在孩子尚未得救以前，你可能会引用圣经的话教导他，要孝敬父母，要谦卑，要爱人如己等；这和孔子的教训，原则上没有两样。孩子尚未得救，没有基督的生命，是需要这些一般作人的道理，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的教训。当他还没得着基督的生命时，以作人的道理教导他是必需的，否则他就要变成野人了。等到有一天，他得救了，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这时你就要用圣经的话，真实地帮助他得着光照，看见自己是如何败坏，基督是如何活在他里面。

然后，再引圣经的话，带领他活在基督里，随着基督的生命爱神、爱人，使他明白一切不在乎人的作为，乃在乎基督。这就和孔子的教训不同，这乃是召会的教训。无论是孔子、孟子或王阳明的教训，都是叫人明明德，为要启发人里面的内心之明，所以完全是为着作人的。这虽然好，却是在基督之外的，并没有基督。作人是应该好好遵守道德伦常，但召会不仅守道德伦常而已，召会所是、所有的，比这个还要高超；不仅要有道德伦常，还要有基督。召会的道德伦常是出乎神的，不是出乎人的；凡不是基督的，凡会取代基督的，即使是最好的，也不能带进召会。

召会只能接受一个思想、一个教训，那就是基督。除此之外，任何思想或教训，召会都不能接受。在一般作人那一面，历代圣贤所留下来美好的教训，我们要绝对地接受；但在召会的立场上，那些都得关在召会门外。我们在讲台上所讲的，只能是基督；即便是所谓好的，甚至不抵触基督的，都不能带到召会里。若是带进召会，召会必要受亏损；因为凡不是基督的，都会减少基督在召会中的成分。我担心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没有多少感觉。凡是在神面前摸着召会感觉的人，对于把不是身体的东西，带进身体里，都会感觉相当严重。我们若将不是基督的东西，带到召会里，即使那是最好的，真理方面也没有错误，对召会来说，仍是亏损。召会是基督，不是犹太教，不是希腊哲学，也不是智慧派的教训。所以使徒对付这些“外国东西”，都是把基督摆出来。有许多人将他们的老观念带进召会，并且加上圣经的糖衣，这的确非常隐藏。这个隐藏的祸患是很危险的，也是撒但厉害的工具；实在说，就是撒但将毒害的细菌放到召会里。

千万不要认为，那只是召会历史里的事。我们要问问自己，对召会的观念，是天上的样式，还是自己里头的样子？如果召会是你里头的样子，那就是希腊哲学。我们务必省察，我们将多少希腊哲学，带进了召会？请原谅我说，难得有人是干净的。曾有人向我建议，召会该如何如何。我知道那些观念是出于巴比伦、埃及和波斯的，但我仍然回答他：“你认为召会该怎样呢？”于是他建议，召会该办孤儿院、养老院，救济穷苦人；长老们该在散会后，站在门口和众弟兄握手等。这些提议我们该不该接受呢？首先，我们要问，这些提议是从什么源头来的？许多时候，这些提议的源头，乃是从波斯、希腊来的，不是从新耶路撒冷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来的；这些提议并不带进基督。

不错，召会应该顾到孤老贫穷，弟兄们也应该彼此相爱，然而那个源头，必须是出乎基督的；这是个很大的不同。有时弟兄姊妹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对于负责弟兄，有些非正面的看法。我就反问，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能只凭表面来解决，而是要问这些话的源头是什么。是天上来的异象呢，还是希腊的哲学？两者之间是天壤之别。难处在于我们不会分辨那个源头。

我承认以作人来说，中国的圣贤之道足已够用。如王阳明那等有修养的人，许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赶得上他。他的修为、行事、克己、准确，都是一丝不苟。况且他也指明，修养应该从内心出发，外面的行为若非从内心发出，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如果你里面对基督没有清楚的认识，骤然读他的书，你可能选择不要圣经；或者你可能把孔子、王阳明的学说，加进圣经里，成为第六十七卷书。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分别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天然的、旧造的，什么是新造的。

召会是出乎神的，是神所造的，完全是为着基督自己。召会不能要别的，召会只能要基督。凡属人的东西，即使再好，也不能摆到召会里。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乃是源头神，和性质基督的问题。在召会的历程中，因着有人将人类最好的文化，最好的东西带到召会里，使召会受到了莫大的难为和亏损。

凡是有天上异象的人，里面蒙了天上光照的人，不能不承认这个混杂，乃是召会一个隐藏的祸患。在召会初期的时候，罗马帝国在治安、交通和通行上，实在给当日福音的传扬极大的方便，对于建立召会有很大的帮助。然而没有多久，罗马帝国就起来逼迫召会，不知有多少基督徒惨遭杀害。到一个地步，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官长，上奏该撒说，越杀基督徒，他们扩展得越厉害。也有史学家提到，当时实在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再杀，整个罗马城的人口就会变得非常稀少。罗马帝国立定法律，逼迫并杀害基督徒，甚至屠杀他们，有时是成批地杀害；然而他们越逼迫杀害，信主的人就越多。在召会历史里，罗马帝国曾兴起十次大的逼迫，被杀害逼迫的基督徒不计其数。

等到第四世纪初康士坦丁即位后，就改变作风，使罗马帝国和召会联合。这样一来，许多罗马帝国的东西就进入召会；许多召会的东西，也进入罗马帝国。这是召会和罗马帝国非法的结合。召会对基督既如贞洁的新妇，她与罗马帝国的联合，在神看就是属灵的淫乱，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别迦摩召会。二千年来，召会一直面临这样的难处，倾向于与政治混合。康士坦丁登位不久，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直到今天，连更正教在这点上，也没有脱离干净。路德马丁改教，并没有把召会从政治里改出来；反而他所改的教，也落到政治里去。北欧的几个国家，都是以基督教为其国教，并没有将召会和政权分开。

又如英国的安立甘会，就是所谓的圣公会，乃是今天英国的国教。政治和召会完全合在一起，这个混合，比犹太教或希腊文化的混合更厉害。正因如此，召会才变质，变作“非召会”，失去了她的地位。召会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圣灵手里落到政权手里。直到今天，地上的召会仍是这样。今天召会与政治的联合，在罗马达到了极点，各国都有大使或公使进驻梵蒂冈。

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认识召会，必须清楚认识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这些都不该在召会中有一点地位。“混合”只有使召会变质，叫召会失去她的地位，变作“非召会”。召会已往所吃的亏，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被带进了召会。

到了主后五、六百年，罗马天主教里已经包括了这三项合流；使徒所赶出去的宗教、哲学、政治，罗马天主教全数迎接回来。使徒所赶走的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及杀害信徒的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把这些全数吞了进去，与自己联合。在罗马天主教里，充满了属人的故事。

罗马天主教实在是一个奥秘、混乱的大巴比伦。她原本该是纯洁的女人，却变成非常混乱的大淫妇，把神、鬼、天堂和地狱、新约和旧约、文化，甚至主的真理，都吞进罗马天主教里。主的话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主要我们脱离那些不是出乎基督的；不是基督的，不论好坏都要摔掉。因为召会就是基督。神绝不允许任何属人的东西，调进召会里，即使是神子民所宝贝的犹太教都不许可，其他如政治、哲学更是不许可。然而，罗马天主教却使召会失去圣洁，失去地位，变作魔鬼的巢穴，魔鬼居住的地方。

我们研究召会的已往，乃是为着召会的今天。我们处在今天这混乱、黑暗、许多作法都不同的时刻，必须把圣经中关乎召会的启示和预表，以及两千年来召会在地上的过程，都透亮地看过。这样，我们才能很准确地看见，召会到底是什么，该站在什么地位，该走怎样的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看召会的性质、召会的预表和召会的历史。

召会是属灵、属天、属基督的，召会是单纯的；凡不属于这些的，都不该带进召会里。什么时候我们把人类中间的事物带到召会里，召会就变质，失去她的性质，失去她的地位，自然也失去她的职责；召会在神面前就没有功用。召会是基督的一个器皿，是基督的身体，其中只有出乎基督的，只为着基督，也只能充满基督自己。这是召会该有的光景。召会完全是在世界之外的；虽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也没有世界的成分，只不过从世界经过一下而已。召会的一切都该是基督。

## 第十篇 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当我们说召会变质了，乃是指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变质了。许多人以为，直到康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召会的组织和行政才有变动；或者有人以为，罗马天主教形成以后，召会才变质。不错，这两种说法都有其理由，康士坦丁加入基督教，叫召会里许多事起了变动；而罗马天主教的形成，也叫召会有了极大的变动。然而事实上，在这两件事还没有来临以前，召会的行政和组织已经开始变质了。从召会历史方面所能找到的资料，我们看见这个变质，乃是开始于第二世纪，罗马召会的一个长老革利免所写的书信。根据历史，这位革利免，曾见过彼得和保罗，是相当早期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召会称之为《革利免书》，可能是他从罗马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他在这书中有不少属灵、敬虔的话，给人不少的帮助。然而就在那封书信中，他也提到旧的犹太教律法的制度。

这些旧的制度是不是他最先带进召会的，我们不敢说，但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些事。可见在那时，召会里已经以犹太教的制度，当作召会组织和行政的规范。所以从历史来看，召会的组织和行政的变质，乃是开始于革利免的时候。再往下，和革利免很近的一个人，就是以格那提。以格那提在他的书信中，将监督和长老分成两班人。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到了二十八节就说，圣灵立这些长老作全群的监督。十七节说是长老，二十八节说是监督，可见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指着人，监督是指着职务。那些作长老的人，在召会中应该是在生命上长而老的，但他们的职务应该是监督。保罗请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长老；但说到设立的职务，却称他们为监督。这是同样的一班人，不是两班人。

然而，以格那提却说，监督应该在长老之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把长老和监督分成两班人，并且监督高过长老。这个见解影响后来的召会非常厉害，直到今天，有的公会里还存在这个见解，认为监督高过长老。以格那提的见解非常错误，却成了一粒种子，种在召会中，影响历代极其深远，至今仍无法去除干净。这样一来，召会中就有上下两层组织；监督在上，长老在下。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里，渐渐产生了大主教，再演变下去，就有了教皇。

居普良是第三世纪中叶的人，约在主后二百五十年左右。他是个相当聪明能干，又有学问的人，后来作了迦太基的主教。迦太基是北非洲的大城，在地中海的南岸，文化相当高。当然，那时在非洲北部最大的一个文化城，就是亚历山大城。第二大城应当就是迦太基。居普良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非但提倡召会要有上层、下层，上级、下级的组织，有长老，有监督，层层的隶属，并绝对主张召会要统一。总之，他把召会中的人，分成了若干地位上的等次。

根据历史，那时虽然没有教皇，但是主教中最高的，罗马的主教是其中之一。虽然其他的主教不受罗马主教的管辖，可是大家都承认，罗马主教地位较高。这就是以后罗马主教，演变成教皇的来源。居普良当时用了“Catholic Church”这名称，今天的天主教翻作大公教会，即一统的意思，一统天下的教会。虽然那时距罗马天主教的形成，还有三、四百年（罗马天主教完全形成，是到主后第六、七世纪），但在第三世纪中叶，就已有了公教会这名称。

到了主后二百六十年左右，召会的组织和行政，完全偏离了使徒时代单纯的光景。在使徒的时候，各地召会只有属灵的交通，一点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彼此不相管辖，最大的召会也不能管最小的召会。各地都是独立的，也都是在神面前相等的。一个地方召会可以得到其他召会的帮助，却不受其他召会的辖管。



因着居普良的影响，召会后来就不简单了；有地方召会，还有区会，这一个会里有长老，又在几个会中间有主教，而在一区的会之上有大主教。结果全地上所谓的召会，都组织成为一体，变作统一的召会，就是公教会。召会的组织至此完全变质了。

居普良的主张最中心的一点，就是召会要统一，召会要在一个统一的主教团体体制下，这是他最厉害的主张。从五旬节那时候起，只有圣灵“统一”召会，人的手从来没有作过这事。头一个使徒彼得，没有作过这个事；第二个使徒保罗，也没有作这个事；没有一个使徒用他们的手，统一过召会。使徒们之后，召会的光景更是紊乱。到了主后二百五十年，居普良这个人出来了。他有学问，有干才，同时这个人品行端正，为人谦恭，深得人心，他主张召会要统一，召会不能如此散漫。召会要统一，就要分上下级，因此，在他手中把召会统一了。居普良的主张独霸到一个地步，凡不接受他这主张的，他都要求公教会革除。那时，有许多相当属灵的人，不接受这个主张。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诺洼天。这个人相当属灵，相当认识主。他和居普良同时，指出召会不应该联合，因为那是错误的，召会应该和使徒时代一样简单，没有统一的组织。居普良就要求那时的公教会，把诺洼天和跟随他的人，一概革除。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和诺洼天站在一起，他们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不要以为，从起初召会变质后，所有信的人就都会在那个变质里往前去。我们看见事实并不是这样，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这个变质。况且，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召会不该有统一的组织，远在主后第三世纪，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变质时，就有神的儿女起来反抗。

总之，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是从革利免开始。撒但借着他把犹太教里的祭司制度，带到召会里。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居普良作了迦太基主教，那个变质可说是已经达到了顶点。

在第二世纪，还有一件最错误的事，就是有人宣称受浸能叫人得救。不错，受浸和得救有关；但不能说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受浸就能叫这人得救。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当第二世纪还没有完全过去时，召会中就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无论信主与否，或是和基督接触与否，只要受了浸，就得救了。从那时候起，就有相当多没有得救的人，加进召会里；这不仅使召会在行政、组织上变质，甚至召会基本的组成成分也都变了质。本来召会的组成成分，只该是信主、有神生命的人，只该是得救的人，不该有尚未得救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把召会的组成成分混乱了。

这几年在台湾，有许多新得救的人；经过我们施浸的人数，是相当的多。在原则上，我们可能没错，但在细则上，我们确实有疏忽。我相信有人并没有真得救，我们就为他们施了浸，那就是浸前谈话不严谨；我们没有摸着人里面，到底和基督接触了没有。把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就叫召会的组成成分有了混杂。我们不该将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所以对各地的受浸谈话，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但我们的确必须摸着人里面的灵。我们为人施浸，不在乎人条件的高低，乃在于那个人到底重生了没有。里面没有重生的人，不该用受浸将他带进召会，这会使召会非常受亏损。第二世纪还没有过去时，受浸叫人得救这个异端，就在召会中盛行。因着这个错误的实行，许多没有得救的人便进到了召会。

有一班人认为在主的桌子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分饼分杯，必须有专一的一班人来作。所以从主后第二、三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区分。这些区别，在居普良的时代，已成为统一召会，就是公教会，统一的章程。他们说，不能每一个人都分主的饼、主的杯，必须有一班人在召会中专司事奉神的事，他们才能分这个饼，分这个杯。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基督教的祭司，把犹太教的制度，完完全全、正正式式地搬到召会里。

所以，当第三世纪没有过去，召会在组织、行政和组成的成分上，就都变了质。这和今天基督教的变质完全一样；成分是复杂的，行政是分层级的，组织是统一的。这和五旬节时的召会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初期召会的光景。五旬节的召会，每一个组成的成分都是得救的人，其行政没有层级，都是地方的，既没有一级二级，也没有一层两层的；组织上也不是统一的，都是各地的，既没有联合会，也没有公教会。因此，五旬节的召会，组成分子是重生得救的，行政是地方的，组织也没有统一。

我们已经看过，到居普良的时候，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是完全变质了，但并没有和地上的政权调在一起；虽然是变质了，却还是地上政权之外的一个东西，地上的政权还是难为她，逼迫她。历史告诉我们，有几位使召会组织变质的人，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迫害而殉道的。罗马帝国逼迫召会，一直到第三世纪末了，差不多有三百年之久，最少也有二百五十年；罗马帝国是一直逼迫召会的。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康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得到天下之后不久，就是第四世纪刚刚起头时，他就完全接受了基督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但在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就完全改变了作风，不仅不再逼迫，并且从那时候起，欢迎并高举基督教。

在许多事上都给基督教方便，并且鼓励他的百姓参加基督教，还把许多基督教里的东西，带到他的政权里，也把他政权的势力，达到基督教里。康士坦丁更为得着政权，甚至利用所谓的大主教，这就使召会和罗马帝国有了混杂。

当康士坦丁活着的时候，相当干涉召会里的事务，有的主教还是他所指定的。召会史上著名的奈西亚大会，就是由康士坦丁自己作主席。那一次的大会，正正式式的主教约有三百位。康士坦丁所坐的宝座，完全是金的。他坐在金制的宝座上作主席，看着主教彼此辩论。在大会中，他也相当袒护正统派和亚他那修派的人，一直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奈西亚大会，才能定规信仰纯净的信经。然而，他是何等的干涉召会里的事。从他那时候起，历代的皇帝可以把主教赶走，也可以把主教再召回来，主教是在他们手下；所以政权完全进到了召会里，同时召会也实实在在进到了政权里。

康士坦丁给召会的影响，就是使召会和政治混合、联合。在这之前，召会虽然变质了，却还没有和政治联在一起。康士坦丁之后，召会才和一个政权，即罗马帝国，完全联在一起。从那时候起，别迦摩开始了，高塔立起来了。在此，“别迦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因着康士坦丁加入了基督教，也接受基督教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就变作一座高塔；也因这缘故，召会和世界联婚了。与世界联婚之后，召会就完全变质了。

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不过是加强、扩大那个变质。这个加强和扩大，一直没有停止。到了主后约四、五百年，当罗马天主教达到顶盛时，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也可说是达到了极点，变得再厉害不过了。在变质过程中的两种现象在康士坦丁时，召会的变质实在达到了顶点，是完全变质了。

然而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历代召会变质的过程里，有两个现象一直没有间断：一是有一班属灵的人一直不接受这些变质；一是主张变质者还以为自己在维护真理。那些倡导接受变质的人，都说自己是为着绝对地维护真理；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讲异端。他们以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根据真理下断案；至于他们对或不对，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象居普良这人，就是一位相当能讲解圣经，并自命为遵守真理的人。后来罗马天主教杀害那些跟随圣灵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摆在死地；罗马天主教这样杀害基督徒，也自认为是在持守真理。直到今天，教皇每一个举动、每一次讲话，都声明自己是照着真理而行。即使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都已经走了样，却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的作法辩护，说他们是在持守真理。他们自己绝不会承认错，但事实上，他们离开真理已经很远了。他们已经把召会那个单纯、纯洁的性质，完全失去，变作一个混杂的东西，甚至变作一个庞大的东西。

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召会原来应该是一棵菜蔬，但不幸却变质成为一棵大树。召会原有的性质，应该象棵菜蔬，柔嫩微小。比方，保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保罗”在这里；彼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彼得”在这里。然而，因着召会与世界联合，许多事物都变大了。现今我们到处看见“大树”，召会惟恐不大；这都是变质的现象。当初在耶路撒冷，一次虽有数千人受浸得救，但耶路撒冷的召会，并没有因此成为大树。乃是到了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召会的变质就完全显出来了。

再往下，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康士坦丁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那时召会还没有变质成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又过了二、三百年，到主后五百至六百年时，罗马天主教才完全形成。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就是那个变质的膨胀；召会的变质越过越厉害，最终就形成了罗马天主教。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不是突然有的，乃是从革利免的时候，就撒下种子，经过四百年的膨胀而形成的。

我们要看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主后三个世纪还未结束前，召会的组织、行政和基本成分，就已经完全变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维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那些变质的东西，也绝不赞同没有得救的人进入召会，绝不赞成有层次、阶级的召会，绝不赞同召会统一的组织，也绝不赞成在长老之上，还有监督和主教。召会绝对要单纯、要简单，召会中不应有居间阶级和层层隶属。一地一地的召会，行政应当独立，而不该有统一的组织。对台湾各地的召会而言，台北召会绝不是一个上级召会。各地召会的属灵程度或有不同，他们的等次却是一样。各地召会在主里是一个见证，一个交通，但他们却不是组织。

各地召会在一切举动上，能有同一的步骤，但是请记住，绝不该有统一的组织，不该有联合的举动；这一点我们众人都当负责。否则，我们中间，不久也要走样了；我们一不谨慎，就很容易走样。总之，召会组织的成分一定要单纯，只能有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与神有接触的人；召会的行政必须没有层次，没有阶层；并且召会的组织也不应该统一，没有大公教会，没有天下统一的讲究，完全是地方的。一统是错误的，不可以一统，不该一统，也不能一统。

若是主来得迟，让祂的召会在地上还有一段路程，盼望以上这些话，就是一个见证，一直定罪那些走样的东西。同时盼望各地服事的人，里头都很清楚，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处世，我们的判断，都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要召会原初所有的，不要已经改过、变质的。

## 第十一篇 召会和政治的联合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召会和政治的联合，就是召会和政权的联合。在起初的时候，召会完全是在世界之外。虽然召会还留在世界中，却和世界一点不发生关系。从召会历史，我们看见，犹太教尽所能地难为召会，想要将犹太教带进召会；希腊文化也尽所能地要把希腊文化带进召会。事实上，这一切也的确都被带进了召会。

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可说是开始于将犹太教的制度、作法，以及圣品阶级和祭司制度，这班专职事奉神的人带进来。希腊文化所带给召会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不过是一些搅扰，并不象将犹太教带进召会，那样根深柢固，摧残召会属灵的生命，给召会致命的打击。

至于政权方面，在头三个世纪，罗马帝国一再逼迫、残害召会。然而第四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完全改变了她的态度，不仅不逼迫召会，并且给召会特别的地位，欢迎召会，重看召会。这态度的改变，开始于康士坦丁；他作罗马帝国皇帝后，便开始欢迎基督教。虽然他直到年老将死之前才受洗，但他一作了皇帝，就欢迎基督教。他用各样的方法，使百姓弃绝外邦宗教，接受基督教。当然他不是为着神作的，而是为着巩固他自己的政权。在此，我们并不重在说这件事的历史，而是重在看这件事对召会属灵的影响。康士坦丁过去之后，他的儿子们大多对基督教有好感。之后，虽有少数皇帝反对基督教，但大部分还是倾向接受、支持。康士坦丁在位时，虽然欢迎召会，欢迎基督教，但基督教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国教。乃是到了主后三八〇年，狄奥多西作皇帝时，才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所有的百姓必须成为基督教徒。

之后他还下谕旨，命令拆毁全国所有的庙宇，除去一切外邦宗教。这时，基督教便成了罗马的国教，召会和罗马政权便完全联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一件



小事情。从主后一百多年以后，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就开始变质；从革利免起，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越演越烈，直到主后三一二年，康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召会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已完全变质。从五旬节开始（约在主后三十四年），到召会完全变质，不过二百八十年左右的光景。主后二百五十年左右，主教制度已经产生。那时正是居普良作迦太基的主教，他写书公开教训人，要人承认召会中应实行主教制度。

撒但摧残召会、破坏召会、玷污召会、搅扰召会、混杂召会的工作不止于此。那时主教虽然产生，但还没有和罗马政权联合。乃是到了主后三百二十年左右，罗马帝国完全改变了对召会的态度。从那时起，再过六十年，罗马帝国便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如此一来，召会就完全和世界联在一起。表面上，好象召会胜利了，好象整个罗马帝国都在基督教手下；实际上，乃是世界胜过了召会，整个世界进到了召会里。就是这样的混合，使召会完全失去她真纯的性质。召会和罗马政权联合到一个地步，几乎召会就是罗马政权，罗马政权也就是召会。有人甚至没有受洗，就被罗马皇帝封立为主教。从那时起，召会在地上，在政治方面的混杂，一直没有脱离干净，并且是越过越加重。

有一件事很希奇，就是按圣经看，在这个时代里，凡是召会所沾染的事，神都不干涉。比方召会在行政上变质了，按我们人的想法，只要神来干涉一下，把变质的情形改回来就好了；但神不干涉，并且让她继续变质，甚至越变越严重。又比方召会和世界联合，我们想神来干涉一下，联合就终止了，但神一点不干涉，神容让这件事。

我们若读欧洲历史，从中古世纪往下，完全是政教联合的事，二者一直是混杂的。有时是召会的权柄大一些，有时是政权大一点，并且没有一件世界里的败坏不在召会中。如偶像、诡诈、争权夺利等，所有诡诈的手腕、污秽的事、名

利、地位等，都可以在召会中找到。这就应验了主在启示录第三封书信所说的别迦摩召会，到此召会实在是和世界联婚了。

至此，召会不仅荒凉了，更是完全败坏了，整个世界都进到了召会中；这是召会在地上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不到主后四百年，召会就已如此败坏；但这不是说，所有召会的人都在其中有分。历史给了我们许多凭据，看见有好些爱主的人，并不在那样的败坏中；他们不要变质的召会，不赞成召会与政权的联合。虽然他们不过是极少数清心爱主、忠诚跟随主的人，但他们从始至终，不接受败坏、变质的情形。他们乃是在败坏、变质之外，所以他们不在公教会里，不是那个一统天下之教会里的人；甚至有的公教会，还把他们革除了。直到今天，这样的人，历代都没有断过；这是一条得胜者的线。历代以来，这条线一直维持着，没有间断过。

或许有人会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天主教，或说罗马教？如果追本溯源，应该是从革利免开始。在主后一百多年，他把犹太教的祭司制度带进召会，从那时起，便种下一粒很小的种子。这个败坏、错误的种子，一直发生作用，到主后二百五十年左右，居普良作迦太基主教时，他主张召会应该有主教和主教以下的圣职人员等层次之分。这个层次等级的组织，组成一统天下的教会，就是公教会。这时公教会还没有成为罗马教。

再往下去，到了罗马政权进入召会，和召会调在一起时，就已经很象罗马教了。直到最高的主教，就是教皇出来以后，才正式成为罗马教。于是，召会中就有了教皇、大主教，大主教之下有主教，主教之下有长老。在一个地方有长老，几地合在一起有主教，几个小地方合起来有大区域，在一个大区域里就有大主

教。政教合一后，全罗马帝国分为五大教区，每区各有一位教长，所以共有五位教长。分别位于罗马（欧洲）、亚历山大（北非）、康士坦丁堡（近东）、安提阿（小亚细亚）以及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这五个区域包围地中海周围，罗马帝国所有管辖之处。在每个教区里都有中心点，每一个中心点里都有一位教长。这五个教长，无形中公认罗马主教为最高，但各区之间彼此并不互相管辖。

那时虽有主教间的争权夺利，但还没有教皇。主后五九〇年，贵格利一世当了罗马主教。他相当有手腕、有干才，一心想提高罗马主教的地位，就要求各地主教承认其独尊的权柄。他主张罗马应当在一切之上，理由是彼得曾去过罗马，而彼得是基督的继承人，因此罗马的主教就是彼得的继承人，人开始称他作Pope，就是父亲、爸爸的意思。Pope就是教皇。教皇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这五个教区就这样分开来，东方有四区，西方有一区。虽然东方的四区不服罗马，但罗马的确有她的权势，最大的原因就是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京城。然而康士坦丁堡的教长不服，后来到了十一世纪时就分出来成为东罗马教，即东希腊教，亦即后来俄罗斯所信奉的东正教（希腊正教）。

主后六、七百年，是天主教（罗马教）完全形成的时候。从大贵格利之后，有几任教皇起来，把罗马的组织、系统、作风、权柄都带上轨道。就召会来说，他们实在是败坏到了极点。那些异端、外邦的风俗，以及世界的权利，一切败

坏的事，比政教联合时更加厉害。当时许多世界风俗进到召会，还不是太正式，并没有钦定。从罗马教形成以后，一切世界的风俗都被教皇承认，教皇甚且下令，要全世界的召会都遵守，这就叫钦定。自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罗马百姓几乎把所有的风俗都带进了罗马教。

比方外邦的节期进到召会里，有些罗马百姓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就都成为召会里的教友。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原来喜欢过异教的节期；好比我们中国人喜欢过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我们过惯了，非过不可；一到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当时的罗马教，就把类似这样的人，用水一洒，全洒到召会里了。

在我年轻时，我也是在半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还记得每逢过年时，我们家门上都要贴红对联，写着中国的诗辞文章、年禧歌等。有一些过惯了中国年的人，不知到底得救了没有，到过中国年时，也在他们的门上写对联。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对是：“天上荣耀归真神，地下平安归于人。”他们是在过世俗的年，但对联上却写着圣经的话。

我们若是去读召会历史，就会看见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政教联合后，罗马帝国的百姓，就把原有的风俗带进召会里。他们把从前所崇拜的女神亚底米搬进罗马教，成为圣母马利亚；亚底米即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戴安娜。此外，他们把拜太阳的节期搬进罗马教，成为圣诞节，东扯西扯说成是基督的生日。在罗马教未形成时，那些风俗进来，并不被人重视，乃是到教皇产生，这些风俗为教皇钦定，命令全召会遵守，于是拜女神就成为钦定的一件事。

马利亚升天的传说，过去在天主教中不过仅仅是个传说，然而一经教皇钦定后，就有了合法的立场。今天你若说马利亚没有升天，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个不法、背叛的罗马教徒，因为教皇已经钦定、加封马利亚升天这件事。主后一八五四

年，教宗庇护九世发布谕旨，钦定马利亚是无罪的。自马利亚从圣灵怀孕那一刻起，就已完全摆脱了原罪。从那时起，全罗马教的人，都得信马利亚是没有罪的。这个无罪学说经教皇钦定后，成为合法的。使徒保罗应受人的敬拜，也是经教皇钦定的。每一位天主教里所谓的圣人，都需要教皇加封，如圣方济就是经过教皇加封的。教皇钦定、认可的事，即使是有罪的，所有的教徒也都必须遵守；凡不随同遵守的，都是背叛。这是何等败坏的光景！

有人曾花了相当的工夫，专门研究奥秘的大巴比伦，把研究的结果写成厚厚的一本书《两个巴比伦》，将天主教里那些隐密、黑暗、败坏的事，都写在里头。罗马教实在是个奥秘，里面什么都有，都隐藏在其中。我们姑且不说主后四、五百年的罗马教，也不看全世界的罗马教，单单看马尼拉的罗马教，就会看见那是一点生命、一点光也没有，全是黑暗、败坏。

我初到马尼拉时，真是觉得希奇。他们每天晚上抬着马利亚的像出来游行，后面跟着两行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支点着的蜡烛。同时，他们还选出最年轻貌美的女子，打扮得十分特别，好象王后，也在行列中游行。渐渐的，我看见不只有这样青年的女子，在那里作王后，还有一批青年男子也在里面作君王；他们都在这个游行的行列里。那怎能说是在敬拜呢？你简直不能相信，召会变质到这样的地步，一点没有生命，全是罪恶。我不愿意说太多，也盼望我们不要采取批评论断的态度，但这情形的确叫人痛心。

当我在马尼拉时，在一次他们所谓受难节的晚上，有人化妆成受苦的耶稣，被人鞭打，大家围着他哭。这些人大部分平时都是为非作歹的，有的甚至是市井流氓，专门敲诈、勒索人的钱财，或是作扒手，抢劫人的；到受难节时，他们

也出来喊喊叫叫。有些在他们中间的有钱人，因着钱财来路不明，所以良心受控告，在临终前，要求儿女们拿出钱来，为他们作“弥撒”赎罪。这不是毁谤的话，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召会至此完全变质了，不仅在组织、行政上，完全变质成另外一个东西，甚至在属灵上也完全不是召会了。

属灵的、属天的、基督的性质全数没有了。在罗马教里，一百个人中间，不一定找得着一个得救的人。罗马教的败坏是罄竹难书，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里所说的：“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她实在是全地上的一个大淫妇。我们在这里，没有意思批评人的错。我们的目的，是要看召会在地上的过程。盼望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哪些是召会应该有的，哪些是受了玷污、败坏的；哪些是召会原有的，哪些不是召会原有的。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蒙怜悯，卑微地跟随主，走祂所命定祂的召会在这个时代所当走的路。

## 第十二篇 基督教的主要派别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在召会变成罗马教的过程中，召会在派别上已经有了厉害的分别。从罗马监督革利免，提议把犹太教的祭司制度带进召会起，那时召会的组织就开始变质，而召会中一班活在主面前的人，便持有不同的意见。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越过越有势力；不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就成为少数隐藏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事奉神的人。那些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到了主后约二百五十年，非洲北部迦太基的居普良作主教时，公教会就完全成立了。公教会即一统天下的教会，“公”也就是罗马教所说的 Catholic，意思是要一统天下。

那时许多活在主面前的人，完全和公教会分开。从前的召会虽有派别，但没有分开；乃是到了公教会产生时，其中的派别就明显分开，形成了两种基督教派别。因着公教会的组织和作风，很合世界的潮流，尤其容易给罗马的政权利利用，所以公教会在人群中，就越过越有地位，也越有势力。

另一面，那些在公教会之外的人，都是清心向着主的。他们弃绝世界，单纯地跟随主，过着一种清心的生活。他们很多情形，和人群社会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在人群社会里，并不受欢迎，因而成为一班活在神面前，隐藏的基督徒。无论是世界或召会的历史学家，都很少提到这些清心之人的事。

因为这些清心的人，他们活在主面前，在外面没有多少显扬，同时他们所过生活，所走的道路，都不合于社会的潮流，也不受人的欢迎，所以很少有人注意他们，世界的历史学家，自然也疏忽了他们。

所谓的召会历史学家，大多数都是公教会的人，他们是不会提到这些清心事奉主之人的。并且那时许多清心的人所写的书，都被公教会尽其所能地毁灭、烧光，因此这些清心事奉主之人所留下的记载，能到我们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然而单凭那一点点，我们也能看见，那时他们是何等强而有力，勇敢地为主作见证，并且受到了公教会莫大的拦阻、逼迫。从那时起，基督教就有了两大派，一派是居高位、显扬的公教会；一派是低微、隐藏的清心之人。

到了康士坦丁时，他把基督教和罗马政权调在一起。那时所谓的公教会，可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能赶得上她的威荣和权势；之后，连皇帝该撒也要跪在大主教跟前，亲吻他的手以示崇敬。可见当时公教会的地位何等崇高。在那种情形下，所有清心的人都受到了双重的难为：一重是从罗马政权来的，一重是公教会所给他们的。大体说，罗马政权在当时并不反对基督教，反而是接受基督教的；但这个接受基督教的政权，却难为这些清心的基督徒。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接受基督教的政权，和公教会联在一起，虽然能影响公教会，却也受公教会的影响。因着公教会和那些清心的基督徒作对，罗马政权就徇公教会的情面，随公教会的主张，反对这些清心的人。

正因这缘故，反对基督教的罗马政权，虽然接受基督教，却是有条件的。他们所欢迎的是公教会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些清心的基督徒。所以至此，就更进一步显明基督徒中，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公教会，一统天下，有严密的组织；一派是清心的人，散居各地，没有组织。所以有这样的分别，主要是在组织的问题上。公教会的组织里，有最高地位的是教长，后来演变成教皇。教长共有五个，一个在西方的罗马，四个在东方的康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后四者是以康士坦丁堡为首，每个教长管理几省合成的行政区。



罗马的教长手下有许多资深神职人员，名为枢机，拥有选举教长之权。以后变成只有七位枢机主教，就是红衣主教。每个教长下面都有大主教，管理一个大区域。在各个大区域则有主教，主教不在时，由大长老代理；大长老相当于主任长老，开会时作主席。长老之下有执事，乃是组织里最低的。这样一来，就成为一统天下的公教会。

然而那班清心的人，不要这个一统天下，不接受这个组织，因此开始自己另外有聚会。同时，公教会的人也宣称要把他们赶出去，表示公教会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是传异端的。从那时起，基督徒中间就有两个流，一个是有组织的、显扬的、在世界上相当有地位的；一个是没有组织的、隐藏的、是为世界所厌弃的。这两个流从来没有中断过。

因着公教会有东西之别，到了一个地步，就分作两大流。一个流在西方，以罗马京城为首要之地，属罗马的教会，称为拉丁教，又称罗马教；一个流在东方希腊一带，以康士坦丁堡为首要地方；这个东方教会，称为希腊教。

之后，西方的罗马教逐渐演变成为罗马天主教，其势力相当庞大。东方希腊教演变的结果，至今仍然存在，即所谓的东方希腊正教。俄罗斯帝国从早期就是以东方希腊正教为国教；欧洲东北部和亚洲西部，差不多都是东方希腊教。这东西两大派，从来没有合过，并且还彼此攻击。

在东西方的罗马教分裂时，产生了一个小支流，虽然不是太大，却也有点势力。那就是奈斯透留派。奈斯透留派传到中国，即中国史上所称的景教。其创始人奈斯透留是个神学家，有干才和学问，是康士坦丁堡的一个教长，也是五大教长中的一个。他在神学上关乎三一神之神格的讲解，和今天的公教会，以及一班基督教公会里所用的信经不同。

罗马天主教和东方希腊正教，以及今天的各公会，都有信经。那个信经的大意是：“我信三而一的神，……我信耶稣基督是从马利亚生的，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基本的信仰。

主后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聚的大会中，众人议决这样的信经是对的。然而到了奈斯透留时，他相当厉害地讲解与信经不同的教训；奈斯透留的讲法让其他人觉得有异端的味道，特别是对于主耶稣的身位。不过这人相当有干才、有学问，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跟随他的人不少。因着他的讲解和信经不同，所以公教会经过大会议决，开除了他。他就离开康士坦丁堡，到了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据说直到现在，伊朗那一带地方，还有奈斯透留派的基督徒所留下的召会。

他们往东方发展，到中国唐朝时，势力就到达了中，这是中国景教的由来。当时景教以陕西长安，就是现今的西安为中心。照中国历史记载，景教在中国相当兴旺，朝廷里有许多达官贵族都接受了景教。在后来西安所发现的一个景教碑，就提到当时景教盛行的情形，许多地方都有景教所设立的寺院，就是礼拜堂，共约三百多所。这证明在中国唐朝，景教已经相当有势力。

然而，因着他们多是靠学问传扬宗教，少有直接带领人认识主、接受主生命的，所以成为一个外面的宗教活动，不是里面生命的故事。因此等到朝代一更换，有的帝王不喜欢这个外来的宗教，就下令禁止景教发展，强逼许多修女、修士回去还俗。没有多久的工夫，景教在中国就消踪匿迹了。然而，奈斯透留派也有一部分传到印度，所以印度最古的基督教，就是奈斯透留派。

至此，公教会里有两大派一小派：一大派是西方的罗马教，一大派是东方的希腊正教，还有一小派就是奈斯透留派。这三派组织方式相当一致，敬拜方式也大致相同。惟独在信经上，奈斯透留派和其他两大派不同；两大派的信经都还合于真理，奈斯透留派的信经却被视为异端。

第七、八世纪，是奈斯透留派最为兴盛的时期。整个波斯地区，都是奈斯透留派的信徒；而波斯以东，只要有基督徒就必定是奈斯透留派的人。所以约在主后七百年左右，地上的基督徒明显分为四大派，即西方罗马教徒、东方希腊教徒、奈斯透留派教徒，以及一部分清心的信徒。那些清心的信徒，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一个地方同心聚会、事奉主。十五世纪过去之后，奈斯透留派就差不多渐渐自行消灭了；然而西方的罗马教，却越过越庞大，越过越有势力。

到了十一、十二世纪，是最黑暗的时候。当时社会败坏，所谓的基督教里也非常黑暗，西方罗马教的势力膨胀到了极点，东方希腊正教也不相上下，不过没有西方罗马教那么厉害。当时是罗马教皇最有权柄的时候，几乎欧洲每个国家的皇帝，都是由他加封的。在这种情形下，到了十六世纪又产生了第五派，称为革新派，又叫改教派，即所谓的更正教。更正教开始于路德，这派人来势汹汹，人数相当多，不只在国家里，甚至欧洲各国都有人同时响应，因而产生了所谓的更正教。

至此，地上有五大教派，其中奈斯透留派虽有残余，但已微不足道，所以明显的只有四大派，即西方罗马教、东方希腊教、更正教，以及一班清心的人。在这四大派中，还有许多小派。千万不要以为，罗马教是一统天下；罗马教的派别相当多。他们虽都尊重一个教皇，在许多原则上也都听令于一个教皇；但实际上，他们各自不同，互相批评，彼此攻击。他们的穿着不一样，祷告不一样，

甚至连修女在外观上也不一样。有的修女是带发的，有的是剃发的；她们包头的样式、衣裳的颜色，也各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壁垒分明，甚至有的非常注意学问，有的非常注意事业，花样百出，实难列举。

东方希腊教也有派别，但不如西方罗马教那么多。西方罗马教派中最厉害的，就是耶稣会。更正教这一面，至今有二千多派，保守估计最少有几百派。在菲律宾碧瑶，我们曾遇见一位美国教士，说自己是拿撒勒会的，这是我们当时没有听说过的。所以，更正教里的派别真不知凡几。

清心的人中，派别也很多，有如一盘散沙，所以实际上也不清心了。这好比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几乎乱到一个地步，任何人都可以设立召会。他们反对组织是对的，但他们散漫随便是错的。

我们初来台湾不久，有一天在中山北路一个巷子口，看见一个招牌上写着“基督徒家庭聚会”。过了些日子，在另一个地方，也看见有人在那里设立召会。我们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标榜说，不要组织的基督教，而要照着圣经事奉神。

按召会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人都该称作清心的人，有些人也被称为清教徒；然而他们实在散得厉害。有些人“清心”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要，既不成立什么会，也不加入什么会，只是在家读经祷告、敬拜神。在台北、东京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天天读经、祷告，并对人传福音；是干净、虔诚的。你无法和这样的人说到召会，他们认为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是错的，都有问题；所以他们什么会都不要。召会今天在地上分裂的光景就是这样。到底今天作一个基督徒，该在哪一派？你不能说不在任何一派，除非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人都会把你归入一个派别。

今天罗马教的势力，无论是财富、学问、地位或影响力，都是登峰造极，对于各项专门学问，如教育、科学、政治等均有研究。他们抓住了近代人群社会受教育的心理；近代人都想要受教育，连穷人也要受教育，仿佛人生的前途都在于教育，不受教育就没有前途。他们办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办得好，校长、教务长、教员、教授都是专门人才。所以只要是读书，人就愿意到他们那里。等人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就用各种方法引诱、鼓励人入教，只要人一入教凡事就方便，无论是在分数或待遇上，都很方便。

在菲律宾，有些弟兄姊妹都是从天主教学校毕业的。他们毕业都相当艰难，因为他们不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人，几乎没有不接受天主教的，读了他们的书就变作他们的人。一代一代传下去，只要是那里毕业的，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不论是真信或假信的，至少名义上都是。

除此之外，他们有一班人是受过训练，专为得人的，特别是为得高材生、家里富有的。你到他们学校读书，你若是高材生，家庭相当富有，只要他们一注意到你，你就没有法子逃得过。那些修士都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为要得着你这个青年人。他们在你身上的爱心、体贴、同情，就是为要抓住你的心，好叫你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修士。至于青年女子，那些修女为要得着她们，体贴、照顾到一个地步，连剪指甲都顾到，可说是体贴入微，结果那些青年女子几乎全都奉献了。

这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实在有许多这样的事。人都是有感情的，他们那种体贴人、照顾人的精神，的确超过我们，难怪人逃不过他们的手，许多青年人就这样作了修女和修士。另一面，他们是专为得着富有的人。根据第一次大战后的统计，当时全世界的财富有三分之一在罗马，也就是有三分之一在天主教手

中，另有三分之一在犹太人手中。现今当然不止于此。启示录十七至十九章说到奥秘的大巴比伦，神在那里呼召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可见她是何等的兴盛。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罗马教里，也有少数得救而虔诚的人。

在这样的局面中，今天我们在地上作基督徒事奉主，到底应当在哪里？在罗马教？在希腊教？在奈斯透留派？在更正教？还是在清心的这一面？没有一个人能脱离这个宗派的问题，因为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法合而不分的。在各大派里都有得救的人，也都有虔诚的人。然而，我们要问我们该在哪里？如果历史学家写召会的故事，写宗教的历史，定规会把我们列在清心的一派。我们虽不承认自己是宗派，但现实会把我们归于一派。这就是召会现实的情形，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你不作基督徒，只要你是个基督徒，定规在这五大派里。

多年前在南京，有一次一位新疆维吾尔族的同胞来听福音，并且相信接受了。后来谈起来，他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和阿姨都是基督徒。他阿姨聚会的地方没有名称，也没有牧师，大家聚会唱诗，好象也没有人主持。他没有法子形容那种聚会的光景，只好说，“和你们这里的聚会差不多。”可见远在新疆的边地，已有清心爱主的人起来了。

我们常以为，到边荒传福音，是因为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字；这是不准确的。在那种边荒地帶，不仅有人听见了主耶稣的名，还有人在那里很清心地照着圣经敬拜神。神有许多隐藏的工作，是你我所不知道的，是没有在外面显扬的。我深深觉得，这样隐藏而清心的人，他们在主面前所走的路才是对的。各地负责弟兄们，在主面前都得存戒慎恐惧的心，隐藏总比显明稳妥一点。

至于派别问题虽然无法避免，但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不要成为宗派。我们是和宗派不同，但我们不必和人争谁是宗派，谁不是宗派。那样作是愚拙的。我们要在主面前，慎重地问自己，在今日这荒凉的光景中，我们该在哪里？我们都该在清心隐藏的人中间。不要盼望统一召会，主不作这事，这不是我们的托付。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学习清心地活在主面前，不显扬自己，不混在哪个流里，只是简单地，作个隐藏事奉主的人。

## 第十三篇 召会的恢复（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到了召会完全变质成罗马教之后，召会可说已无可再变，无可再堕落；凡能变质的都变了，凡能堕落的都堕落了，凡能腐化败坏的，都腐化败坏了。罗马教可说是召会堕落达于极点最好的说明。我们都知道，无论人或事，坏到极点就是完了。好比一个人生病，病到极点就死了，就完了，是无法再病了。召会的变质与堕落，到罗马教完全成形为止，是无可再变，也无可再堕落了。

主后五九〇年，大贵格利把罗马教皇的宝座稳定以后，罗马教就完全在世界上建立起来。从那时候起，到十六世纪初叶，路德出来为止，又过了约九百年的光景。你若去读召会历史，就会看见，在这九百年间，罗马教是尽其所能地，在那里败坏、腐化、玷污召会，使召会变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个黑暗就是受罗马教的影响。当我们说到那些腐化的情形，污秽的事、争名夺利的事、虚伪的事和偶像的事，恐怕我们的口都要受到玷污。这完全应验了启示录十七章一至六节所说的话。

中国有句名言，论到天地万象，说是“物极必反”，指明当那最黑暗的时候临到，也就是即将破晓的时分。那些腐化、黑暗的光景，的确刺激了一班清心向着主的人，譬如路德那等人，着实受了罗马教的刺激，才起来寻求真理。我们都知道，改教的中心人物是路德，但改教不是路德一个人的事，早在路德还没有出来之先，改教的工作就已经开始。

路德不是第一个出来改教的人，往前可推算至胡司约翰，他是在路德之先的改教工作者。他从神的话里得着亮光，就起来宣告基本真理。这在当时抵触了罗



马教的教训，胡司约翰后来为此殉道，但他在中欧所撒的种子，在一百多年后，终于显出了果子。从胡司约翰起，召会的恢复就开始了，但还不够强。乃是到路德马丁起来时，这个恢复不只够强，并且实在充分。我们可以看见，那班弟兄们，一开始就恢复因信称义。他们站起来的第一个见证，就是说罗马教失去了神的救恩。罗马教不仅有许多罪恶，并且有许多基本上的异端。异端是比罪恶更甚、更重的事。罪恶不过是软弱，但异端却带进属人的教训，和许多可怕的事物。路德原本早有改教的理想，但一直未能实行。直等到滥卖赎罪券时，他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

那时的情形是大罪买大票，小罪买小票；大罪用高价卖，小罪用低价卖；贫穷的少出钱，富足的多出钱。从教皇那里派出的人，到各城去卖赎罪券，告诉人只要出钱买券，罪就可以得赎。这是最刺激路德的事。那时，天主教什么真理都抛弃了，完全任意而为，还把他们犯罪的行为，编成道理教导人。所以原则上，到了改教时，每一点真理都完全变质了。虽有圣经，但不公开；虽有神的名，却又同时拜偶像。甚至所谓圣人的骨头和遗物，也都有人膜拜；并且这些圣骨还有假冒的，原来是有人作起生意了。甚至家家户户都有圣骨，人就拜这些圣骨，以求平安，求医治。我们实在无法形容，他们是堕落到什么地步。

神的恢复是从根基开始，先恢复因信称义；这在路德身上实在讲得明亮，也说得清楚。然而跟随路德的那班人，从罗马教出来得不够干净，又拖泥带水，不清不楚，以致更正教至今仍是复杂的。因着当初带出来的根底是复杂的，里头也不够干净，

所以至今仍然复杂、不干净。这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道虽然清楚，但其他方面却仍是糊涂的。

当时罗马教和欧洲各国政权，是联在一起的。路德反罗马教，当然顺带反对了相关的政权。然而那些政权，也不一定每个都和罗马教同心合意。有些国家的政治元首，不满意罗马教皇，例如日耳曼地区各国，就起来和路德相联。这使路德一面受到罗马教的压迫，以及与罗马教相关政权的难为；另一面，又获得有些政权的支持与保护。这使路德落到相当难为的处境中。

我们只得说路德毕竟还是个人，他仍然相当软弱。他曾经帮助过大地主，对付那些贫穷的农户，甚至到撒谎的地步，这使他无形中落到支持他的政权手中。凡是反对罗马教皇的政权，其境内全兴起了改教运动；但从罗马教出来的召会，也都落到与世界联合的境地中。

路德在他的著作中，曾明说他知道召会应该和政治分开，但他在那时无法作到，盼望后来的人能作到。更正教所以软弱，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脱得干净。在当初改教时，没有把召会和政权好好划分清楚，这就是把召会放到埃及人手中，还没有出巴比伦，就又回到了埃及；好比从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出来，又回到了法老那里。这样说绝不是太过。改教的种种光景，一面叫人赞美神，一面实在令人痛心，看不过去。

无论如何，因信称义的恢复，的确有一个好的开始。然而，当路德还没有过去时，这个与政权的联合，使各地的更正教一塌糊涂。因为那完全是巴比伦的东西，召会一落到埃及去，什么复杂的成分都在里头。那些接受因信称义的人，有许多不过是接受一个道理，实在没有重生。有一件很可惜的事，就是许多在改教里相当有地位

的人，都是有政治上的利用。他们许多人，都是为着夺取一个势力，才参加改教运动。

有的君王和行政首长，是要借着更正教，来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是为着反对罗马政权，才参加更正教；他们把许多世界的东西，带到更正教。我们不能想像在路德的时代，有一个象样的聚会；他不过起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开头，其他均无足称道，甚至一塌糊涂，属灵的程度也很低落。所以主在启示录，才会对撒狄召会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什么都是衰微的，你还不够洁白，你身上还受玷污，你身上的光景还不是一件白衣。”这就是主对撒狄召会所说的，内容就是预言更正教里的光景。

我们仔细读召会历史，和一些属灵传记，就能得到一个结论。虽然在形式上，路德是把召会从罗马教带出来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罗马教中，还是有不少属灵的人。在路德以前，有肯培多马；在路德以后，十六至十八世纪，有相当多属灵的人。如盖恩夫人，她是十七世纪的人。我们知道盖恩夫人是近乎奥秘派的，但奥秘派不是从盖恩夫人开始的，在她以前就已经有人过着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为数并不少。虽然他们也受到罗马教的逼迫，但他们仍然留在罗马教里。

这些人在罗马教的范围中，也有一些恢复。可以说，因信称义是在更正教里恢复的；但对内里生命的认识，是在罗马教里恢复的。从十六世纪的路德，到十七世纪的盖恩夫人，在这一百多年中，没有其他显著的恢复，只有一般的恢复。第一个恢复是因信称义的恢复，第二个是内里生命的恢复。在生命这一面的恢复，盖恩夫人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们都注重在里面与神交通，活在神面前；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奥秘派。

其中一位芬乃伦，是个很有名的人。此外还有许多人，历史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他们都是隐藏的。

好比慕勒办孤儿院，我们都以为慕勒的孤儿院太不得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和慕勒差不多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办孤儿院，其收容孤儿的数目，远比慕勒办的孤儿院还多，然而从来没有报告出来。慕勒虽然不向人募捐，但是他每一年都出一个报告，让各地信徒知道孤儿院的情形。然而有些人，他们乃是学习活在神面前。我们相信，等到有一天我们进了国度，才会发现有许多人是隐藏的。

一般人对盖恩夫人的宣扬都太过，各国差不多都有她的书。不错，盖恩夫人在生命上有认识，但对罗马教的背景，还有不少是应该去掉的。虽然路德改教了，但神好象将对生命认识的恢复，留在罗马教中。这是神对付更正教的一个反应。历代神所作的事，都是反应人所作的；你我作坏了事，立即就会有一个反应来“反应”我们。因此，改教对罗马教是一个反应；生命的认识留在罗马教里，对改教又是一个反应，因为改教太形式了。直到今天，罗马教中还有不少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轻看更正教，因为更正教太重视外面的形式，对里面的生命，却一无所知。

虽然这班人承认罗马教重在外面的形式，但是他们认为，罗马教中还有不少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信至少有少数罗马教中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读启示录主写给推雅推喇的书信，就可以知道在推雅推喇，还有一部分“其余的人”，就是罗马教里的得胜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得胜者都在更正教里；在罗马教里还是有得胜者。神把内里生命的恢复，留在罗马教，就是对改教作一个反应；表明改教不能应付祂在地上的需要，更正教够不上祂在地上见证的标准。因信称义是一个大的恢复，生命的认识也是一个大的恢复。

十六世纪改教完全成形，十七世纪内里生命的认识非常响亮。再过不到一百年，到了十八世纪初叶，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和新生铎夫起来了。这在恢复里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厉害的恢复；重在脱离政权，脱离地上的组织。

十六世纪的恢复，是因信称义，这不仅没有使召会脱离政权，反而落到政权里。乃是到了新生铎夫这班弟兄们起来，才使召会脱离世界的政权，脱离地上的组织。他们所以能有这样一个恢复，是因有相当的背景和远景。其背景是胡司约翰，在三百多年前所撒下的种子。当初许多的弟兄们，包括路德那一班人，以及北欧一带，一班清心要主的人，他们都因着不能接受那个堕落的宗教，并反对当时召会的组织，就受到相当的逼迫，无法在本地居住。

弟兄们因而迁到了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就在捷克西部，奥地利的北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和英国等国家所争执的地方。摩尔维亚是在另一个地方；当摩尔维亚人因为爱主受到难为，就迁移到波希米亚。在那里有个伯爵，就是著名的新生铎夫，他是个爱主的人，就收容了弟兄们，同时也照着主所给他的智慧，带领这一班弟兄们，放下已往的背景，开始在合一里相聚。这给我们看见，他们那样离开本地到波希米亚，自然地在那里形成一个范围，不但和世界的政治组织，完全脱离关系，甚至和召会堕落的组织，也脱离了关系。

我们在历史学家口中，找不出新生铎夫在召会中有什么特别的称呼。他不是圣品阶级，不过是摩尔维亚弟兄们中的一个弟兄。这班弟兄们脱离了地上的组织，也脱离了宗派的组织，他们实在很活，也实在是力量。他们在五十年中所派出的海外布道者，比全世界的差会，在两世纪中所派出的传教士还多。

历史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相当有力量。因着他们脱离了组织，所以圣灵在他们中间能自由工作；他们恢复了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见证。此外，在这班摩尔维亚弟兄们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例如弟兄相爱、合一的光景。卫斯理约翰就曾受过他们的造就，他说若不是因着他要回英国的负担，他愿意一生一世留在波希米亚，留在弟兄们那里。

在那时，所有的教会都是国教；罗马教是国教，更正教也是国教。直到今天，北欧的几个国家，还是把路德会当作他们的国教。不过自改教以来，就有些从国教出来，成立所谓的私立召会，如浸信会、卫斯理会、长老会等。在此不久之前，或者是同时，受浸的事也恢复了。所以有一班人，很自然地形成了浸信会，那位写《天路历程》相当著名的本仁约翰，就是浸信会里的人。

这些恢复受浸的人，不仅恢复了受浸，也脱离了地上的政权，而在国教之外成立了召会。可能再晚一点，长老治理召会的制度也恢复了。这些人从圣经里看见，召会应该由信徒中间长而老的人来治理；这就自然形成了长老会。这也是在政治之外，而有的独立民间召会。

再有一次的恢复，就是恢复圣洁的生活；这个恢复是在卫斯理那一班人身上。卫斯理兄弟二人都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卫斯理约翰擅长讲道，卫斯理查理擅长写诗；他们都主张要人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开始时，就定了许多规条，要人遵守，好过圣洁的生活。其中当然有真理，但也有错误。

那时欧洲大陆革命之风甚炽，这个风气本来很可能就要波及英国，但因着卫斯理约翰这班人起来，影响所及，叫许多英国人有了改变，等于改造了英国的社会。所以不需要革命，也就是不流血革命，就挽救了英国，免去流血的厄运。那时，卫斯理约翰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他们所注重的圣洁生活，就是脱罪的生活。他们引用罗马六章说，脱罪是成圣的果子，断定不圣就是污秽。虽然他们不懂圣洁的真义，却仍在那里操练圣洁，过圣洁的生活。

然而，因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作圣洁，就把圣经里那些讲圣洁的章节，都讲得是而又非。无论如何，这也是个厉害的恢复，叫人在行为上真有改变。因为在那个恢复以前，不要说罗马教是何等败坏，就连许多更正教的人，虽然一直讲因信称义，却仍过着一塌糊涂，非常失败的生活。卫斯理约翰实在是神所兴起，一个很大的器皿，在英国作了恢复的工作。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卫斯理约翰受了摩尔维亚弟兄们相当的影响，从弟兄们得到了教训方面的帮助。所以，卫斯理约翰所讲的道，多是从摩尔维亚弟兄们那里转过来的。甚至往后的慕安得烈弟兄，他所传讲的道，其背景相当是从劳威廉来的。据我们所知，劳威廉可说是个奥秘派的改造大家。在那时，奥秘派的东西一直无法普遍，经劳威廉一改造就更实用了。慕安得烈弟兄所传讲的，有许多背景是从劳威廉来的，就是奥秘派的东西。卫斯理约翰无法脱离奥秘派的影响，所以他讲成圣的道，很多地方也不能脱离奥秘派的观点。

我曾读过奥秘派的书，说成圣就是重生，凡没有成圣的，就是因为没有重生。他们的经历是对的，但真理不够准确。重生就是成圣，不能说绝对的错，但我们在此常有难为。若说成圣就是重生，那么有些信徒还在那里过着失败的生活，他们究竟有没有重生？问题就在这里，容易叫人受到困惑。

卫斯理的恢复，其力量是相当大。这个恢复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叫人过胜罪的生活，使许多人起来追求圣洁的生活。与卫斯理同时的有几个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怀特腓，他也是相当有能力的人。他们的福音都不是对

外邦人传的，而是对已经作基督徒的人传的。他们说没有重生，就没有成圣；这相当叫人有转变，使人的生活有改变。从前人过的是一塌糊涂的生活，从那时候起，人的生活改变了。我们毋需问这是人的成分，还是神的成分，不需要去分析。总之，那时许多人是有了转变。这个恢复，使得会幕外围白细麻帷子的界线，划分得更清楚了。

## 第十四篇 召会的恢复（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在十九世纪，弟兄们兴起来了，就是一般所谓的“弟兄会”。这是神在召会中一个大的恢复，神在召会历史中一件大的举动。在召会历史中，很少看见一班人脱离世界，比他们更干净。他们比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还要进步。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是脱离政治，脱离宗教组织。到弟兄会的弟兄们兴起来时，不仅是脱离政治，脱离宗教组织，更是脱离世界，并且脱离得绝对干净。

时至今日，他们中间有的人，你根本看不见他们的照片，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照相，不留下相片给人看。此外，你在坊间也找不到一本象样的达秘传记；因为他不准人替他作传，不许人为他宣扬。在他们中间，有的人是有爵位的，但他们恭敬地上书英皇，辞去那个爵位。可怜今天的人，没有博士学位，还求一个博士学位，这些都是当时的弟兄们所不要的。甚至有的布道家，没有读过大学，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在报上登广告时，硬说自己是某某博士。这些属世的东西，弟兄们都脱开了。在两千年的召会历史中，他们是脱世界脱得最干净的。我们不能说那仅仅是形式，总归来说，他们不仅脱离世界，也实在撇下了世界。

再者，弟兄们实在恢复了弟兄相爱的实际。若是以我们现在的光景，和一百年前他们的光景相比较，我们是差得太远了。他们实在有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实际。此外，他们在主面前那个实行的生活，两千年来恐怕还没有第二班人能赶得上。他们那种实行的生活，包括了他们的家庭。有人为他们见证说，全世界最好的基督徒家庭，就是弟兄们的家。这是基督徒实行的生活，也是一个很高、很大、很厉害的恢复。



弟兄们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全世界基督徒都公认，弟兄们对真理、亮光的恢复，乃是空前的；众人都认定达秘弟兄为解经之王。今天更

正教所讲一切正确的真理，百分之百都是弟兄们恢复的。虽然他们对于少数得胜的真理，认识得还不够完全，但他们对于一般真理的认识，却非常正确。今天在更正教里所讲的，只要是正统的，都不能脱开弟兄们的教训。慕迪曾说，所有的书都可以烧光，只要留下五经略解就够了。这五经略解是马金多所写的，他也是弟兄们中的一位。

今天在基督徒中很盛行的一本圣经，叫作司可福串注圣经，那是许多传道人不能脱开的一本参考圣经；还有司可福著名的《圣经函授课程》，都是集自弟兄们的材料。因此，司可福并不是创造的，他可说是贩卖的，完全是将弟兄们的东西采编后，再传授出去。不可否认的，许多基本真理，好比关乎召会的、关乎主再来的、预言的、召会和世界分开等问题，在当时都已经恢复了，并且是相当明亮的恢复。路德虽然恢复了因信称义，但在当时因信称义的道，说得并不够清楚；乃是到了弟兄们兴起，才把因信称义的道讲得透彻。

我们现今诗歌本第四十四首，就是弟兄们写的。这种性质的诗，难得再找到比四十四首更好、更高的。“父啊，儿女称颂你名，是受恩典的教训；我们欢乐，因你生命已使我们归羊群。你所给的得救证实，远超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心现在直指你在天上的座位。”诗歌里的真理，实在高深且透亮。在这里我们要附带地说，倪柝声弟兄将四十四首翻得比原文更好。虽然在英文里，诗歌的底子已经相当好，但原来的诗意还不是那么明亮，乃是经由倪弟兄翻过之后，就更明亮了。另有一首诗歌，在现今诗歌本的第一百一十首，是达秘弟兄所写：“听哪，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神羔羊；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同颂扬。”这首诗歌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很

难再找到一个人能写一首诗歌，在真理上是如此清楚正确，意义是如此深奥高大，品质是如此坚实高超。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恢复，一个厉害的恢复。

此外，弟兄们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作称义，什么叫作成圣。在弟兄们兴起前，许多人对真理的认识，看似清楚却是模糊。乃是等到弟兄们兴起后，才把真理的界限划分清楚。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分解的界限十分有九分半，都是弟兄们在那里划的。我们实在无法不归功于他们。今天无论人怎样定罪他们，都不能不提说他们的长处。我们赞美神，弟兄们的价值，只有到永世才能衡量；弟兄们给召会的实惠，只有到永世才能说出来。

我们不是称赞弟兄们，乃是敬拜我们的神，路德将这本圣经从罗马教里拿出来，也公开了，但路德没有解开。乃是到了弟兄们的时候，才将这一本圣经解开。真理在他们手中有很大的恢复，并且是个厉害的恢复。直到今天，达秘所写的《圣经略解》，我们还得承认难得有人能超过他。书中思想的深奥，见地的远大，以及对全本圣经的认识，真可说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我们若是个有追求的人，并且有相当的聪明，至少也得读十年，才能读得懂。这套《圣经略解》的确有其价值和地位，是其他许多书所无法相比的，难怪人会尊敬。

达秘的《圣经略解》，你们若能读懂，就会知道有一个人，他手中的圣经，从创世记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都是透亮的。我不是说他绝对完全了，因为只要是人，就难得完全。然而，这实在是主的作为，达秘弟兄精通英、法、德、希伯来和希腊文五种文字。他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相当好，所以才能把圣经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据说他的译本最好的，还是德文和法文。除了翻英、法、德，这三种译文的新旧约圣经外，达秘还有许多的著述。我们不知道达秘弟兄有多少只手、多少时间，竟能产生这么多宝贵的著作。即便一个常人，活到八十岁左右，也难得写出这么多东西。

所以倪弟兄说达秘这个人，若不是成为一个事奉主的人，也定规是世界里的一大家，是个大魂的人。他所恢复的真理，实在是好，既有见地，又有亮光。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从他们实在得着莫大的帮助。相信今天地上所有活在神面前的人，对于圣经正确的认识，都无法脱开弟兄们的帮助。即使是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也都从他们得到帮助。

弟兄们除了这些恢复之外，还有一个恢复，就是他们在财物上的奉献，实在是个大的恢复。他们初期出来时，就已经懂得如何为着神，在地上用他们的财物。他们不劝、不募，连报告都没有，完全为着神活在世上，为着神使用他们的财物。两千年来，在召会历史中，不容易找到一班人，在财物的奉献上能赶得上他们。某次中美洲有天灾，英国弟兄们汇去救济那里弟兄们的钱，比英国政府汇去的还多还快。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主支配钱财，过弟兄相爱的生活。

到弟兄们被兴起来时，神恢复的工作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在他们以后，神还继续作恢复的工作。从那时起，有一件事相当值得注意，就是有一百年的时间，恢复差不多都在英国，这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在这一百年的恢复里，有几项是我们必须提起的。

首先，是凭信而活，就是靠信心活在神面前。这项恢复是以慕勒为中心人物。慕勒在人中间所作的见证，就是人能在财物这实际的问题上，看见神能答应祷告。因此，人能不靠财物，而凭信仰望神。这在当初五旬节时代，

有过这样的情形，后来就没有了。路德没有恢复这一个，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有一点的恢复，但不是太显明。乃是到了慕勒，在他身上才有这明显的恢复。

我们知道，慕勒和达秘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即使比达秘晚，也晚不了多久。当然在那一班弟兄们身上，都在这个原则之下，他们都是凭信心靠神活着；因为他们脱离了组织，脱离了人的办法。在他们中间，一切事奉神的事，和一切事奉神的人，所有的费用，种种生活问题，对他们实在都是很厉害的试探。然而他们完全凭信心倚靠神，神也实在重看他们的信心，答应他们信心的祷告，特别地眷顾他们。他们中间有许多这一类的见证。

慕勒还没有过去之前，戴德生就被兴起来了。在戴德生这位弟兄身上，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见证，但凭信而活，凭信仰望神，乃是他重要的见证之一，也是他见证里一个很有力量的成分。几乎在戴德生弟兄以前，世上所有的大差会，都是用人的办法筹措金钱，也都是靠人的办法募捐，来维持国外的布道工作。独有戴德生弟兄站起来，告诉人说，“一切不靠募捐，只靠神的怜悯。”在这件事上，他是相当受慕勒的帮助。我们众人至今也受那个帮助；这是一项重要的恢复。

其次，就是得胜的问题。我们稍微阅读召会已往一百年的历史，和其中的传记，似乎能在其中找出一条线，看见一直有人注意得胜的问题，并在那里过得胜的生活。这些人中有一位是史密斯夫人，她写了一本《信徒喜乐的秘诀》。曾有一个时候，这本书相当受欢迎，相当有其地位。她与她的

丈夫史密斯罗伯以及英国的霍普金斯、法国的蒙诺德，他们是开西大会的起头人。这些人专讲奉献的道。据一般的记载，在开西聚会里，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注重奉献，相当有神的祝福。他们认为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以奉献为根据。人所以不能祷告，不能胜过罪，传福音没有能力，都是因为缺少奉献。

这个信息在当时可说是强而有力，因此相当帮助人。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原则上，所有恢复的开始，都有神的同在，但事过境迁后就往下去了。虽然开西聚会相当有祝福，但现今若有人再去讲开西聚会的奉献，可能就摸不着人了，毕竟时代已经两样。往后，宾路易师母起来传扬与基督同钉的道，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她告诉人十字架如何对付旧人。在生命一面，必须说到慕安得烈弟兄。他比宾路易师母还早一点，对内住的基督相当有认识。

从宾路易师母再往下，有史百克弟兄看见复活。若是把慕安得烈的著作，放在宾路易师母之前是对的；好象宾路易师母的信息，是接着开西聚会的。同样原则，若是把宾路易师母的信息，放在史百克弟兄的见证报之后，就不对了。宾路易师母中心的信息，是基督的十字架；而史弟兄大部分的信息，是重在基督的复活。照我们所读的书报来看，两千年来少有人认识复活，少有人能在复活这一面，发挥得象见证报那样多。我们可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条得胜的线：信徒喜乐的秘诀，圣灵的内住，与基督同死，复活，次序排得非常合式。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福音的恢复，那是个大的恢复。英国的司布真，人称他为讲道之王；美国的慕迪，人称他为布道大家。二者都是十九世纪，在福音上非常有名望的人。他们实在带领了許多人得救，在福音上相当影响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开头，许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牧师等，都是借着慕迪、司布真传福音而得救的。福音在地上，少有象他们那个时候，那样的普遍和普及。

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外布道。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国外布道达到高峰。当时随着世界政治、军事、商业和文化的发展，国外布道遍及全球。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非洲、南美洲，或远东的中国、日本、印度，甚至太平洋的荒岛，都有西教士前去布道，而大批的款项，也相继从欧美汇到各个传道工场。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兴盛的一件事。神一面实在是在召会中作工，另一面也在环境上有预备。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些事上都有神的主权。

福音在欧美是个大的恢复，国外布道在全世界也是个大的恢复。然而，在国外布道的恢复中，有的相当好，有的也很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良莠不齐。比方内地会是相当好的，但内地会的传教士，却不一定个个都属灵。我曾遇见过内地会的传教士，那时我已经事奉主了，对主多少有点认识，对大体的情形，也有一点观察。那时，我就发现有些情形，是很难叫人称许的，甚至叫人无法承认，有些神差遣到中国来的仆人，他们作了许多混杂的事。好比有一名传教士，在中国作传教的工作，他曾经教过神学，也写了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字典；但末了，他竟作了驻华大使。这在外交方面，无可厚非；但在属灵一面，就太差了。这是混杂败坏的现象。另外，竟有不信的人作了教师讲道。已过教我历史的一位老师，他是个十足的不信派，但居然也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因此那时的情形，是非常的混乱。国外布道的确是个恢复，但其中败坏的情形也实在令人心痛。中国有几所好的大学，都是差会办的，比方北平的燕京，上海的沪江，江苏苏州的东吴大学等。此外，他们所办的医院也不少，这就表明他们太膨胀、太复杂、太变质了。

因着这些恢复，各地就有了召会；然而好的来了，坏的也来了；真的来了，伪的也来了。以中国来说，无论在入、工作、真理方面，都是好好坏坏、各式各样都有。然而我们仍要赞美主，因着这样的恢复，福音传到了我们生长的地方，真理到达了我们的故乡，召会在中国产生，我们也得救了。若是把这些恢复的

点，一一列出来，自因信称义起，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几乎都已经恢复了。虽然不一定顶完全，但至少是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不说都已经恢复了，我们乃是说几乎都恢复了。

## 第十五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从历史记载来看，基督教最早到中国来的是唐朝的景教，也就是奈斯透留派，约在主后六百到七百年之间。那时唐朝宰相房玄龄，受皇帝的命令，到京城郊外去迎接从波斯来的传教士。那班传教士都是靠他们的学问传教，当时曾在士大夫阶级，就是知识分子中疾速推行；靠着那股势力，景教很快地通行各地。然而因着没有生命，一旦改朝换代，很快就消散了。

到了明朝，在燕京，就是现今的北平那里，还有残余的景教。有一位蒙古人，曾到过波斯，在那里作了奈斯透留派最高的主教。所以，直到明朝的时候，景教并没有完全消灭，仍有一些在中国北方。

天主教传入中国，是开始于明朝的利玛窦来华。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人，非常有学问，对天文和历法很有研究。中国朝廷对他相当礼遇。我们后来所用的农历，即所谓的“皇历”，就是经过他们修正的。明朝有个官叫徐光启，也是天主教徒。上海的徐家汇就是徐光启的产业，后来大部分都送给了天主教。那时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人，但大多是京城里的宦官和士大夫阶级，平民信奉的很少。约在一八〇七年，马礼逊来到了中国。他算是更正教里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人。马礼逊在中国，有时从商，有时还以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京城去，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关闭，在对外开放上非常严格。以后，中国历经几次战事失败，与诸多国家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因此门户大开，准许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自由传道，同时满清政府还要负保护传教士的责任。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经济的膨胀，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过剩，和外来势力的扩张等因素，使西方传教士能更方便地来到中国。当时一个外国人出入中国，甚至比中国人方便；既无须入境证，也不必签护照，什么都不需要，就可自由来去。我得救前，因着不认识神的作为，在路上看到那些外国人，还真是看不过去。今天，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就知道那都是神的作为，为要叫福音能传到一个古老、守旧的国家。

若非如此，基督的福音如何能传到中国？西教士初到中国，环境非常艰难，因为当时的民意，非常仇视外国人。我们都知道，中英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要开辟蓬莱，即山东登州府，以后因那里的港口水浅，就转以烟台为商港。所以，最初西教士到中国北方来，都是先到蓬莱，但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难以租到一间房子。当时中国政府虽然准许外国人来，但民间的百姓却不让外国人居住，甚至外国人要买地，也买不到。

当时，在中国百姓中有一个决议，就是谁卖地给外国人，谁就要被革出家祠。因此，没有人敢卖地给外国人，这就叫那些外国人觉得难为。后来他们只好根据条约，向清廷要地。这在条约上是有明言的，就是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布道，并且要对他们有所保护。于是清廷下令知府，知府转会知县，一同召集地方上的乡绅开会，讨论解决之道。结果长老会在蓬莱，找到一处观音堂，整修后作为西教士的礼拜堂。后来，我开始学习事奉主，也曾在那里传过福音。

关于圣经的中文译本，在景教时期已有部分译文，到了利玛窦时，天主教才开始翻译圣经。目前天主教的圣经译本，是以后改进的。到了更正教时期，第一位为更正教翻译圣经的是马礼逊，他在澳门作过许多翻译的工作。澳门离广州很近，马礼逊有时在广州，有时在澳门。

三百多年前，澳门就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马礼逊借着一些名义居留在澳门，实际上，是在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现在使用的国语和合本圣经，是经多次修改过的。当时为着翻译圣经，曾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有委员七人，主任委员是狄考文，他是山东齐鲁大学最早的创办人。平日这些委员散居各地，各自按着进度，逐章逐节地翻译圣经。每到夏天，委员们就聚在烟台，一同研究。因着每一节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文，这些译者就把同一句译文并列，抄在一起，然后逐节推敲定稿。

我们中间的曲老弟兄，就曾协助狄考文抄写圣经。翻译这本圣经，前后费时二十七年，约到了一九一九年，才大功告成。这个译本，可说是中文里最好的。狄考文初到中国，就是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县城。据说他学习中文，是在土地庙里学的。可见他们初到中国，想要打破门户之见，是何等困难。他们不仅没有住处，连吃的也没有；即使去买，也不一定有人要卖给他们。所以初期，他们的处境实在艰难。尤其在中国北方，那个守旧闭关的情形，更是厉害，实在无法言喻。然而神真是神，祂在一切之上，管治一切的局面，叫万有为着祂的福音效力。无论中国人如何闭关守旧，福音的门总归被神打开了。

近史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到了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可说是中国召会历史中一个重大的转弯。一面中国的老百姓反抗洋人，另一面根据条约的记载，政府却必须要保护洋人。这使当时民心受到激动，有一批迷信而懂得一点拳术的人，就起来成立了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再经慈禧太后的认可，终于引发了一起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全中国华北地区，兴起了杀害西教士和信徒的事。

义和团称洋人作洋鬼子，信徒作二鬼子，这两班人都是义和团杀害的对象。当时以内地会在山西平阳府殉道的人数最多，那是在中国的召会所遇到一个极大的逼迫；另一面，也是召会所遇到一个莫大的炼净。因为当初入教的中国人，大多另有作用，存心不洁，但其中也有不少清心爱主的人。在当时的逼迫中，实在有不少中国信徒，流血、流泪，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据说最厉害的逼迫方法，就是摆路祭。他们在十字街口，摆设祭拜鬼神偶像的桌子，凡经过的人都得跪拜；不跪拜者，当场拖到路边砍头。杀人者不算犯法，反被解释为领受圣旨。

当时华北几省大都受害，其中以山西省最为厉害。山东省则因袁世凯作巡抚，他略有一点国际眼光，又能对朝廷谕旨应付得宜，故受害较轻。当时许多假信徒，或是软弱的，都倒了下去；然而，许多真信徒，许多刚强站住者，都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读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庚子年对中国召会而言，实在是个大的转机。在那时以前，中国没有一个明显为主兴起，作主见证的人，没有一个主明显的仆人。

一九一一年，国民革命成功，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竭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这给基督教许多的方便。地方上民智大开，人的眼光转了，舆论也转了。至此，外面的大环境改变，召会里面的光景也改变；因此在中国的信徒中，有不少强的见证人被兴起来。

主后一九〇〇年发生庚子拳乱，带给中国召会一个大的转机。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在中国杀害基督徒起，召会在中国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以前是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开始时期。从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五年，神在中国兴起许多人，主要有两面的原因：一面是因中国风气大开，接受了西洋文化；另一面是，一

九一一年满清政权结束，民国兴起，人民的思想也为之一新，无论在文化、思想、学术、理论各方面，均大有改变。这是外面的环境，我们虽然不太注重这些，但这无疑与神的召会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得承认，无论栽种什么样的种子，其生长不仅依据种子本身的条件，还要考虑土壤、气候、阳光、雨水等外在因素。神这生命的种子，是最上好的种子，借着福音的传扬，散播到中国这块土地；但这种子的发展，却有待环境和土壤的配合。虽然中国守旧和故步自封的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变，但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和民间的风气，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

这促使许多见证人兴起。神在中国的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可以回溯到一八五〇年。从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这半世纪间，主实在恩待了中国，有相当好的传福音者来到中国。在此之前，马礼逊约在一八〇七年来华，那时只能勉强传一点福音，并不能说是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乃是到戴德生，他在一八六〇年左右到了中国；当时福音的工作，的确有好的开头。我们若读戴德生弟兄的传记，不得不承认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国传福音的人。其他如郭显德、狄考文等，他们也实在爱主，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为福音摆上；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见证。他们都单纯地为着福音，不为别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从西国差会到中国来的人，已经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搀杂在其中。然而在这样复杂的里，神的确保留一部分真实把福音送到中国来的人。象宣道会里的吴伯瑞，又如华中的杨格非，他们都忠心地把福音送到中国。这好比召会在五旬节之后，虽然有混杂，但里面还是有精金的成分。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西方差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的确有许多不满和恶劣的印象。我在学校里，曾读到由美国人所编写的世界历史，上面明白写着：“差会是帝国主义的机关。”我们拿着这样的课本去请教校长；他是美国人，同时也是差会的教士。这个虔诚、得救的人也承认，书上的记载有相当成分是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即便如此，传教士中仍有不少纯正为着福音的人。盼望我们对差会到中国来，有清楚的看见；他们并非全数是复杂的，其中也有非常宝贝、纯诚的人。那些人实在是将他们的一切，都全然为福音摆上，单纯地为着主，一点没有别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叶，福音的种子才能正式撒在中国民间。

因着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国内地，福音普及到许多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时，他们在山西的工作相当有成效，一直扩展到西北。他们把美好的福音种子，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那纯洁的种子，一点没有借着办教育、办医院等，有其他搀杂的成分。所以到了庚子年间，可说甚至撒但都“眼红”，便兴起义和团起来迫害。这件事有两面的讲究：一面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义和团有正当的借口，但是撒但却借此杀害了许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借此作了炼净的工作，并继续不断地兴起人来。

主在二十世纪开头，兴起许多见证人。当时较为众人熟知的，其中一位是李叔青；他是浙江人，是一位医生。他一被主兴起，就相当认识生命和十字架的道路。宾路易师母和慕安得烈的书，他都读过。我曾读过他写的书，看见他对十字架有相当的认识。凡听过他讲道的人，都能见证他的确有主的同在，话语有亮光，也有能力。当他这个青年人被主兴起不久，就在上海领西国教士们查经。远在四十年前就能如此，可以推想，主在他身上恩典的工作，是何等丰厚。可惜他在三十几岁就离世，据说是因为操劳过度，患了肺病的缘故。

再后，有丁立美牧师。我年轻时听过他一篇道，题目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三十二年前的事，我们可以由这题目看出，他对属灵的事总有一点认识。后来，我在天津见过他。当时我蒙怜悯开始事奉主，他虽然已经相当老迈，但在与他交通时，还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在主手里，被主使用过的人。他是北方人，在那风气未开化的时代，南边的福建、广东，他都曾去传过福音。他初被兴起时，实在相当有能力。往下，有余慈度姊妹。余慈度姊妹和我们的历史特别有关系；不仅如此，她和整个中国召会属灵的福音，也相当有关系。她是浙江宁波人，虽是个缠足的传统女子，却接受了近代的新式教育。她的家人送她到英国读医科，她未出国前就已得救。在往英国途中，当船到了法国马赛，要靠岸时，她决定要下船返回中国。船长和船员都非常惊奇，问她为什么原因，她回答说，“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中国同胞。”他们认为她大概患了精神病，起先并不理会，至终被她闹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回到中国。

她回到上海以后，家里的人认为她疯了，没有人能领会究竟发生什么事。然而她什么都不顾，只是到处传福音，那实在是主的作为。她的家人不顾她的需要，但借着一位西国教士的帮助，她在百老汇路，就是上海外滩再往前，经过白渡桥一带，顶了一所破房子，当时那里非常荒凉。她住在里面，称其为福音堂，便在那里传福音。她传福音很有能力，很有主的同在，各地的公会都相当注意，请她到各地去传福音、布道。她对信徒所讲的中心信息，是“得救以后还要重生”。这意思是，若有人已经入教、领洗，却没有重生，他就不能被提。这样的话语虽然不太准确，但在当时的确相当有能力。

与余慈度姊妹同一时期，不论在中国南方或北方，一直都有爱主、追求主的人被主兴起。然而，他们没有人带领，亮光不够，道路不清楚，更谈不上事奉，连生命追求的信息都读不到。即便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实在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各地的确兴起了一班爱主、追求主的人。例如在山东省东部，靠近威海卫，一个叫林村的村庄，有一位读书的老先生姓赛。他读圣经很有亮光，也和一班已经蒙恩的读书人一起聚会。他们看见，西教士把主的福音和主的名送到中国来，这是对的；但西教士的组织不对，所以这一班人拒绝加入任何组织。他们要福音，要圣经，更要主；除此之外，差会的东西，他们一概不要。

他们的确为神发热心，并且到一个地步，赛老先生甚至上书清廷，责骂慈禧太后是淫妇，要她悔改信福音。在当时这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清廷马上下谕旨，命令山东巡抚调查，将他们这些“造反”的人关起来。当时的行政区域，有道、府、县等，那地方是个道，在道的辖区内有道台，道台要负责追查事情的真相。这件“造反”的事，既发生在道台的辖区内，连道台本身也得担罪。所以道台为了自身的缘故，就设法为他们脱罪，上奏朝廷说，他们是一班精神病人。这样才使他们得到赦免。

据说在原订行刑的日期，刽子手准备要执刑了，这些人在监里仍处之泰然。其中有位弟兄，还特地把衣领放下来，准备为主殉道。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炮声响起，要行刑时，就在几分之差的时间里，得到从清廷来赦免的电报，他们才得免死。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然而他们仍旧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民国成立，才被释放出来。

借此我们看见，圣灵在隐藏的地方，作了很厉害的工作，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他们不免有偏激之处，因为他们缺乏身体的交通，也没有读过已往召会的历史，所以没有历代所看见的亮光，以致走了偏激的路。虽然如此，他们实在作了美好的见证；那是圣灵在他们里面作的。甚至在北方那样偏僻的乡村，神都能有圣灵的工作。在中国各地，的确兴起许多爱主的人。

余慈度姊妹年轻时，即为主大用，当她五十多岁时，约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次到了福州，在天安堂开布道大会。倪弟兄就在那次聚会中，听道得救了；当时倪弟兄才十七岁。不久，余姊妹到了杭州，也在那里开布道会，那时约是一九二一年左右，汪佩真姊妹就在那里得救了。所以，从一九二〇至二五年左右，很奇妙的，神在中国南方、北方，最少兴起了二、三十位青年人，北方的王明道弟兄，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当时都中学毕业，刚刚要进入大学。



## 第十六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和受恩姊妹是个英国人，与主恢复的家谱很有关联。倪柝声弟兄

得救时，和受恩姊妹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她原本是差会中的女教士，前来中国传福音，因受到同工的嫉妒，捏造罪名向英国的差会控告她。她在主面前学习功课，不为自己申辩。直到差会的负责人对她说，“我用权柄吩咐你，将一切实情说出来，不要隐瞒。”她才说出她如何受人诬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她里面清楚不该继续留在差会里。再过了一段时间，她里面有感觉要回到中国，主也实在为她开路 and 预备。她就来到福州闽江口，在马尾对面的白牙潭那里住下。

当我们读到召会在中国的历史，我们只得承认她是第一位强而有力，在中国的见证人。她纯洁地活在主面前，相当认识十字架和主的生命。从她所写的诗歌：“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虽然心可伤痛，愿灵仍赞颂；……这路虽然孤单，求你作我伴，用你笑容鼓舞我来尽前途”（诗歌二八二首），我们可以看见她深邃的经历。另外一首：“祂不误事，因祂是神！”（五〇六首）这首诗歌在基督教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此外，“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决滢！”（四九七首）以及“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四六九首），“我对撒但总是说：‘不’”（六四〇首），等都是她所写的。

倪弟兄不仅在讲道时提到她，在几次他和我的谈话里，也提到她；每一次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他说，每次他去见和受恩教士时，在客厅里坐着等候她，都感觉神的同在。在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我们谈到工作和事奉，倪弟兄就叹息着说，“若是和教士还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他还曾说，“当我

一九三三年到欧洲、美国转了一圈，在欧洲大陆各地属灵的人，我也接触一点，美国也接触了，还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与和受恩教士相比较的人。

只有一位弟兄，好象还能和她比较。”倪弟兄这些话，是在一九三五年讲的，距离他第一次从英国回来，约莫两年的光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和受恩教士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多深；她实在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每一次谈起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都要承认，她是相当有分量的人。

倪弟兄和他母亲，是在余慈度姊妹的布道会里得救的。首先，是他的母亲得救后有了转变，这影响了他；后来他也得救了，那是约在一九二〇年左右。不久，他们就遇到了和受恩教士，便一同到她那里去受浸。倪弟兄的母亲，虽然是卫理宗的教友，还时常搓麻将；但她得救后，就有了大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母子那次的受浸，可说是我们中间历史的开始。从那时起，倪弟兄实在认定和受恩教士，是主为他安排的带领人。换句话说，倪弟兄乃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她，受她的带领。

当时有许多与倪弟兄同年龄的人，一同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受她的教导。可惜过了不久，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原因是和受恩教士责备人相当厉害。倪弟兄自己见证说，和教士责备他实在厉害，甚至是不讲理地对付他。然而他被责备以后，非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越被责备，越觉得受益；所以他每次都准备好，再去受责备。

和教士的确严格地对付倪柝声弟兄。当时倪弟兄和另一位弟兄不合，他们在同辈的青年人当中，算是最有恩赐、最能讲道的。然而他们平时，连开门、关门都闹别扭。有一次为着定规谁施浸，他们便去问和受恩教士。倪弟兄心想，和教士一定会叫他施浸，因为福音是他传的，人也是他带领的。然而，和教士却指定另一位弟兄施浸。后来倪弟兄质问和教士，为什么不让他施浸，和教士回

答说，“那位弟兄年龄比你大，所以应该由那位弟兄施浸。”那位弟兄的确比倪弟兄年纪大，这叫倪弟兄没话可说。

过了不久，又有一次受浸聚会。那时起码有三位弟兄可以施浸，其中一位，是他们三个当中，最年长的弟兄。倪弟兄心想，按年龄这次该是这位年长弟兄施浸，不该是上次那位了。他要看和受恩教士如何安排。然而，和教士还是指定上次那位弟兄施浸。所以倪弟兄不服气，又去质问和教士。和教士回答说，“我要这样安排。”这话似乎是不讲理，叫倪弟兄没法接受；但倪弟兄自己见证说，和教士虽这样无理对付他，他还是相当有主的恩典，也蒙主怜悯，把自己摆在和教士跟前，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从和教士得着帮助。

经过几年工夫，他们彼此相当认识，交通也深，在主里的感情更是深厚。一九三〇年，当和教士故去时，几乎把所有属灵的书藉、著作、信札以及圣经，全遗留给倪弟兄。倪弟兄自己说，若要替和受恩教士写传记，他将是最适合的人选。他有心愿要替和教士写一本传记，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会有相当的帮助；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和受恩教士是我们历史中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倪弟兄身上长出来。所以，说到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无法不提到这个人。召会扩展的过程

从余慈度姊妹到福州传福音后，福州便有一班得救的青年弟兄们兴起。一九二三年，他们在一位弟兄家里，开了一个布道会，写信请南京的李渊如姊妹去主持。那时李渊如姊妹还是个青年人，文笔相当好，在南京负责编辑灵光报。当时，灵光报算是全中国最好的一分属灵报纸，有属灵的精粹。各地属灵的人都来投稿，如高师竹、孙喜圣、贾玉铭、成寄归等。李姊妹负责将他们的稿子集拢，编成双月刊；这给了当时的信徒相当的帮助。然而，一九三〇年之后，灵光报的属灵分量就大不如前了。

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布道会，使当地得了复兴，有很多人得救。聚会人数众多，来赴会的人，一人自备一把凳子；穿“福音背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福音背心，其实是福音标语，有的挂在身前，有的挂在身后。他们在马路上呼福音口号，召人前来听福音。这样，在福州就开始有了聚会。以聚会来说，那可算是在中国的一个新起头。聚会的人多数是学生，会中讲道、传福音的工作，大部分由倪弟兄负责。此外，还有两位弟兄也相当有恩赐，一位常在外面作布道的工作，另一位讲解圣经。这样的聚会，开始时并未引起人的注意。

到了一九二四年，难处来了，原因是宣道会的教士，上海北四川路守真堂的负责人吴伯瑞，听见了福州弟兄们复兴的光景，就建议他们既是这样起来事奉主，应当经过按立的手续，受按立作传道人，作牧师。在福州的三位负责弟兄中，有一位定意接受按立，这引起了弟兄们中间的难处。倪弟兄觉得不可以，便释放一篇信息，讲到关乎约柜的历史。我后来因为编辑基督徒报的关系，这篇稿子就转到我手中。那篇信息的中心是，当以色列尚未荒凉时，约柜在帐幕中，二者是一；神的见证在于约柜，有帐幕为外表，以约柜为内容，二者是一。等到以色列荒凉时，约柜与帐幕分开，帐幕在基遍，约柜却在另一处。所以，当所罗门起来事奉神时，他是先到帐幕那里献祭，后来才得着异象，回到耶路撒冷向约柜献祭。倪弟兄根据这个约柜的历史，指出当召会没有荒凉时，召会的外表是对的，召会的内容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神的约柜。等到召会荒凉时，基督的见证和召会的外表，就脱节了。这意思是，召会荒凉了，召会的外表和内容分开了。这时，我们应该注意约柜，不应该注意帐幕；我们应该作所罗门，注重召会的内容—基督，不该注重外表、外面的事。

倪弟兄释放过这样的信息以后，那位想要接受按立的弟兄，就和其余几位同工联合起来，说，“倪弟兄不要召会。”于是他们趁着倪弟兄出远门时，把他革除了。从那时候起，福州的召会就发生了难处，有了分裂。他们革除倪弟兄时，倪弟兄正在南京，福州当地有许多弟兄，为他打抱不平。他们写信、打电报给他，起初倪弟兄受到影响，里面相当被摸着。然而他到南京、杭州、上海一带，是为着开特会，释放信息，若看了信，恐会受亏损；因此他定意，所有从福州的来信和电报，他一概不看。

等到从上海回福州时，他才在船上，把信件一封一封拿出来读。他打开信件，越读越气，但是主还是在他里面说话，告诉他：“不能争，争是血气。”主在他里头将他安定了。等到船靠马尾，福州的弟兄们成群地从福州来接他，别的事都不谈，只谈这一件事。一谈之下，他的气又来了；但主在他里头，还是要他安静下来。他在主面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争，并且看见那是个大问题。许多弟兄们都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打抱不平；他就约大家当天晚上见面。倪弟兄知道若是要谈判，就会很火爆；他清楚不能作这事。因此当弟兄们来时，他立刻表明要把行李搬到马尾，离开福州，住在白牙潭，让弟兄们照着感觉在福州聚会。这样一来，按立的事就此打住了。当时，他自己一面是个被革除的人，一面觉得不应该有分争，他就有一个深的负担，专职作文字工作。

约在一九二三年，倪弟兄就开始出刊复兴报；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在马尾出刊基督徒报。基督徒报中有许多信息，都是关于召会方面的，有召会的道路、召会的立场等，那对当时的召会，是很厉害的刺激。其中刺激最大的，就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默想“默想启示录”。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几乎都有这份报刊。这些属灵的言论，对召会的光景是刺激；对爱主的青年人，却作了打底的工作。

我能见证，在我未读那分报刊以前，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作了相当的工作；我不仅得救了，并且决意要把世界丢在一边。我虽然是个穷学生，却愿意出代价，买这种属灵书报。因此，我借着基督徒报这分文字的刺激，在我里面有厉害的酝酿。所以当时，一面借着圣灵多方地作工，一面借着文字的刺激，在中国各地很快地，有许多聚会兴起；基督徒报的言论，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因素。

基督徒报里，除了注意召会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得救的信息，例如：如何下地狱、下地狱的方法、地狱捷径、恶人上天堂善人下地狱、强盗得救等，都曾带领许多人得救，清楚救恩。我们中间的杜忠臣弟兄，就是借着“得救的证实”，才清楚得救的。基督徒报注重属灵问题、属灵生命的追求、属灵争战，对于人追求属灵，实在是个莫大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报归纳起来，最少有三大影响：一是刺激各地爱主信徒对于召会有正确的观念，继而兴起聚会；二是使人清楚救恩；三是叫人在追求属灵上有路，在属灵方面得着供应。所以，基督徒报供应的影响，可以说相当重大。

## 第十七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从倪弟兄出刊基督徒报起，约二年后，因着报里的信息，使各地爱主的人，对召会现实的光景，受到相当的刺激；因此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都有相当追求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里面实在受到震撼，愿意在那个时代，走一条清新的路，讨主的喜悦。

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在上海开始有聚会。开头时，只有一位弟兄和几位姊妹，他们是在汪佩真姊妹的父亲家，开始擘饼。直到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租到一所房子，才开始有正式的聚会。从一九二七、二八年左右，倪弟兄就觉得，应该把他工作的中心移到上海。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就将他私人的东西，和福音书房一同搬到上海。从那时起，工作就在上海开始，上海召会也有了很小的聚集。

一九二八年二月，倪弟兄在上海，有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得胜聚会。聚会的结果，使江苏北部，就是所谓的江北或苏北，也就是扬州往北去盐城、阜宁那些地方，兴起了相当多的聚会。主要原因是，在那次特别聚会中，江北有几位传道的弟兄到上海赴会，蒙了恩典，就把主的见证带回去。仅仅三、四年间，他们在江北，就兴起了十个以上的地方召会，人数也相当众多。另一面，在一九二八至三〇年间，浙江南部，就是温州所属的平阳县里，有非常多的弟兄们起来事奉、聚会。他们在几年内，兴起二十处以上的村镇聚会。一九三四年，我们到那里访问时，几乎走没多远，就有一处聚会的地方。所以，从一九二七到三〇年间，上海和江苏北部，以及浙江南部，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倪弟兄召开第二次得胜聚会。有七、八位西国圣徒访问上海召会，和弟兄们有交通；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和澳洲人，他们的背景都是弟兄

会的。因为我们曾向他们买书，在信札上有过交通，使他们得知中国有弟兄们起来，脱离组织的基督教，在各地隐藏着事奉神。他们很愿意寻求交通，当时在上海的弟兄们，也赞成。我们事先声明，只与他们个人有交通，与他们背后的团体并无关联。

那次我原本要赴会，但是动身那天正好是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占领东三省，我所住的烟台情况十分吃紧。由于轮船的行驶，令人十分担心，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上海，恐怕我去了就回不了家。因此，我临上船前就打消去意。所以那次聚会，我不在场。事后才得知，聚会结果并不太好，从西国来的圣徒不容易交得通，并且发生了一点其他方面的难处。所以那次聚会，没有作出应该作的事。

到了一九三二年，北方也开始有聚会。北方的聚会，比上海、苏北、浙南稍微晚一点，列在第四。一九三二年夏天，烟台和济南两处地方，差不多同时开始了聚会。约莫过了半年，天津和北平也有了聚会。所以，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烟台、济南、天津、北平，这四处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召会。

我们在北方的四大都市有了聚会，这个影响相当大。虽然北方兴起聚会的时间较南方晚，但是一兴起来，就是在大都市里。不象在苏北和浙南的聚会，都是在乡僻的地方。北平、天津是北方第一、二大都市，济南列为第三或第四。烟台虽然只有二十万人口，却是基督教在华北的中心，所以在基督教的舆论上，烟台在华北、东北、西北，都相当有影响力。一九三三年底，东北长春开始有



聚会，当时是在比较有地位的人中间。他们不仅在召会里有影响力，在社会、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势力。

一九三四年一月，倪弟兄有了第三次得胜聚会。这次规模比已往两次都大，各地来参加的弟兄们也多。有好些弟兄们，是从没有聚会的地方，从别的基督教团体

来的。他们其中有许多位，在原本的团体里事奉主。仅仅烟台一地，就去了十多位。那次的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信息也很高，说到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以及神的得胜者，前后达十天之久。各地的弟兄们，都彼此有交通，聚会满有主的同在，所释放的信息有权能、有祝福，每个人都满带着基督回去。

经过这次聚会，就把各地已有的圣灵工作引起来。所以到了一九三四年，除了华西、华中，就是四川、湖南、湖北一带以外，各地的聚会象雨后春笋般，一地一地地兴起来。那是一股汹涌的潮流，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脱离宗派，走道路。”这就引起基督教很厉害的反对。我因着在上海配搭，代理编辑《通问汇刊》，需要选材、编辑各地所送来的消息，所以较为清楚各地的情形。那时各地兴起聚会，以及脱离宗派的流，实在惊人；并且每一个脱离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给原来的公会，主要有两句话：“我要走主的正路，请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生命册上除掉。”这样一来，全国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西教士，就生发恐慌，一致兴起了反对。

一九三四年夏天，奉天，即沈阳，也有了聚会。再过不久，哈尔滨、大连也都有了聚会。所以最晚到一九三四年，东北四大都市，长春、奉天、哈尔滨、大连，都有了聚会。一九三四年十月，倪弟兄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得胜聚会。之前，杭州已有聚会。这次得胜聚会也相当有主的祝福，但我感觉，没有一月的那次

强。这次聚会不仅北方有人来，东北也来了很多人。因着北方和东北的人数加多，所以对东北的聚会影响很大。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我们中间一度相当艰难的时候。一面，外在有非常厉害的攻击；有人印制传单反对我们，甚至有捏造的话。他们在许多礼拜堂门口，于散

会后将传单分发给工人，并且借题攻击倪弟兄。另一面，在我们同工中也有难处。当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方，弟兄们来电报催我快快回到上海。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愿意形容得太多，然而当我回到上海不到两三周，所有同工全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人。同工们为什么走呢？乃是因着外面的攻击，引起了里面的难处。

倪弟兄当时也很难为，同工们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就一个个走了。那样的离开，感觉非常不好，并不是因为闹意见离开，而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情形。当时只有一位年长姊妹，她在外面好象没有被人攻击，里面也没有什么意见上的感觉，所以留在那里，与我们同舟共济，一起应付艰局。偏偏不巧，她父亲遭遇难处，被下在监里生了病，需要她看护。至终，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其间约有四个月，实在相当艰难。

因着同工们都有主的恩典，也学习了一些功课，至终就一个个回来了。当时倪弟兄因着各样的难处，心里难为，也不肯在明处作什么。我们就有十位左右的弟兄姊妹，约他到杭州一个地方读雅歌，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歌中之歌》一书，就是那次的笔记。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回到北方；倪弟兄计划经东北，转西伯利亚去英国。当他经过烟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有聚集。那个聚会相当有主的恩典，有些人因此得

着了复兴。倪弟兄里面更是恢复了新鲜，就打消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当倪弟兄返回上海，在上海有聚会，就带进了复兴。那段期间，烟台和上海聚会的中心信息，都是注意基督作得胜的生命。

因着一九三五年的复兴，到了一九三六年底、三七年初，同工们都感觉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往外开展；并且在大都市里的聚会，如南京及天津，也都相当的弱。因此，他们想要往外去，并且给各地召会一点帮助，以加强各地的聚会。一九三七

年一月，倪弟兄召集全国同工，在上海有一次聚会，说到行传十三章的原则，那是《工作的再思》第一次的信息。他特别指出，一个事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应该多往外去。如果主给我们真理的亮光多一些，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倪弟兄盼望有几位弟兄，能多负一点责任，到各地释放真理的亮光。然而我们的经验证实，当时那样的作法，并没有多少祝福和果效。

一九三七年夏天，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在中国引发战争。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有战事，全国都沸腾起来。政府定规抗战到底，沿海的召会都因这事件起了波动，好些弟兄姊妹准备退到后方。一面是因着政府的政策，一面也是惧怕日本人的屠杀。那时各地比较强的聚会，都在沿海省分。倪弟兄觉得，这次撤退恐怕是主的意思，要把福音、真理和主的见证，带到后方的内地。所以十月间，倪弟兄就在汉口，再次召集同工聚会，更正式地说到安提阿的原则。这次同工聚会，我虽然已经抵达汉口，但因着北方的战事吃紧，我只好返回北方顾及家人。那次聚集的信息，后来经过整理，印成了《工作的再思》一书，那时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以后，许多弟兄姊妹都到了后方。所以在抗战期间，四川的重庆、成都等地，都有了聚会。张郁岚、郑大强等弟兄，就是在那时候得救的。

一九三八年倪弟兄再访英国，和史百克弟兄有交通，一九三九年夏天返回中国。当时南京已为日本占领，我们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聚会。租界外就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和各地断了交通。倪弟兄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再次召聚特会，盼望各地都有人参加。然而因着战事，交通不便，参加的人数很少；我也在那次聚会中有分。

在那次聚会里，我个人得着相当大的帮助。信息内容论到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们

中间很大的转弯。那个转弯有相当成分，是重在里面的生命，由复活的生命达到对身体的认识。此后，倪弟兄有负担在上海开始训练。一九四〇年，就在上海友华村开办训练；有二年之久，他一直持续有聚会。这时，全国各地有聚会的地方已经相当多，上海召会人数也有几百人，是相当大的一个召会。

到了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租界，并组织伪基督教团体；同时，我们中间也产生了莫大的难处。因着这内外交迫的原因，到了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上海的聚会就正式关门。日本人占领中国后，全国就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各地召会只有私下的聚集，弟兄们彼此很少往来。后方虽有聚会兴起，但与各地的交通还是不容易。

自从一九四〇年起，约莫四年左右，主在北方作了很厉害的工作。西北不只开始有聚会，并且是相当强的开始。此外，东北的聚会也加强了。所以在抗战期间，上海的聚会虽然受到难为，但在北方却有了转机，许多该学、该实现的，

都在北方学到了，也实现了。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成为全国的中心，许多弟兄姊妹随着政府复原，南北也能交通了。有五、六年之久，大家未能谋面，彼此都经过相当的难为和试炼，各人在各人的重担之下，都学习了不少功课。所以，当弟兄姊妹重新聚集再有交通，各人就将所学的，过去认识的，汇集在一起。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和南京，就有很好的转机。上海不仅恢复了聚会，并且也快速地兴起来。到一九四八年，上海已经有十七个分区聚会，人数到了一千五、六百位。

一九四八年春天，有几位同工从上海到福建、广东有交通；在那里也有转机。交通之后，他们回到上海，倪弟兄就在上海召聚特别聚会。由于事先早有安排，所以华西、华中、华北、西北都有人来，那个交通可算是特别聚会。那是倪弟兄自

一九四二年，未能正式尽职以来，六年之久，第一次恢复的聚会。那次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之后，倪弟兄就接续他的负担，到福州鼓岭，主持第一次的同工训练，为期四个月。可惜那次训练我未能参加。在训练中，从南方、北方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因着上海、广东、福建的转机，加上东北、西北、华北在抗战胜利后，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光景，所以全国各地，都是复兴的气象，弟兄们都有心，也都肯为着主。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全国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每个月一万人得救，都不算难事。复兴的火把、福音的灵、事奉的热心，甚至财物的奉献，在在都是空前的。那时全国，无论是码头、车站、省会等地区，都有聚会。然而，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中国共产党兴起。我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允许信仰自由的，也不容许召会存在。为此，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求主眷顾并纪念祂的召会，也眷顾我们的国家；但终不能挽回那个局面。一九四九

年初，有二、三百位弟兄，随着机关、学校、医院来到台湾；有的散布在台北，有的在嘉义，有的在高雄。

当时在同工们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眼看局面马上要改变了，众人到底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我们知道留在那里会有难处，但如果离开了，众多的召会如何往前？这事令人十分难为。前面的同工们，有过两次相当透彻的聚会交通，谈论这些相关的问题。有的人根据事实上的认识，主张离开，否则定规要受共产党的对付。有的人觉得，若是这样，那将是召会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没有正式的决议，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建议，就是各人随主引导而行，要留下或离开，没有别人能断案。那时好多人离开大陆，有的往外国去，有的到了香港，有的随政府机关迁来台湾。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七年前我们早已料到。然而在那两次的同工聚会中，前面弟兄们都定规要我走。

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倪弟兄再上鼓岭，有第二次的训练。接着，共产党果真过了长江，当时各地同工都在鼓岭参加训练，只有我和李渊如姊妹留守上海。原谅我在这里，要说一点个人的事。七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是我们在上海最不好受的日子。那时南京已经没有了，共军来到苏州昆山一带，眼看就要到上海。我正负责在上海监造会所，虽然深知共军的暴行，但总觉得不能不负责任。李渊如姊妹当时负责出版刊物，所以也有责任在身。会所的建造，从起头到末了，一直是由我经手，所以我的确非常有负担。那时会所只剩下玻璃没有装，灰面没有抹，油漆没有刷，大架构都已完全造好。我的妻子问我：“我们女人和孩子不走还可以，你怎么办？”我当时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倪弟兄自福州发来电报，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然后快快到鼓岭去。那时我心里的伤痛，真是无

法形容。我只得承认那是神的旨意，是祂的剥夺，要我以祂自己为目标。我也是一个人，我爱中国，爱中国大陆的工作，爱上海的召会，也爱上海的会所。上海会所不仅地点好，地形好，地势更好。面积比台北一会所的四倍还大，并且是个正方形。那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据点，四边都有马路，通公车及电车，又处于全上海居住市区的中心。旁边是个小公园，从窗外望去，好似我们的小花园。然而当我接到电报，二十九日即刻买票，三十日就到了台湾；再转到福州和鼓岭的弟兄们交通后，很快再回到台湾。同时工作上也定规，有些在工作上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到台湾。他们分成两批，一批安全抵达；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因为船只破旧，恐怕到不了台湾，就折回上海，于是他们没能出来。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鼓岭的训练结束后，倪弟兄回到上海，帮助那里的召会。在大陆变色之初，各地信主还算自由。等到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开始扣留倪弟兄，后来公开控诉他，至今已有一千多位各地的负责弟兄被捕。所以，中国大陆各地的召会，可说完全陷在艰难、逼迫中，其间的苦楚，我们实在无法一一述说。

### 在台湾众召会的兴起

一九四九年我们来到台湾，只有台北的聚会比较大一点。当时是在上海路，即现在的林森南路，一所日本式的房子里聚会，约有一百多人擘饼，其中十分之八、九都是从大陆来的。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和赵静怀等弟兄，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受同工的安排来到台湾。在台北的召会，原来人数少，情形亦弱，所以工作上就安排他们四人负责，将责任交给他们。这是台北召会第一次得着加强。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张郁岚弟兄以及国防医学院七十多位弟兄姊妹到了台湾，这是台北召会第二次得着加强。张郁岚弟兄原是南京的负责弟兄，因着到台北，也被安排在台北一同负责。到了五月，我受主带领到台湾，那时来的人更多，这是台北召会第三次得着加强。

除了台北，台湾第二个大召会，就是高雄。林穆湘弟兄一家，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在烟台被主兴起；抗战胜利后，奉政府之令来接收高雄海关。他们夫妇到了高雄，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一九四八年底，曲郁民和郑大强两位弟兄，也从青岛和上海同时到了高雄。他们的同事中，也有一班人到了高雄，借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这样，全省南北两地，就有了两个比较强的聚会。

在基隆方面，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在一九四八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他离开上海时，曾与我有很长时间的交通；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然而因着环境的安排，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到了基隆，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弟兄，他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师，于是就开始有了聚会。同样的，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非等弟兄，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有的是化学工程师，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他们到了台中，就开始有了聚会。

一九四九年嘉义还没有聚会。有位朱质朴姊妹，在嘉义作卫教工作，当我第二次到南部访问时，她来信要我去看望她，这一去，就碰到了刘广志弟兄。于是他们在朱姊妹上班的地方，借了一个公共场地，开始有祷告聚会。新竹也是借着朱质朴等几个姊妹，到新竹作卫教工作，才有了聚会。后来郑宝之弟兄从师范学院毕业，到新竹中学教书，新竹的聚会就得着加强。



如此一来，全省各地都有聚会兴起。根据我们的统计，最初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约四百位。他们都分布在全省各大都市，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主所撒的种子，一地一地的聚会就此兴起。直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五十九处聚会，没有一处是作工的人开辟、设立的，都是在职的弟兄姊妹，因着职业到那里，而兴起召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我们搬到台北一会所现址聚会。从前所造的会所，只能坐三百人，我们在八月一日正式开工，有第一次的特别聚会；那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截至目前为止，还差三个月，就整整满七年。在这七年中，除了弟兄们在各地自己兴起事奉外，在工作这一面，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件事：  
特别聚会

我们在这七年中，除了一九五五年及今年各有两次特别聚会外，其他每年一次，总共有九次特别聚会。这包括了史弟兄来的那一次。长期读经我们第一次读经，是查读圣经要道六十题，就是将圣经里六十个重要的题目，一一读过。

总之，我们在工作上，主要在这四件事上一直帮助各地召会的圣徒。感谢主，在

这七年的过程中，我们实在看见，主在这四件事上的祝福。每次特别聚会中，信

息的造就，就是一种祝福。并且，在特别聚会期间，各地负责弟兄们来在一起，彼此交通，一地的恩典很快转到各地，成为各地的恩典，这更是莫大的祝福。即

使我们在特别聚会中，共同来看我们的难处，并且有一点校正，那也是祝福。虽

然每次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但对于各地事奉的责任，都有相当的帮助。还有文字

工作，也得到主相当的祝福，除了话语职事的发行，还有各种属灵书报的出版。

这使圣徒们得着从受浸、擘饼，到脱离基督教的组织等真理，并且领受了许多从

神来的启示。

## 第十八篇 我们中间属灵的恢复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神所有的恢复，都是从最起头开始。我们中间第一个恢复的真理，就是得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福音传到中国，已有相当的年日，并且有相当多爱主的人，摆上一切，播撒福音的种子。然而，乃是等到神在中国兴起我们时，中国的信徒对得救的问题，才真正清楚。一九三三年，我曾到苏州长老会所办的福音医院传福音。那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医院，仅仅护校的学生，就有五、六十位。那一次我被请去，是住在医院里，要特别对那些护校的学生传福音。那次相当有主的同在，几乎凡没有清楚救恩的，都清楚得救了。

有一次，他们请我到他们医院里的礼拜堂传福音，专专传讲约翰三章十六节。我很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可能真的信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这话对他们的确有些重，有些刺耳。那个礼拜堂的坐堂牧师，一直在旁边有动作，显出不太以为然的样子；同时，也用表情暗示我，不要继续讲下去。

我就用手点着他说，“你就是作了牧师，还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这位牧师后来对人说，我是乱传福音。他说，哪里有人没有好好作基督徒，没有等到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能断定自己有没有得救？一直到那时，整个基督教里还普遍留存着那样的空气。当然，在这之前，定规是有好些人得救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对于清楚得救这个真理，他们并不明白。

关于这一方面的恢复，从倪弟兄释放几篇关于得救的信息“得救的证实”和“你知道自己得救么？”出版以后，再加上好些弟兄姊妹在南方、北方，作清楚得救的见证，一直到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开始时，才算是打通了。开头时，这真理的仗打得很厉害，许多牧师都起来说，“这班少年人太大胆、太骄傲。我们作牧师作到老，还不敢说自己得救，他们这样简单的经历，就能说自己得救了。”然

而，现在到处都在传“一信就必得救”，连当初反对我们的那些人，也都传这一个。我们为这事，实在打了美好的仗。

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得救的路，但没有恢复得救的证实。这个得救的证实，最初是西方弟兄们恢复的，由卡亭乔治所写的《救知乐》，就更是昭然于世了。这本《救知乐》，乃是在圣经和《天路历程》两本书之外，第三本世界销售最多的书。过去，人虽然得救了，但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也没有救恩的快乐；因为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没有得救的把握。

从卡亭乔治被兴起之后，他作了很强的见证，说，人不仅能因信得救，并且得救之后，可以立即知道；你知道了，你就快乐。那是西方的一个恢复，在我们中间，乃是到了得救的证实出来之后，才开始恢复。现在这个得救的证实，是完全恢复在中国基督徒中间了；不仅我们清楚，凡是正统的传道人，没有不承认这一个的。

这是第一项的恢复，就是得救的证实。虽然以前有浸信会，也有弟兄们来到中国，他们都为人施浸；但是认真说，为受浸这项真理打仗，乃是等到神在中国兴起我们这些人才开始的。倪弟兄的家原属卫理宗，本来是领过洗的。等到他们清楚明白救恩后，从神的话语中，看见受浸的真理，他们就去寻求和受恩教士的交通。和教士是在这件事上，被神恢复的一个人。她把恢复带到福州，倪弟兄就在那里受了浸，那时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从那时候起，受浸在我们中间也是个重要的恢复。

有一件事很希奇，就是圣灵作工的时候，到处都一样。过去五十年来，好些被神兴起来的人，都是先受滴水礼，等到他们起来追求主之后，感觉这个不合乎圣经，应该有个埋葬才是，才改为受浸。有好几个被神兴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长老会有位老牧师贾玉铭先生，他在神学院中，相当有地位。他非常不赞成受过洗的人，又去受浸。有一天他在山上祷告，祷告到满有圣灵的充满，觉得真是欢喜快乐，就连跑带跳地下山，跳入一个池塘里，自己为自己受了浸。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叫人受浸，不是外面的仪式，乃是里面生命的感觉。所以，不要小看受浸这件事。

若是在新约里，只重在灵而不重在仪文，主就不会一再嘱咐我们，要受浸。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马可十六章十六节又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这都是关乎受浸的。使徒行传更给我们看见，在所有得救的例子中，都是要求人受浸的。在八章腓利传福音给太监；不是那太监接受了福音腓利就被提去，乃是一直等到腓利为太监施了浸，主的灵才将腓利提去。我们读这些事例就能明了，腓利传福音给太监之后，必定立刻把受浸的道讲给他听；不然，那太监怎么会问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他连以赛亚书都不懂，如何会懂得受浸？那定规是腓利讲给他听的，所以在路上他就受了浸。受浸在属灵方面，的确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受浸这件事上，也经过相当的争战。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批评、诽谤我们，说我们中间有一条规条，就是只接纳受浸的人；并且已经受过洗的，还得再受浸，我们才接纳。这实在是冤枉我们。无论如何，受浸是我们中间第二个属灵的恢复。在天主教里，擘饼变质成为弥撒中的圣餐。到了更正教，虽然把迷信的部分改正了一些，但原则上，还是有天主教的旧样子。读过召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天主教何等迷信弥撒里的圣餐。

在天主教中，他们认为圣餐可以治病，保佑人福乐平安。这是何等的迷信，然而更正教现今还在沿用这名称，这实在是不应该，也不正确的。“圣餐”完全是罗马天主教里的专有称呼。圣经里是说晚餐，“吃主的晚餐”。我们若是明白罗马天主教的背景，就会知道他们所谓“圣”的意思，乃是他们认为这杯葡萄汁和这块饼，经过圣品阶级之人的祝福，再经过他们的处理，就真的成为主的身体，成为圣了。那完全是迷信。

此外，在主的桌子前，所有蒙恩的人都是平等的。在新约里，神不喜欢祂的百姓和祂中间，有居间的人。我们看见在主的晚餐里，除了主和祂的门徒之外，没有别人；只有两班人，没有第三等人。然而罗马天主教把第三班人加进来，他们的神父专司圣工，分饼给众人吃，他们称之为领圣体；酒却是给神父喝的。到了更正教时，不但沿用了天主教的旧名称，连作法也相当雷同。在更正教中，也是只有牧师才能分饼分杯。比方，某会堂这个月要举行圣餐，但因牧师不能来，就无法分饼。这实在是大为走样了，使擘饼聚会中，圣徒直接接触主，并在基督的身体里，在一个饼里彼此有交通的味道，完全被抹煞了。

到了一九二二年，弟兄们在福州，完全脱离了这个错误的教训。他们中间没有神父，没有牧师，也不在礼拜堂里，却是在一位弟兄家中，众人一同围绕着饼杯，坐在主面前，与主有直接的交通。从那时起，这个擘饼的真理才恢复了。这是第三个恢复。

第四个恢复就是脱离组织，从组织里出来。所谓脱离组织，乃是指脱离基督教的组织。感谢神，借着从西方来的弟兄姊妹，把福音、真理、圣经、主的自己、主的名和救恩带到中国。在这些点上，我们实在感谢神，也感激他们。然而，我们蒙了光照之后，看见他们同时也把组织带了进来。我们的确看见，凡是在那组织里得救的人，就自然地被带进那个组织里。所有的公会、差会都是如此。

许多召会中重大的问题，在信徒中不能解决的，都得到差会或总会去解决。不仅如此，当人接受他们的福音，在他们中间受浸，或在他们中间领洗，就得作他们组织里的一分子。

一九二二年，弟兄们在福州兴起，就开始蒙主带领，脱离组织。他们是在一切组织之外，干干净净地事奉神。可惜他们的亮光不够，竟然因着有人要接受按立，而发生难处，以致有了分裂。福州那次分裂，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大陆时，还未能完全解决。倪弟兄从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一直出刊基督徒报，相当地非议组织的基督教，这就是根据他所看见的亮光而来的。到了一九三四年，脱离宗派的流达到了最高潮，到处都可见脱离宗派的情形。有的虽然作得太过一点，但基本的原则却是对的。

恢复个人与主的交通，乃是包括个人的读经、守晨更，和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在这个恢复的起头，我虽然没有在其中，但据说是相当的好。在那班恢复的人中，多半是青年人，他们许多人原来都是天天打球、玩耍的学生，后来都成群地在树荫下读经祷告。所以，个人与主的交通，乃是个很厉害的恢复。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直到今天，我们中间仍有这样的实行。若是因为注意了其他方面，而忽略了这一个，那是不应该的。

在弟兄们未兴起之先，在基督教中，一个人信主耶稣，不过是作一名教友而已；好一点的是有所捐献，再好一点的是进神学院。所以，所有事奉的事，都落在牧师的身上。虽然也有些信徒作见证，带人信主，但全体圣徒传福音、事奉主这件事，乃是到了弟兄们兴起才得着恢复。弟兄们恢复了人人尽功用，无须牧师专职事奉、传福音；学生下课就可以传福音，圣徒上街也可以传福音。现在我们一传福音，都是全体弟兄姊妹们一起出动，这实在是个恢复。

我曾亲身经历过几次，当弟兄姊妹都出动传福音时，我还被误认是福音朋友。有一次我到三会所，在我下公车，正往前走，离会所还远时，就有一位弟兄请我去听福音。一路上还有许多招待，热切地欢迎我，一直到了会所门口，才有弟兄认出是我。还有一次，到四会所，也是同样的情形；人还没有到会所，弟兄姊妹就拉着我，要我去听福音。我里面觉得非常欢喜，这是好现象，给我们看见圣徒们都自动传福音，并且带进相当多得救的人。虽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这局面的确令人受鼓励。这个恩典，乃是前面弟兄恢复所留下来的，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在中国信徒中，几乎少有人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

余慈度姊妹有些凭信心的生活，但真正的凭信生活，乃是到弟兄们兴起后，才成为一个见证。已过，人事奉主都得先讲好待遇，然后才开始事奉。我们看见在不少人身上，都有这个难处。在哈尔滨，有个近乎中华基督教的聚会起来，他们函约丁立美牧师去主持，每个月报酬约二百银洋；但丁立美牧师还不肯接受。我的姊姊是神学院的毕业生，在她写的家信中，就曾谈起何处待遇高，何处待遇低的事。那时，并没有这个信心生活的恢复。

直到弟兄们兴起来之后，他们才作了一个相反的见证。他们说，神的仆人和使女，要信靠神而活。开头他们是相当的艰难。我们知道，任何事都是起头难，并不那么容易；但弟兄们实在是打了美好的仗。每听到他们的见证，都叫我觉得其中实在有神的作为。然而没有多久，这件事就被人破坏了。有些人因为有了一点恩赐，就到处讲道，到处得人的供给。



愿主怜悯我们，绝不可走那样一条路；在召会的组织里拿薪水，是不可以的，即使是凭着恩赐到处讲道拿钱，也是不可以的。好比有人到处讲道，就在每次聚会前后，有特别报告，要为讲道人有特别的奉献。即使是在台北这里，数年前都还有这样的情形。这乃是信心的生活走了样。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多到几个地方开特会？若是多到几个地方去，钱不就会多了么？似乎开特会就是为了钱，这是我们不能作的事。我们都是可怜的人，没有信心，但是主怜悯我们，有的供应我们能接受，有的事我们不能作。特别是青年的弟兄们，若是我们在钱的事上处理不好，你我还是作事去吧，不必这样全时间服事主。

我第一次到马尼拉去，住了五个半月，回来之前，那里的长老们就在背后讨论，台湾有什么需要。这是我所知道的。他们也在长老聚会中，谈论这个问题，前后至少两次之多。当时我郑重地请求弟兄们，不要向众圣徒报告，主没有差遣我们出去要钱，那是很卑鄙的事。这是环境逼我们说愚妄人的话。恢复信心的生活，乃是我们的第七个恢复。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已过都曾作过基督教的教友，知道他们中间一般的情形。直到一九二二年，有少数弟兄们兴起来，弟兄们中才有真正的相爱，真正的彼此交通。当时，他们实在有非拉铁非的光景，比我们今天不知道要强过多少倍。然而，感谢主，今天这个相爱还在这里，这也是当初一个重要的恢复。

在弟兄们兴起以前，人是把传道当作职业，而不管自己是否蒙了神的呼召。我曾遇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母亲，她培养她那最聪明的儿子读医科，资质中等的儿子读商科，最糊涂的儿子，奉献给召会读神学。这就是人的观念。我有位流浪落魄的同学，他曾作过一些新闻方面的事，但并不很得志。在我得救后不到半年，有一天，他来对我说，“听说你现在信耶稣，信得很热心，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我愿意到你们教会作传道人。”

从这两个事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传道人和牧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如何低下、轻贱。当西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他们很不容易得着一个正当的助手。因着传道人、牧师的地位非常低落，所以有好些牧师、传道人都是骗人的，并没有让神自己兴起人来。直到中国的弟兄们起来，才恢复了蒙召，看见人若要传道，乃是蒙召的问题。神呼召了你，才托付你作祂的工作。现今全体圣徒都该事奉神，信的人都是祭司，这个真理已经恢复了；但说到蒙召，乃是说到专一为主作工的人，如果没有蒙召，就仍然该作自己的职业。

一个真正蒙召的人，并不需要读神学。近二、三十年来，有好多被主兴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神学的；反而读了神学的，多是在属灵上没有分量的人。组织的基督教，把牧师当作职业，把神学当作技能。好比人要得到某种职业技能，就必须去学这门学问或技术；要作医生的就得读医科，要作牧师的就得读神学。在燕京、齐鲁、圣约翰这些大学里，都有神学院；此外，还有许多神学的专门学校。他们认为凡是牧师，都必须读过神学。乃是弟兄们兴起来后，见证说，人可以直接从神得着启示，而不必去读神学。这也是一个恢复。

倪弟兄曾在谈话之间告诉我们，一九二八年是个厉害恢复的时期。自一九二〇年起，虽然有了许多的恢复，但并没有恢复属灵的争战。乃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得胜聚会中，才恢复了属灵的争战。那次聚会的中心信息，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国度和如何对付神的仇敌。这一次是恢复属灵的争战。一九三四年初，第三次得胜聚会的信息是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这次得胜聚会的信息相当的高，给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极大的恢复。恢复得胜生命的问题。在一九三四到三六年，这三年间，很着重地注意得胜生命的问题。恢复向外扩展。我们以前不太清楚，安提阿向外扩展的亮光。乃是到了一九三七年，这个亮光才相当显明。

## 恢复身体的认识

这是一九三八、三九年开始看见的事。

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因着有身体的认识，才开始看见身体配搭的事奉。

一九四三年开始，我们看见移民的亮光；福音不仅是借着使徒们传扬出去，也是恢复经历内住的基督，是从一九四二年以后，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这比认识得胜的生命，更深一层。好些弟兄姊妹，在抗战期间受到试炼，学到很好的功课。他们过去虽然知道得胜的生命，也讲基督如何在我们里面作生命，但在经历上总赶不及。乃是到抗战末了一段时间，众人都落在试炼中；特别是许多有分量的弟兄姊妹，的确是进到他们的试炼中，好多地方的工作都停止了。因此，众人多追求里面的交通，学习经历内住的基督。这样，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许多讲台信息自然多重在这一面。

一九四三年，在北方，圣灵的流强到一个地步，在八百多位弟兄姊妹中，有十分之九以上，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他们不仅仅是在祷告、话语中摆上，更是实际地摆在主手中。当时我在那个流中，今天还有一些圣徒，也都在那个流中。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召会到中国来以后，一个空前的举动。

若不是因着中国与日本的交战，最少有三百多位弟兄姊妹，已经移民到西北了。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移民去西北的，有七十多位；还有三十多位，是到朝鲜和东北的边界。那些一九四三年春天，到西北的弟兄姊妹，在仅仅不到一年的光景，就兴起了四十多处的聚会。

第一批移民出去的人，知识水平都比较低，也比较弱。有位弟兄的岳父是医生，可能是那批移民中，受过最高教育的人；至今他们一家仍在那里。然而，我们也

不能不为他们作见证，当他们把自己，和他们所有的，都摆在神手中时，神借着他们实在有相当奇妙的作为。那次的恢复，直到今天，仍有其影响力，只可惜当初没有详细地记录下来。

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祂面前谦卑，因为没有一样属灵的事，是可以守旧的，是可以在我们得着后，还保留在那里的。我们天天要过新的日子，天天要有新的看见，旧的才能继续存留；否则，没有新的加上来，连旧的也会失去。

一九四三年在中国北方有这复兴时，有一天，孙丰露弟兄来对我说，“我实在觉得，今天这个光景，好比五旬节时的光景。”他建议说，最好能快快记录下来。因为其中实在有许多神奇的作为，许多圣灵工作的痕迹。可惜，那些过程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并没有记录。即使今天要我们回头去写，也实在相当吃力。这需要圣灵特别的眷顾，才能回忆许多当时的光景；那时实在有主的同在。有位作医生的弟兄，原来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脾气又非常暴躁；凡认识他的，没有不怕他的。然而，就在那个复兴的流里，主得着他，并且是很厉害地得着他。直到今天，十三年过去了，这位弟兄仍然紧紧跟随主。那道流实在强劲有力。

人在地上蒙恩时，能赶得上神一次特别的作为，那是人一生最大的福分。那个作为所给人的印象，所留给人的影响，是人一生一世无法忘记，也取用不尽的。谁能在那个流里有分，谁就是极其有福的人。我绝对相信，凡在那一次流里的人，每次回想，总会有点眷恋。那是个很厉害的流，多少人在那里献上自己，在那里被神得着。许多的奉献，都不是随便的，都是很厉害的。我绝对承认，

那个流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召会，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人一生能赶得上神作为的流，复兴的流，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福分。

## 第十九篇 我们在这时代应有的态度

[上一篇](#) [回目錄](#)



从新约的亮光和预言，可以看见神对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有怎样的心意。一面，神不满意基督教荒凉、紊乱、走了样的情形。无论是分门别类、跟从世俗、与世界调和、人意的组织、落入巴比伦、给撒但机会等，在在都是神所定罪的。另一面，虽然神定罪这些，但神却没有意思在这个时代，把这些都消除，神甚至连禁止都不禁止。好象神让这些事，不仅存在，并且一直加多。所以基督教的宗派越来越多，并且越过越属世界，紊乱也越来越厉害。一面神不喜欢这些光景，定罪这些光景；但另一面，神似乎也容让这些光景，继续存在。神一点也没有意思，要立即把这些消除，甚至连限制都不限制，好象神不管他们，任随他们而去。

### 我们的态度

消极的—不该有分，不该过问，不该批评，不该提起。根据神这一种态度，对今天的基督教，我们也该有两面的态度。一面，我们若是蒙怜悯，就不该有分于所有的这些紊乱和走了样的光景。神虽然没有消除、禁止这些不该有的光景，但神却呼召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简单地说，没有一个活在神面前、体贴神心肠、里面明亮、同时又不考虑代价的人，还能留在组织的基督教里。我不是劝大家脱离宗派，这不是宗派或不宗派的问题，乃是混杂与世界调和的问题。另一面，我们若是想要改正今天基督教错误的光景，我们就是愚昧至极的人，就是把自己看得比神还大，比神还能的人。有的人说，你看这里的召会是这样的分门别类，我们应该使他们合一。二十五年前，我也会说这样的话，慢慢过了一个时期，我觉得说这样的话，是不认识自己，是想要作神所不作的事。

若是我们盼望改正今天的基督教，消灭基督教里那些错误的光景，我们就是个愚昧、狂妄的人。谁有这个本领，能把今天这么庞大的基督教消除呢？我们所以不能，乃是因为神不作。如果要作，神自有办法，但我们从祂的话里知道，祂不作。既然祂不作，我们为什么还要作。既是这样，我们一面不该有分于基督教的光景，一面也不该过问这些光景，甚至批评都不该。批评今天的基督教，不是我们的事。你若领会得准确，我们连提那些光景都不可以。在我们传福音、讲道、探望人、交通的时候，都不必提；今天的基督教不是我们的题目，我们不该有分，不该过问，不该批评，也不该提到。在我们眼里和思想中，最好没有今天的基督教。这不是说我们骄傲，目空一切，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所作的不会有所帮助，只会白费工夫。

积极的供应生命，传福音在积极一面，我们应该学习认识生命，认识主的道路，学习如何活在神里面，与神有实际的联结，抓住每一个机会，给人生命的供应并传扬福音。福音和生命的道，该充满我们的口。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应该作的，乃是蒙主怜悯能顶上去，作召会该作而没有作的事。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在人身上得着调和之处，是神在地上得着彰显的居所，是基督在人中间显出祂得胜生命的地方。这些都是召会该作而未作的，顶上去作这些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多蒙一点恩典，就该学习为神争战；这是我们该作的，也是召会该作而没有作的。召会在地上往外去最大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

我们该在圣灵的带领下，靠着圣灵的能力，尽我们所能、所有的，到各处去传扬、扩展神的福音。然而，无论我们到哪里，都不该提起今天基督教的事。不管是在福音的传扬上，或在造就的事上，都不该提；那不是我们的题目。主没有要我们作那些事，主所给我们的托付，乃是福音和生命。对世界的人，我们传福音；对得救的人，我们供应生命。

## 实行方面

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主要我们作的，就是传福音并供应生命；祂不要我们去摸那些基督教里的光景。即使有人来问，我们都该避开不谈，都不该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在各地的存心如何，若是你们一直盼望，把人从别的基督教团体，带到你们中间聚会，你们就错了。我们不该拒绝其他团体的基督徒，到我们中间一同蒙恩，但我们也不需要到处欢迎他们。我不信主在这个时代，要我们作这些事；我信主要我们把福音送到各方各处，要我们把生命供应祂众多的儿女。主要我们在这里有一种光景，是能影响祂的儿女。已过十多年来，有些基督教团体的人来和我交通。无论是交通属灵的事，或是生命的事，我都非常愿意，也非常积极；但每当提及所谓召会问题，我就消极地避开。我不是怕谈这个问题，乃是觉得里面有一个禁止。

譬如，当我在香港，有位青年人几次来和我谈话。言谈之间，几次提起召会问题。旁边有位弟兄告诉我说，“你只要摸一摸召会问题，往前一带，那位弟兄就会到我们中间。”那位青年人也是个弟兄，是作牧师的，据说相当有恩赐。他一直要我回答召会问题，但我只有一句话回应他：召会问题不是别人的解答，可以解决的；召会问题是你自己的生命才能解决的。我知道这话对他而言，是摸不着边际的；但这话是中肯的。

主绝没有意思要我们带领别人，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人到哪里聚会，如何事奉主，完全是人在主面前的事，不是你我可以干涉，可以过问的。你我在这个时代所应该作的，乃是把生命供应别人。当人和你接触时，人在你身上该碰着一个东西，是他们一生不能忘记的。不要管他走什么路，到什么地方聚会；也不要以为在基督教里，我们的聚会是最好的，我们聚会的人数是最多的。这种思想不是在复活里，我们必须定罪这种思想。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其他团体的基督徒，该不理不睬；而是说，我们必须用生命供应别人。主不仅要我们一地一地地设立聚会，主更是要我们一地一地地供应生命。若是仅仅为着聚会而设立聚会，这是该定罪的。若是为着供应生命，而有聚会的必要，这才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一点意思要和人比较竞争；和人竞争是堕落的思想。有的弟兄喜欢和人比较，他们说，“你看那个地方真是有好机会，我们是来晚了一点，若是我们来得早，那个机会实在是我们的。”这不是一个甜美、属灵、正确的感觉；我们不应该有那些感觉。不管机会如何，问题是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活在生命、复活、圣灵里？开辟工场，设立召会等，严格说，都不是主要我们作的事。主要是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把生命供应给人。我们何等盼望，只有福音出去，而没有工场；只有生命供应给人，而无须那么注重一个有形的聚会。

我看见有位弟兄写信给他的同学，说，“在今天的基督教中，我们应该找一个最能摸着神同在的地方。今天在台北，最能叫我们摸着神同在的，就是聚会所；所以我真盼望你也到这里来。”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在复活里？不，这不是在复活里；这不是你我该作的事。不论在何处，我们没有一个弟兄或姊妹，应该作这样的工作；主没有托付我们这样作。人如果到这里来，碰着了神的同在，那是神与他，他与神的事。下一次他再来，也是神和他，他和神的事，不是你我的事。若是我们遇到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我们就应该尽所能地，把他带到主的召会中。

对已经在基督教范围里的人，我们不该宣扬说，我们这里有神的同在，而劝人来、拉人来；这是愚昧的。如果他要来，我们当然不该拒绝他。若是因着这个不该拒绝，引起基督教的误会，那也是神负责。有一位太太，约莫五十多岁，受过相当的教育，刚得救不久。有一天散会后，她对我说，“我到你们这里来，实在觉得有供应，请问你，我该怎么作？”我回答说，“你所应该作的，就是回家去，在主面前有一次完全的奉献，把你的主权交给祂，祂会告诉你所该作的。”我信这就是我们所能、所该作的；再多就不是我们所该作的。我们必须记得，是主得着人，不是我们得着人。凡盼望自己得着人的，这个盼望该受定罪。只要主能得着人，到哪里聚会都好。我们必须认识，重点乃是在于人被神得着。我们要一直对付我们里面的存心。



如果仅仅因着人到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就喜乐，这个存心不是神所要的。我承认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是分给众人的；我也承认，神的儿女应该没有界限。然而，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手去拉人，那是“乌撒”的手。任何人愿意来我们这里，一同事奉主、追求主，我们都是欢迎的，我们一点不拒绝。因着这个不拒绝，在已往的年日里，引起了很厉害的误会和攻击。这个攻击在将来还会有，还是无法避免，但我们不在意。然而，要我们去拉人，去劝人，那是我们的堕落，是我们不该作的。

我们对今天的基督教，最好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这一点也不是藐视，不是骄傲。当我们遇到罪人时，要尽力传福音；遇到神的儿女时，要尽力交通，尽力供应生命。若是人实在有东西给我们，我们应该谦卑，尽力接受。至于今天组织的基督教，在我们的思想中，应该好象没有一样。我们的思想中，应该只有世人、基督徒，而没有基督教。我信这个态度是神所喜悦的。无论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基督徒，与你提起基督教的问题，你要绝对地不去谈论。

另一面，愿主怜悯你，给你机会，给你开路，也给你恩典，能把真实属灵的生命供应给他。这就够了。其他的问题留给圣灵，留给人自己的属灵生命去解决。我信这是所有活在生命里，蒙光照，里面有属天智慧的人，该有的态度。不设立“我们”的聚会我们何等盼望在一个地方，能有一个聚会，叫我们里面的良心，没有不平安的感觉。因此，我们不必另外设立聚会。然而事实上，有些弟兄们的作法，实在叫我们的良心无法通过，叫我们不能维持清洁的良心。

我们知道，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都应该彼此亲爱；但不是说我们一同事奉主，就是亲爱。亲爱，还要看能不能保守良心的清洁；这一点也不是道理上的争执。如果良心的清洁能过得去，一切都可以过得去。我们绝不该在各地，设立“我们”的聚会。前面的四个不该，是消极的：不该有分，不该过问，不该批评，不该提起；但在积极一面，我们有两个应该，就是把握主所给的每一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人，把生命供应给人。这是我们的态度。

## 不管人的批评，只站在神面前

只要我们的态度对了，就不必怕人的批评和反对。不要盼望你作一件事，别人不说话；你惟一该顾虑的，是你在神面前的问题。你若是顾虑你这样作，人家会怎么说，而受人的影响，那么你跟随主的道路，就不会是正直的。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不骄傲，也要学习不考虑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而一直活在主面前。有些弟兄拉人到我们中间聚会，这是错的；有些弟兄却非常怕人批评，这也是错的。正确的态度乃是：我们不知道宇宙中有所谓的基督教，我们只知道有主，有罪人，有基督徒。

我们要在主面前学生命的功课，学习蒙恩典，找机会把生命供应给人。若是人不能领会，而误会我们，批评我们，也只好任凭他们；那个责任不在我们。骄傲是不应该的，怕人批评乃是懦弱的。仅仅一个“不有分”基督教，就已经够招惹批评；这个不有分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不顾到清洁的良心，而能站合一的立场，走合一的道路。今天不是脱宗派的问题，乃是清洁良心的问题。人能够清洁地活在神面前，才是最重要的。